

玉葉

| | |
|--------|---|
| 和書門類 | |
| 五三一九五號 | 函 |
| 一九三 | 架 |
| 二六 | 冊 |

| | |
|--------|-----|
| 內閣文庫 | |
| 五三一九五號 | 和書類 |
| 二六冊 | |
| 一三架 | |

治承四年二月三月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和 53195 |
| 冊數 | 26 (13) |
| 函號 | 161 103 |

卅四

廿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玉葉

治承四年

二月 三月

卅四

夫定後職... 天晴大符始可行... 治承四年... 二月... 三月... 卅四



定業

治業四年

二月

廿日



治業

四年

春下

歲次庚子

二月大



一日

癸未

天晴大将始可行祈年祭招源中納言令教其間作法宰相定能有此座又大

史隆職注進神祇官裝束指攝有不審

事等台寄可尋也晚頭立春日幣陪膳季長

朝臣行事良清今且以職事国行送陪從

陰陽師晴光半臂下襲青未濃袴等於春日祭使右少

將實明許是大將進也國行依為大將方
職事為使也件裝束六具也

二日^甲申天晴已時許大外記賴業來召簾前
仰雜事此次仰大將可行祈年祭之間事
申云祈年祭者一大納言左大將分配也
可觸申此旨云云此次申明經道可舉內
官之間事依隆季卿一言此事停止為道
為歎云云余又密談於紫宸殿可有即
位之趣於業弥有耳心之氣色但冷泉院
依御惱於紫宸殿有此礼云云頗非吉歎

如此事只可依時濺者歎今日召光盛仰
云大將可行祈年祭之由可仰官外記刻

已時即以御教書仰遣隆職賴業等之許

今日未刻五位藏人親經來信祈年穀奉
幣上卿事申取勞之由

前施藥院使憲基來問醫道事等又問余
取勞近日風病事申云可始少湯作者此

日終日神事如例依春日祭也

三日^乙天晴入夜大夫史隆職參入前問
神祇官正廳座不審事申云六位史官掌

等相共奉行五位史殊不尋行之間分明
不覺申就中宮中之習以裝束司說文為
證批而被記文不載此儀又年々例不同
只取詮以被仰下之趣可相存云云仍註
西宮十卷抄并十北山江次第等文相如
先日取進指圖紙少押下給之今日未刻右
中并勅光參入申云祈年祭取奉行也若
有可羨事者兼可存知者仰云已刻可參
仕幣物已下事不可被解怠者大將于時
在此牙也

四日

丙戌

天晴此日祈年祭也右大將奉行

始從神然也依寬治六年知是院殿于時

天永三年故殿于時中將等例取行也早且

修諷誦於七箇寺八幡賀茂社春日大原

大將自今日神齋諸社祭一日忌僧尼重

輕眼始者月水女等皆知常辰刻浴即來

此第神事之日出立白女院午刻着束帶

也月如常唐草蔭今參神祇官新奉相定

給劍紳地平緒蔭令參神祇官新奉相定

也直衣也前馭六人兼親一人基浦隨身裝束如

也也扈從殿上人二人居基浦信

例番長深狩袴下藉白襖袴已祭儀訖參
丹申刻歸來大將儀丹表之間官使生官
掌太政官召使等來給饗食其間事光盛
注進之

申刻右弁官史生國行官掌為宗已上兼仰官

召使六人仰大外記賴業人

交名和氣助安宗國兼延利解盛安同助直宗國吉兼同兼次

副御隨身取西壁敷紫帖一枚為使生官

掌座北東面其前居懸盤饗二前其下二行

對座敷圓帖一枚為召使座其前居机饗

十前衣冠勸盃三獻出納取酌居汁

下家司衣冠勸盃三獻出納取酌居汁

食了賜祿下家司親強分賜之

史生官掌美縮六丈各一及

召使國縮六丈各一及雖六人參入給十人料了云云

政取對饗給料

史生事

近代之例諸家之習官掌召使給

饗祿史生不有此列訖中長兼二

年宇治左大臣初度神態不召使

祭儀

生而寬治六年知呈院殿御勤仕
之度召史生之由雖見為憑記官
外記之間不審猶強問隆職賴業
等之處各申狀不分明彼寬治史
生名惟任云云勘同年匡房記之
處元二參入之史生之中有云是
任之者是與惟其訓惟同類字樣
混亂款仍猶可為官史生之由仰
隆職宿祿了
以大將口狀記之

於郁芳門下車追前之行大夫史隆職來

門下申御裝束子細超奉作之云云入自

神祇官北門自壇上東行著門內東腋座

先立座下揖天突膝天東面居定又揖置式管石敷試軒件座緣半狀也

夕使音二台使祿唯進立南庭仰云外記台

也祿唯退下台之近例外記先申代官云

又先也次大外記賴業入自同門進乾軾先

五位外託史強不冬入而寬治六年大夫

史祐後魚以參候天永三年大外記師遠

大吏史盛仲等各以祇候全存彼等吉例
各可參入欽就中五位外記從如中之使
詔可謂上卿仰云諸司具夕中也
候之由

又仰云幣物具夕月上卿日之賴業稱
唯退下或石使問之或以史問而寬
又江次治以後家習問外記仍隨被例如
可問外記之狀次上卿起座如西常自當間
降壇下或說更然西行自中門降壇下云
壇不高仍隨宜可自尚中門不登階又基
間之由魚所教訓也庭間隨身取裾昇壇上其
北面經東南壇上庭間隨身取裾昇壇上其
之云立南面東第一間有妻長押下揖昇
天著座件座西面副東壁敷之自座後此
間召使取在北門座之式管走來先置此
座前之上卿未著座次王大夫著西第一間

座件座東面相次上卿召々使音二召使稱
唯進立南庭上卿仰云式ノ省少ヲ稱刀
入一ツレ卜宜入微音仰之但召使促聞
召使稱唯經幣安東出南門召之即行事
右中年兼光朝長式部少捕光捕先例多
而寬治在良天永右元其正負參用代宿
入仍豫仰其父長先入道合參者也諸部等
入自南門著南廳座先是神祇官人等率
御馬著西廳座此間召使參進申云左馬
寮御馬未參云此事旋北門座向事具
奇者在其後將而召使又參上申將參之由

即引立御馬左右各十又兩廡東南邊繫
白猪居白鷄入物云云次神祇官人降居西廡
前座次上卿起座兩揖如常先召使問
為恐遠失可降座哉否是非作法
白當間降壇下自砌內西行著
砌外座先立座後揖天著座之後又揖如
王大夫同降座砌前座二座東二間敷也
同降居南廡前但被隔幣棚次祝師進庭
中座申祝詞作十段祢即拍手兩段上卿已
下後之上卿拍手作法不令有聲手合也
次申祝祝詞退座次御豆人云云出來迴

伊勢幣三迎之後歸去次頒幣先伊勢幣
衛士受取了使出東門了特問可平伏而
由仍不平伏次頒諸社幣等召使參進申
春日幣立了由即大將起座如初不還
著堂上座直以退下是又家留立正廡東
庭壇今度不經呂々使仰云諸社幣恒可奉
示之由可仰希者即出北門赴郁芳門之
間召使歸來申每報旨畏品了大夫外記
史并式部輔等同相從云云於郁芳門乘
車參內數刻候御前云云今日始終發前

聲伊勢幣出日是麋務也音奏停止然而
隨身不止前聲是皆先例也

正廳座事

西宮十卷折云

大臣入自後戶著東茅三間北壁

下方南面納言參議著東茅一間

入自巽角西面王大夫西茅一間

兼置式官

東面入自坤

同十五卷抄云東茅三間北壁下設大臣座入自南面

後東茅間敷參議以上座西面北

入自坤角同廳前庭左右敷參議

著座西茅一間敷大夫座北東面

入自坤角同廳前庭左右敷參議

著座西茅一間敷大夫座北東面

入自坤角同廳前庭左右敷參議

著座西茅一間敷大夫座北東面

入自坤角同廳前庭左右敷參議

著座西茅一間敷大夫座北東面

入自坤角同廳前庭左右敷參議

例大臣入自西戶納言入自東戶

冬議入自東壁下云云而儀式及
隨年石元年例如此江次茅云

上卿入自東妻著西面座東茅

豫送式大居者入自東

北面東自餘入東

王大夫入自西妻著東面座西

或用代官或已上納言座可在東一間之證

長元七年公記云

著東茅二間入自東茅

寬治六年為房記云

經東南庭為西茅三間為上卿座南

王大夫座左西茅一間陳面

長美三年知信記云

入自南面東三間戶令著同間母屋

座給西向先例入自南面東一間令

申也大居入自北面東茅二戶著

也今着二間納言入自南面東茅三間戶

已上記等皆以相遠爰知行事官

等悞不尋行之間每度有相遠欽

仍任三抄之文可敷一間之由豫
所仰隆職宿祿也

壇同廳東西一間隔事

隆職申云太神宮正遷宮之時以彼
廳為行事取之間東西一間隔之其
後于今不壞却之云云

仰云當時
毋其用者以行事取之例不可備常

途之儀但若墜壁者自閑院當大將

軍寅年常於閑院經四十五日去

四十五日故御忌付過陽自
彼院可有方角之沙汰也

且依先例可致沙汰者於重申云

件隔妻戶也仍可致罷云云者今日

如此

上卿不復座事

寬治為房記云

拍手之後復本座可被分幣物是式

又與左府示給云任中納言後始奉

仁日宇治殿仰云不着本座名薦座

伊勢使發遣之後早可罷出者可依

其況者

天永中右記云

上卿乃庭中座伊勢幣并春日幣使
立之後自砌下座而退出給也是殿
原行給之儀云云
乾此等之記不可復座之由諷
凍大將而於神祇官大夫史并
右少弁兼忠等存他家之例可
復座之由再拜令申然而大將
不美引退出云云長美并遣幣
之後復座云云在每證執事欵

祭主不參事

長美知信記云祭主三位入自西第二

戶着同間世屋座云云者

余案祭主為公卿之時可着正廳座
欵但可着第一間也二間之條失錯
欵今度親隆卿依服假不參仍每
此儀

五日丁亥天晴未刻許參女院御方入夜歸來

基輔自內裡退出云至上御局風氣御云

六日子天晴未時汗參內御風氣別事不御

云、時忠卿祠假於臺盤邊皆交語此大

詰云大將殿御進退作法殆過成人之禮

萬人取奉感歎也近則賴業真人來洗祈

年祭之間事跡以奉其伏在心事也云云

今日至上御覽二品壺禰中宮後進種夕引

出物云云晚頭退出此間謁邦綱卿

八日庚寅天陰申刻以後雨下戌刻訃閔白

以基輔今日被作可被示云來十一日若

君可有元服可然者為加冠有渡御哉如

何且基輔相計不可每使者可披露此旨

云云報云早可參但日來有不勞今日殊

倍增每別事可參者 去夜亦有夢想

今夜致祈念明日可左右也 今度加冠

旁難堪凡近日之愚身為體偏奉任神明

三寶者也 大明神定有御計歟

九日辛卯午上天陰未刻以後晴依大原野祭

奉幣如例陪膳行賴朝臣行事定成幣取

木工助橋徑說陰陽師憲成淵白重示送

云廊心地奉返々歎申若每渡御者可延

引早、可羨左右云云 內程御風氣猶

不快御云云 仍女房之許送書札返報云

于今在御減為款但殊御事不御云云

十日壬辰天晴此日遠忌也至申刻念誦誣送

布施取等如例年 內御風氣犯不快

御十二日行幸有延引之儀云云

今夜有炎上陰陽師泰親時晴春茂等宅

燒失

十一日癸巳晝間天晴及晚陰入夜雨下此日

故攝政殿二郎若君元服也 母顯浦卿女

也鐘愛每以後號六條殿彼殿即世之時

右以以來未有此例度雖有出家之儀自

然依遠于今不遂之間去冬大亂之到早

速可有首服之由入道相國再三發言々

為博陸之養子所被遂行也被遂保元々

然而自出仕之日如弃生涯加之聊依有

存者不承時勢當時後代為招滂々基歛

早且雅賴卿自昔扶持彼注送名字等向

其可否敦綱擇云基補基良基類此介教

實忠良云云余答云云基皆不其心教實

者大夫史孝信同訓也忠良可恒者申刻

白被向余裝束谷可隨本取之議定之
狀重被示云直衣衣冠之間可宜可為略
儀云云又不可有請加冠之使云云
戊刻著衣冠不帶劍笏著乘攬棉毛車前
駟五位八人帶殿上人二人基輔朝臣季
扈從隨身褐衣垂袴如例依畧儀公卿不
相伴同刻向滂滂牙六條北堀川西六
透渡殿寢殿南庇東六筒間棟門東禮
簾垂母屋簾副立四尺屏凡座不敷筵東
六間以南敷管圓座為白座同牙三間
階以東副母屋屏凡座高簾端此為公
卿座第一疊交東京首對地鋪端此為公
同牙二三間端後山座二對柱為同座東庇

北二筒間敷紫端疊為殿上門外扣車使
人座中門廊敷諸大夫座門外扣車使
前馭見主人已下著座否歸來示著乾
之由即下車昇自中門廊外方徑二棟廊
件廊垂簾不出心帳惟為公南綠寢殿東
卿會集所飲尋常公卿座也南綠寢殿東
篋子殿後也等入自南庇東面南等一間
妻产殿上也經奠座後著荷座白右牙
六間逼西屏凡東西居須伴間東邊頗大
紙言定房中紙言忠親大春官等著奠座
定房衣冠忠親末帶此介在他卿太每人
飲就中參議一人在可參飲此座黃居饌
余前不居之及次殿上人隆房朝臣已下

著座人教委次家司宮丹少捕棟范參上

有申主人之事不知頃之居余饌折教高

大飯同居之陪膳資泰朝臣役送諸次居主

人饌同前次一獻治郊卿顯信朝臣勸益

瓶子諸博陸受益擬余相共居寄受益其

間太遠於事有煩及余續收白余擬定房

巡行說忠親傳益於殿上人座隆房起座

次居汁主容陪膳同前先居余汁如初雖

居說依每前議每申上之儀開白已下

著次二獻忠親卿起座於寢殿巽角簣子

取盃居并笏經南簣子居闕白東頭北面

勸之拔笏揖即起了余如初居寄受盃闕

白被居寄之間抄散前饌了頗似每用意

巡行如初忠親盃渡殿上次居桌子手長

此以政可直居闕白前物而不直居退

下如何次闕白光雅暫之光雅參候南

簣子闕白被仰可問時之由光雅退下歸

參申至之由光雅退之次諸大夫二人

取圓座二枚敷南階西間余座主人次

殿上人三人置雜具宗雅取冠家後取棉巾次

若君自東方經箕子著奧圓座先是忠親
副扶持若君裝束直衣
織物紫指貫表濃蕤芳衣
脂燭二人參上
拈次諸大夫二人持來脂燭
次理髮右近中將隆房朝臣解劔置本座
進就理髮圓座置笏於右先披櫛中此間
若君伏逃足不放隆房以解櫛梳右方以
小本結之次梳上右方
本結以長本結卷之以左手
也結以長本結卷之以左手
結堅以櫛引鬢幅先左置櫛以本結長方

卷之結固之後取櫛梳髮未以髮櫛分之
以檀紙卷之先是竊自懷中取出
紙夕个才二重押天卷之出自
紙檢一筋不續結之以爭刀切之其向
漸切乍卷紙置櫛中次梳右方髮未以檀
紙卷之切之如左髮切二取合干各不入
櫛中橫入中子退下急東面方須候黃子
條甚奇性素次余拔著起座替著理髮圓
白物之黨也
座取冠引入中子綃取髮攪入額先左右
置髮攪復座次隆房朝臣參上理髮先左右

北置榻中退下復本座欵次忠親卿起座
出自南面東第一間參進冠者起座脂燭
歸入之後忠親復座次主人起座自西間
入簾中向著著裝束之所欵次初役人撤
雜具次撤圓座次撤替脂燭次敷加冠座
諸大夫一人取高廉疊敷冠者座跡先例
二地取疊欵次又一人取唐錦茵敷其上
鋪地次居前物陪膳季長朝臣敷折敷高
左而居二本飯須居次居理髮前物机欵良
久聞白歸出被日余起座移居加冠座
次源大納言房定起座於巽簀子取盃依不

取之經簀子來居余座下方上無其取
欵擬余々再三讓主人々々每美引仍余
受盃擬主人々々日忠親卿此間定房起
簀子忠親復座件卿經南簀子參上拈笏
之後歸着座一其盃不傳殿上人座隆房為弟
賜盃復座一其盃不傳殿上人座隆房為弟
拈笏座前次余立箸但不食次五位藏人
東宮學士宮親經々簀子參進冠者叙正
丹權少輔々親經々簀子參進冠者叙正
五位下之由仰主人々々日之親經來余
座下昇長押近仰云冠者可叙正五位下
者余問其名親經云可申御名欵此申狀

言余云不聞名字者以何可宣下哉即示
云忠良者余便仰親經可召亦之由次推
右中年光雅來居余前箕子依其程近余
仰云正五位下藤原忠良可傳仰內記者
光雅退下次大夫降立中門前弘六人取
家朝占二拜了依雨下不還昇直參內
取祿此間依筮遲先例多還昇加冠退出之後
冬內欲但又不然一度欲次忠親卿取野
劍一腰入赤地經南箕子置余前後笏實
懷中取退下不復座次自西屏方引出馬

一足葦毛五位二人取松明前行衛一匝
後引出於東中門內余前駈能業弟一上
受取之次基輔朝臣來取劍次余拔著起
座經本道退出歸宅 若君長甚高其
髮及直衣欄頗有鬢次人頗驚耳目欽
大夫今夜冬內於禁中賜禁中宮東宮
皇嘉門院等有賜物筮入錦袋件筮余
家司職事取缺也女院筮之故也
并前物陪膳等可尋聞

今日閩白冠直衣 堅文織物指貫也
府官人參上立明如常

堂上掌燈 閩白座北一取殿上人座前一取

十二日 甲午 朝間天陰午後暗今日風吹東

燭冬內依御風氣不快也謁女房雖每殊

御大事御溫氣不散又每日午刻許祭御

其時頗御面赤云云及深更退出

十三日 乙未 天晴大將可親閩白 兼雅卿女闈白養以為子

云云事雖無日次只三月可遂之由自本

取被忘云云此事入道相國結搆事云云

兼雅女昂入道相國外孫也 然而無吉日為之如何云

十四日 丙申 天晴晚頭冬女院御方申大將之

間事 亥刻上方有燒亡五條坊門万里

小路云云內裏辺五町許云云仍不悉又

浴之後依慎風也五條三位入道之許近

之云云仍遣侍訪之

十五日 丁酉 天晴晚頭參丹左衛門陣之外頭

經房朝臣來逢余過其前之間居地相

共參丹於鬼間之邊示有可申上之事之

由余相逢聞之卿即位之間條々有被尋
問之事為申其事奏上之間也云云在憲
恭親等申狀及外記例并三通與之在其狀
被尋問事等

一於何處可被行御即位哉事

一若於官廳被行者可改立南門於紙有北
垣而七月以前有禁忌之由在憲朝臣令
申仍欲延七月又無吉日爰恭親朝臣禁
忌月被立內裏諸門其例不可勝計宮城
十二門之外更無憚之由令申但治曆例

依此憚七月被立門了今度可被忌避哉
否事

一若可被忌者校少之地可縮行大儀事

一若可有延引者七月中無吉日又難及八
月以後欵事

余於禁震敷可被行之由申了經房注付

折紙後日可給之由令申折紙狀見經房

退出了也余參御所見但不見諸女房御不豫

事猶以不快然而明日行幸必可然之由

叡慮一災了万人可延引之由雖計奏更

以臣御美引云云及亥刻退出了

十六日戊天晴此日白丑條東洞院茅還御

未院是來廿一日禪讓之日依應德之例

自他取可彼渡釵屢之故也東燭之程大

將參丹蔣繪螺鈿釵糾地平緒隨身裝束

黃袴并葦反深更歸來次茅每殊事公卿

胙中也濟々供奉大略行幸今度許欲仍人之多

參入欵實房勸仕召仰云々今日大將

馬副如何前証六人也酉刻藏人左少弁

行隆送書於基捕之許云禪讓之日申宮

必可御新主之宮哉否可討奏云云余

申云先例忽雖不覺悟案事理知主之禮

母居宅可同居者此後行隆尚入來余候

于女院御方之間於彼御取謁之行隆

云御鞍於路頭雖披見猶取參入也兀

十度々例多御同宿也而崇德院近衛院等

之例尤不快披兩代也仍有此儀着不可

有御同宿者今夜可有行啓洞院且至上

御參之間各別之御所不可然之故也但

必可御同所者又行啓不可必然云云余

申云至戶此条者專不可被忌彼兩代之
例如母后可有同居今夜雖有行啓故以
前還御何事之有哉又留御此等更不可
有難者歸冬了此日列見云云

十七日巳亥天晴傳聞去夜中宮行啓云云

未刻召使來催大將云來廿一日可有讓

位節會可參者申羨了之由云云 申刻

大夫史隆職持來太政官廳指圖治曆御

彼廳被行為字取留之 隆職申云不被

了指圖也 退官南門者庭上裝束一切不可叶欣勿

論事也云云

十八日庚子天晴外記來催來廿一日讓位可

參之由謂定能卿來談 御即位之取事

改折紙遺頭赤之許了有可奏聞之報

十九日辛丑天晴故殿御忌日也如例冬女院

御堂日來御佛事了退出右大將候座取

布施其後有恒例舍利講部綱雅於等卿

冬會云云邦綱卿著大將下云云雅於

卿來此等余謁之御即位所事陳余取存

之趣納言頗有伏理之色未刻藏人并行

隆明日有可被仕者直物申行去明日可
宜之由示之報云先日取卿氣色之處追
可被仰下之由蒙仰之後于今亟美旨仍
未下知外記文書事自懈者欵加之大事
前日直物頗便宜欵者入夜示不可有
直物之由

廿日壬寅天晴陰巳刻定能卿來在此弟之間
召使催臨時除日執筆定終卿領狀了申
刻五位藏人行隆來云入道相國被修儀
樂大滯由泊件事依延喜例可被宣下右

大將不可有卿奉行之由入道相國先日
取被申也而猶問下可有卿奉行之由重
有其命奏事由之處可奉宣下旨有天氣
仍取參入也兼又件懈狀入道前太政大
臣家卜書之奧前筑前守貞能加署而
尤可有令字之由存之處出家之人解狀
家令加署之例又以不覺悟為之如何已
業傳事之餘余相違報云上卿事兼了素右
大將奉行一切不可叶事也改定之條尤
可然抑解狀署取事實尤有疑理須為自

解也如何行隆云官同取申此旨也雖然
此事必今日可被宣下至于今不能通論
原又暗不可書改解狀仍進退答了官重
申云以口宣不被仰下云云余云口宣猶
在其謂之可有解狀事也自解之條又勿
論於今者只家人之可加署何事之有哉
行隆即下申文余結申之行隆仰詞云依
請余卷文返下同并結申余示氣色
行隆卷文退下此次語云御即位取事令
申卿之趣人々有饗應之上入道相國云

可然之由被申旨取義也云云又先日被

尋問皇居地事五條堀川人々皆不甘心

彼問人々左大將余左大將
坤大卿之春宮大夫云云仍未定云云

晚頭參內卿不豫頗宜卿云云余依旨

參卿前以應德為房記卿讓位之間事有

沙汰依仰余書出次第進覽了今夜參上

殊有敷感頌之退出于時除日未始上卿

中納言成範新宰相定能等雖參僚事

未始奉行職事未冬也今日女房等

問余明日取劔璽授次將之并侍裝束

節會儀欵用額額行幸之儀欵紫未濃余

答不知之由但案事理可用行幸裝束也

女房又云先可有節會召仍件內侍不改

裝束可役欵之由人々不審也云云此條

又云可然但至上可渡御南殿仍只召內

侍一人可著節會裝束今一人不可然

仍兩人裝束相遠欵然者行幸裝束可互

收猶可被問人々之由答之

治養四年二月廿一日癸卯天陰雨下酉刻

以後雨脚止雲層散此日有讓位事御歲三歲

以應德三年例被行之舊主宮兩院牙新

幼主之礼同居之儀保安永治共以不快

各別之御取長和應德已為吉例仍強為

有各別之儀去十六日取還御閑院也

余近日風痺不快然而籠居有恐雖

須參節會依脚病不可堪劔壘之供奉又

乃參內逐電退出非正取恐仍不參內兼

密々參入五條牙者也仍禁中礼仪不能

記錄西刻右大將卷綬平胡錄螺參內隨

狩胡篋成刻余參東宮不帶劔取也於殿

上叙聖未渡御仍與春宮大夫忠親卿言
談此次有讓位之由諸衛并隨身裝束事
忠親云仁安苑山相國官人束帶云時彼
右大余云兩主同居之時有此例取謂保
安永治如此御取各別之儀未見此例長
和隨身狩胡錄應德近衛官人著褐衣注不
胡錄之由見為房記仁安者別取之儀也
可追長和應德例欲如何忠親每又言頗
有伏理之色也此間尤大已下上達部
十人計緣以參入大旨語云未到奏勅府

官府等乘燭之後警固召仰成刻節會雖
須前行依不可堪行步先取馳參也云云
亥刻叙聖渡御先行之公卿等整昇候中
門廊邊此間余起座隱雨取依不供奉路
兩取小時左右大將先入門右左南北相次叙
也也
聖次將中將叙左中將泰通朝臣御聖右
次撰政各步筵道上但大將左右其
其廣及七八尺仍左左南階東西
右大將猶步其上也
留之先是左大已下列立中門內西上
南面自之氣至巽斜列立也度上混泥至階

下劔奎棋政暫留立先是新主出御
重衝朝臣奉抱之此事無有後云
之例雖多未有如此之事嘉美
有故也亮高儀云永治每取見
左府記云如成儀云禮爰知每
欽今度傳大夫等相議准御真
倫此後未波仰昇殿以前侍臣
上此條雖似志仰昇殿以前侍
故隨宜不似志仰昇殿以前侍
候箕子昇東未闕棋政先昇
於畫御座授內侍以祗候左右
入了此間兩大將退歸各昇自
候同廊邊昇他公卿先是抑棋
之例昇自中門豫參御帳前長
和相從劔

奎昇南階之叙奎昇殿今度之儀
何々々又兩大將劔奎昇訖即
暫以留立如何之後間自然立
侍入了次將退下了此間余相
徊中門小時棋政在篋子召坊
原時經頭弁經房時經白砌參
補藏人之由退歸於殿巽庭拜
自篋子參上美命來仰左大臣
門廊也不聞其詞次左大臣已下帶劔
務政降自中門廊之外方進立
中門下左

大臣以下同降欲列立之間先撰政拜舞
依庭溫於中門拜也。不奏事由欽。抑須降
中門外。獨身拜。而歸。昇人。之。相。其。可。列
立。中。門。外。也。而。拜。之。右。相。從。之。處。極。政。外。之
間。人。之。存。昇。殿。拜。之。由。相。從。之。處。極。政。外。之
薦。也。頗。次。諸。卿。相。共。拜。舞。令。也。極。政。外。之
可。奏。事。由。堂。被。和。待。左。大。臣。去。不。可。被。奏
仍。須。拜。舞。此。事。如。舊。例。者。可。奏。死。而。仁。安
奏。也。被。帶。弓。箭。之。人。不。撤。之。次。撰。政。已。下
昇。自。中。門。外。殿。上。政。不。着。左。大。臣。并。余。已。下
著。殿。上。者。拜。了。昂。今。退。出。了。人。之。僅。四。五
人。也。其。儀。不。着。之。項。之。頭。亦。仰。禁。色。事。於
左。大。臣。外。先。創。藏。人。先。仰。勅。使。事。之。禁。色。事。着

陣。美。仰。被。宣。下。而。今。度。勅。授。事。未。仰。外。次
記。又。於。殿。上。美。禁。色。宣。旨。共。非。先。例。欽。次
左。大。臣。已。下。著。陣。饗。座。次。頭。亦。來。仰。內
膳。御。飯。并。御。乳。母。禁。色。事。亦。膳。御。飯。事。次
左。大。臣。召。大。外。記。賴。業。為。仰。勅。授。禁。色。等
事。欽。此。間。余。退。出。先。是。昇。殿。拜。了。之。間。自
奮。主。被。進。御。衣。五。位。二。人。行。隆。親。經。共。昇
案。經。小。板。敷。上。戶。等。持。參。了。此。後。事。依。不
見。間。不。能。記

今日隨身裝束事

式文云近衛脹中儀

長和小記云近將非中儀縫腋壺攝政

及左大將隨身將胡錄余隨身壺錄

應德江記云近衛次將縫腋壺胡錄外

清源腋平胡錄六位糸鞋云隨身裝束

見同為房記云近衛次將裝束同江記

但官人裙衣外衛平胡錄官人平裝束

云云隨身裝束不見

已上劔璽渡御他取例

永治宇治左大臣記云攝政已下隨身

官人束帶番長已下壺胡錄垂袴云

久壽記云隨身等垂袴云

已上同居之儀

永萬仁安兩度共攝政左右大將永右大

將余隨身壺胡錄垂袴官人束帶云云

是則別取之儀也但仁安左大將今左

也官人裙衣云云但垂袴也

就此等例案之兩主同居之儀偏

准節會官人著束帶此條於太

子任大臣等官人著裙不審立太

礼同立太子等例至隨身裝束有

已為流例欽御取各別之時劔璽

渡御之行列大途同行幸仍長和
帶將胡錄又應德記雖不載隨身
裝束官人褶衣云云爰知隨身不
著束帶欵仍別取之儀同居之禮
頗有相遠欵而永萬仁安等偏守
長和保安永治之近例不尋御所各別
之相遠欵仍束帶之條有疑次將
胡錄壺胡錄之間事應德之記不
評長和之例炳季為御堂餘流之
人豈存異儀哉仍余及大將隨身

將胡錄禁脛中也又以此例示
白但永萬例一向難被棄欵此上
可彼斟酌之由加示之而於彼用
長和例左大長又依長和右大將實
資跡用垂袴欵且是久壽得大將
左大長例云云彼已同取儀也不
可似七度欵凡讓位之日諸衛裝
束首尾錯亂難存一偏只以古賢
之跡可為證了

發前聲哉否事

嘉美殿曆云劔璽出御余降自對東面隨身不進前

保安故殿御記云劔璽渡御余相從隨身等來會不祭前音

仁安左右大將始終祭之撰政不止之云云永萬撰政亦不止之云云

今案參內之時不可止之劔璽渡御之間兩宮及路頭可止之其後拜舞及退出之時亦不可止之欵凡今日止前声之条由緒不審讓

位之儀多即大故之時有此事仍

止前聲非無謂若慣彼例委不尋

欵將又神奎寶劔顯奉持之行例

于路頭事已嚴重准伊勢幣發遣

之時偏恐事之崇重又止前聲欵

此儀欵非無謂嘉美保安及殿御

記之意臨其期似止之隨又案事

理如此仍以此状示合開白及右大

將各從命了

以右大將及定條御隆職宿祢口

外裏儀

状記之

未到公卿參集先是今朝頭弁經房朝臣
向左大臣弟子曰仰可讓位之由大臣便仰
頭弁又仰大外記賴業云云次頭弁於藏
人所仰在宜朝臣令勘申日時奏覽之後
下左大臣大臣下外記次有固冥事大丹
記少納言等未練散々又仰外記令敷所
司座之間綠事所司不隨取堪如此之間
時刻推後云云次有警固秉燭之後節會
儀始臨節雨止仍改仰主上密々渡御
南殿女房等候御共云云內弁左大臣外

弁上卿右大將宣命使右衛門督實家卿
有曲折宣制後段拜舞次諸卿退下勅授人
撤劔次侍二人裝束持劔壺出自夜御
殿進立畫御座先是卿帳渡新主宮
以外遠例也雖卿帳不一撤畫
御座或又卿帳先例進渡云云
此間攝政參進居御座北間庇相次左右
大將進屋西簀子敷畫御座可改南面之
有議如日尤大將懸屍右大將引裾謂人々
來西面也欽次方中將恭通朝臣右中將隆房往
臣參進懸裾欽次受劔壺左大臣并通

親朝臣取于時兩大將降自南階劔奎相
申云云次降同階右大將於東中門懸裾撰政從
後其路經西洞院二條東洞院等云云右
大將昂會中間參內仍不加列隱催御取
方云云劔奎渡御之後舊主召經房朝臣
被仰可渡進御依之云云由即殿上五位二人
治部大輔季信昇案立刻餉御前次召御
使行隆被仰下可持參之由云云
撰政歸參舊主御取事以撰政語取也
先於新主宮直序有吉書次歸宅又有吉

書其後及曉天參奏主宮即參朝餉被下
院司夾名綴紙舊院出御節會御裝束擗
政歸出殿上下帥大納言院批退亦了
云云不審事等問大外記賴業大夫史隆職大內
記業實等各申狀統加之

隆職注送狀讓位指圖被宣下事

大政官府伊勢國司

使散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忠廣

丹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未宗

費 勅府壹通

譯鈴貳口 一口 伍刻

近衛貳人 從名壹人

太政官府近江國司

使散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光景

丹舍人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康光

費 勅府一通

譯鈴貳口 一口 伍刻

近衛貳人 從名一人

右為固守彼國著件等人給契發遣國且美

知准固關使依例施行府到奉行左中弁藤

原朝臣 尤大使小槻宿禰

治美四年二月廿一日

同日 宣旨

今日有御讓位任例且召仰諸司

上卿右大臣於里亭被仰下右中弁尚代

勅旨田千町任例奉充

上卿同前固關官府請印之間被仰之已
上於兩院被仰之

同日 宣旨

太上天皇御飯宜令內膳司大炊寮如舊

進上卿同前

同日 宣旨

內藏寮申臨時公用料米事

西藏人頭各十斛兩五位藏人六位藏人
四人已上各五斛請奏各別所奏下也
上卿堀河中納言

美作國年料米百斛事

於殿下御直序右中弁兼光朝臣奏之

車下右大臣

加賀國年料米百斛事

右少弁兼忠同右御里第奏之云云

相催諸司

神祇官

大殿祭料中臣齊部等官人祭初藏人

方沙汰中務省

宣命版并尋常版位

外記相
共催之

大藏寮

殿上人餐懸御簾官人

相具
懸草

大藏省

六丈絢一疋

白布二端

已上內侍取
細覆料

釵璽并內侍渡御比々料大幔式部彈正

帷式陣座幕

大膳職

公卿料饗

木工寮

函三合

長一尺二寸
方一寸五分

木契三切

長三寸
方一寸

檜板一枚長二尺二寸已上檜木

帷骨幕柱外糸床子

掃部寮

御裝束役官人

一上一下筵道路次料

黒漆案一脚

內文請
印料

雜具運送

主殿寮

陽明門代幔

取々幔

掌燈立明

炭

鉢

大炊寮

版

造酒司

大酒

修理職

内侍取料濱床脚

穀倉院

上官料饗

右近衛府

陣座疊

付差

駕輿丁

内侍取并腰輿渡御步料

右近衛府

駕輿丁

同前

左衛門府

駕輿丁

同前

杉脂一裹

衛士

鈴印辛櫃運送料

右衛門府

駕輿丁

同前自余同

蔵人取

煙草三枚

生絲一表

已上盛柳官渡之宛催内蔵寮云云

治承四年二月廿九日

大外記 大内記等未書進

仍不統加也

廿二日甲辰天陰及晚百下余不出仕但未刻
參女院御方御堂先是冥白被參語云去
夜先昇南階事依左大和院也非取存
兼存一定八何依外余粗示闡子細了又
人之訊誅哉如何
不奏事由拜舞事守左大和院教訓非退案
云是又不可依他此系為進例何事之
云人之教諭如何
至外了由示之又云於舊之宮內傳授劍
至於進將之取乃主授之方大和院及通親
朝旨取申云云隆季卿居可授又可受云
之由申之不知可否云云又云東宮御時

殿上臺盤二脚仍今一脚不足應德大殿
被造進任彼例可造進之由約左來觸彼
者外祖之儀也不可似之由雖答責別
敕之由仍造進了云々此侍從昨日不被
仰昇殿仍以基浦示經房朝臣報云是偏
經房早隨之隨一也進々不可申畫即候
院奏闕之處觸前大將早宣下了一昨
日禁色之人二人被聽了彼次仰下之體
云可仰云云

廿三日乙巳天陰時々百下素燭着直衣
綱代車前

駟衣冠隨身布衣只常出仕也七日若著
束帶可參領口九而察々參入仍夜陰著
直衣參新院雨院等壞陣座本座去
入了參新院名車宿隨身一門如例去
半町許下車遜讓即暫八如此是例也參
御取榻女房御不豫正別事云云女尚若
康衣云今日可如此云云或又和作果共
若布衣之後可撤女房康衣是仰大納言
所申一初度御幸來廿八日可渡御邦
細卿正親所弟來月四日人々可着布衣
同五日可有御幸八条院御取云云申入
余及右大將可加灸治之由了此間右掌

相中將實守卿參上文說移刻件卿語之
云云日參內雖聞可有糾饗之由急么了
昨日又人々參內為參著之間每著饗之
儀云云
堀河中紙言忠親借送小記目錄廿卷即
件人抄出也

廿四日丙午天晴申刻辨雅賴卿來余謁之談
雜事納言語云讓位夜於舊主宮內儀授
劔璽於次將一眩依左大臣申乍授之
而攝政云惟乍居授之由見慈德御曆云

先然者何不被申其由被用左府申狀
如何、又語云固淵之間左大臣手振不
能書木契銘仍自家壞中木契於座北
也甚見苦言來未聞人々屬司云云
成行參女院御堂今夜修二月也即事始
余堀河中納言忠親 右大將良通
前權中納言雅賴等參堂中座依大守師
遲參家寬法印勤也 宿裝束白袈裟素衣
為請任取候也
說退出七夜女房為聽聞參御堂余歸家
之後大夫史隆職來召簾前仰雜事申云

今日終日於陣頭讓位以後雜事及次第
日時等有其沙汰此次御即位取事議定
人々申狀之中閣下令申旨上皇甘心官
外記又以服膺大略於紫宸殿可被行之
由豫風聞云云此事被問官勘申之狀也
々持來余見之毛殊難返給了隆職又云
一昨日昨日每著陣饗總三々日每盃酌
之儀遠例也云云 經房朝臣示送云侍從
殿御昇殿更一日如令申竊奉書入筒了

云云

廿五日丁未了晴終日念誦新院主典代來催
右大將云來廿八日可有御幸土御門牙
可參仕者申義了由
今夜瀟刻博士賀茂憲成奉仕火災祭又
陰陽助濟憲同於女院御方勤此祭七日
攝政問返云初度御幸裝束不審應德東
帶保安直衣毛車前亟束帶今度如何難
須追保安例案理束帶可宜之由報答
廿六日戊申天晴女院御懺法結願也余依風
病不出仕公卿只右大將許云云成行

頭弁送書於基輔云明日尊号事可奉行
多報云依取勞不堪冬勤者

廿七日己酉天晴此日有尊号事云云

未到許召使來催右大將云明日可參中
宮乃啓者依可供奉御幸不能參仕之由
答了云云今日申刻以後天陰入夜微雨
下攝政又示云保安初度束帶也叶報旨
云云

廿八日庚戌終日雨下風吹此日上皇雖可有
初度御幸依雨延引來月四日云云

傳聞昨日院廳始云云亦尊号勅書上卿
三條大納言云云又御即位於紫宸殿可
被行之由被定下了云云余雖至愚一門
申協理仍取被用款今度為方遠向南宅

廿九日辛亥天晴申刻有聞及吉事

酉刻定能卿來談

卅日壬子了晴外記史生持來尊号勅書加朝
臣羅素經供養等各滿百日仍晝間神事
未刻修後衣冠降庭拜之入夜尤馬權氏

宗雅來談世間事等

三月大

二日甲寅天晴午刻全云法印來談世間事亦

信助阿闍梨來又召前施藥院使憲基遣

法性寺座主之許為令見彼取所更新

院藏人來催可參明後日御幸之由申所

勞之由了又主典代來大將方催之申可

參狀云云入夜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為

拜賀補職事來召簾前今日開闔解陣上卿

左大將

三日^{乙卯}朝間不晴已刻以後陰平等院一切

經白女院被催遣用對院司別當季長者

不被向云云依白川殿周內舞云然

百依有絲鳥及行道等有樂行事云云

四日^{丙辰}朝間陰晴不定午後天陰及申刻而

二下今日上皇初度御幸并尊号之報事坊

三官除日等也右大將依先日催西刻着束

帶垂纓蔣繪鈕地平緒不相具壺參院

第雨院共人基輔朝臣季信前近六人雜色

等也路頭行列先舍人居飼次移馬以犬

將馬上不張口次隨身五人此中次雜色

三人隨身乘松明雜色不取之雖大將任

本位供奉列立又同是御幸之例也亥刻

歸來御幸儀

諸卿參集候上及右大將座候對南廣庇辺

次出御對南面上母屋庇也濃紫二重

御裾例紅步御出先是諸卿右大將降自

中門外方着履懸裾列立南庭北上次奉

御車於對南階唐車攝政諸司二分着束

被進也

十二人付御車轅殿上人等乘松明列居
南庭此間御及用陰陽頭在憲朝臣次乘
御身擗政禮若前聲隨諸卿列居次為先下臈出
自中門於門外乘馬殿上人御車御牛黑
御車副謁衣冠菓召繼等取松明相從前
睡中牛童同前
後左右
路次行列
先六位
次五位殿上人
次四位殿上人
次後馬居飼舍人四
人二

次四位五位院司合十人院司不呈召加
取松明供奉
次御隨身四人府生番長各二人為曹追
次召繼取松明前行次御車
次後騎左兵衛督平知盛卿御厩別當
次檢非違使左衛門督源光長
次召繼等
次擗政車隨身前近如例但四
至正親町入自西門羣御車於寢殿南階
先是公卿上東面殿上人等列居前庭闈白昇

自中門廊參蹇箔下御隨身發此間兩脚頻
下仍公卿等更向中門列居下御ノ後各昇
中門廊徘徊小時左大將退出了橫寄御車
之間大將隨身止前声依院御隨身可發御
前禱之也但參退之間追之此等皆故實也
今日二卿已下皆束帶也

御報書儀

可尋記之

坊宮除日儀以拱政被注送之狀載之
參入公卿源大納言定房皇太后宮大

夫朝方右宰相中將實守實宗左大年長方等

也大納言左大年等著座自余公卿在休

取先例也次擗政氣色左大年參着圓座

以五位藏人光長召硯續紙即持參之執

筆卷返之次召頭弁經房召帶刀旁帳此

間給申文次持參旁帳見了返給執筆次

第任之申文置硯右次覽除日盛柳取柳篁復

座结成柄返上歸着不座次召清書朝方

卿給除目於休取各技見之

今日愛深王百万遍終功了自去年十二

月二日始之今日九十一日也今日實嚴

劉梨來告吉夢 可信

治承四年三月

五日丁巳

撰政宇治入事

天陰雨下但朝間時雲散早止隆職

注送聞書 大進時先任刑部少輔大以

先北外帶刀等給官大夫已下全以不見

已刻撰政被向宇縣長者之後半藪車直

衣隨身布衣冠下觴布衣帶劔前趾殿上

人截人五位相并世人許云云各衣冠此

中藏人頸重衡相交淺履他人入夜被還

也

宇治儀

宇治川渡之間依每尋常船舁居車於每

屋形之船渡之於平等院北面大門下車

光雅獻卷云云前趾之中有君達等何

入本堂御所須阿弥陀堂次一室次經藏

見寶物等之間教訓邦細卿信範入道等

參會云云信範入道竊可很閑所欣而參

會下車之所相交前趾之中太見告云云

及晚奉訖歸浴終日甚為之間萬事有煩

之於諸堂皆有諷誦云云

今日依吉日加灸治不召醫師灸本路也
六日^戊午天陰為下今日猶灸治又召大將令
讀書

七日^{己未}天晴今日攝政丹衷八省官廳神祇
官被歷覽密々事云云晚頭々年經房來
明後日御即位定可奉行之由依取房加
灸治仍申其間了尤大臣取房云云

八日^{庚申}天晴申刻頭并心書告乃賴云云
次女官除目^{上卿薦中}
次伊勢幣定^{初言成能}

次御即位定同擬侍從定^{親王代實宗賴}

次被仰礼服云卿^{實等卿云云}

大納言^{實定}中納言^{朝方冬議實守}

次奏下高御座造始日時

三日依應德例不被仰大將代追可被仰
云云

此外文淡移刻

申刻藏人少捕親經來估上皇仰云賀茂
祭之間神館屋未被付成切之者期日漸
也難終其功云云何樣可被行哉者^{親經}

云外記待向例之處齊院之時每此例至
于行幸之時者每事場屋之時被用昇屋
例之申云期日尚遠猶被付成切者被責
者何否云來哉但其事猶難叶者准行幸之
例被用葺屋不可有其難之同持右中弁
兼光為院御使來云母后幼主復被同居
也而偏弃射山寓直禁省之条於事似每
便宜仍其事不可叶若非常事謂如火出
來之時出御之間如御乳母奉相副之條
非每事之掉為之如何法皇之女前齊宮
已為帝姨媿骨肉之親也中宮出御之際以

彼丹親王為其代令候禁中之条如何但
非有立后者不可堪同連之器重加之非
母后非妻后祇候丹表之条又以不稳又
忽立后不叶物議此等之間加斟酌可計
奏者余申云先乍奉置母后忽立后之条
一切不可以事涉禁諱亦中宮之弄仙洞
移御于鳳瀾之條實以不可叶如被仰下
前齊宮被候丹表在得便宜非妻后及母
也往昔皆有此例至于帝之服親者更以
有何掉哉即選子丹親王世稱大依村上

御遺言圓融院御時片時不出避被候
禁中凡此外其例已多准彼等可無其妨
歛於非常大事者不可及兼日之案擬中
宮常途雖御同居一日退出之際有此難
者猶臨取處分也又雖前齊院后位以前
雖非同輿之仁如御乳母奉抱天候御輿
三不可似事也仍以々有御思慮天以後
齊院被奉付宜欲愚案如此者兼光云
方相中狀以同前也云云亦語云來十七
日嚴島御幸上皇御裝束御直衣也濃紫

浮文織物奴袴御烏帽子衣云云余云烏
帽直衣可然主于御指貫者堅文薄色若
半色宜歛如何兼光云云雖可然正自御
服取調進了強不可政隆季卿計奏云
云又云供奉行粧之人參仕御送之輩被
差分云云小時退出了入夜參女院御方
十二日甲子天晴隆職宿祢來御即位之間紫
宸殿御裝束之間事内々尋問之入夜為
方遠向南宅今日召大將番長兼重賜馬
十一疋

十三日^{乙丑}下撰政送札云來十九日可有
行幸八條院可騎^子哉持無車參白閑路
如何可計示云云報云其不可有其難且
十可被檢寬治保安木之例欵者午刻佛嚴
聖人來有法文談事^多今日入夜轉讀
心經數卷法示諸神其中卷日百卷也自
餘或共一卷或七卷也殊致信心又今夜
滿愛洙^兒遍丹誠已至云應盡答哉
十五日^{丁卯}天晴終日念誦智詮阿闍梨來此
日召右近廳頭清置於大將方間御即位

之間本府雜事申云職事未^被下知仍不
致沙汰云了仰云先例被尋付成切之輩
者也而明後日院可有御物詣還御之後
有沙汰者恐致懈怠^宛甲向年預將許可
相觸此由隨彼命可相示職事^子也者又
騎射之間雜事尋仰之依日次不^宜不進
注文内^召向也又以使者送頭^并之
許示備後國所領事國司申狀^{条々}不當
之由也
今日酉刻一時無言念佛定酉時聊依有

取果也

十六日戊辰

天晴酉刻許左少弁行隆以書狀

送基浦之許問伊勢大神宮司可被改任哉否

事副去及年仗議定其狀云

伊勢大神宮司大中臣祐成神事遠例事

使議并問註司計以進上之可有改任否

事可令計申給之由可令申上給者

院宜如此行隆恐惶謹言

三月十六日左少弁行隆

伯耆守殿

請文狀

大神宮司祐成可被改任哉否事如問注

記者雖有遁申旨等遷宮度延引頗有不

叶神慮之疑欵加之見伏議之趣神祇官

卜申可被改任之由祀三皮云是派每其

恐但先以陳申之狀可被問本宮及證人

欵抑改任之學居每疑殆者能擇其人可

被登用欵至于成功之条者何偽守前後

之次第須彼尋功程之多少欵但是忌重

相同優劣難變之時事也若有堪事之樂

者以彼可被為先欲者以此等之趣可被
計奏之狀如件

三月十六日

右大臣

遂申

定文及尚注記返之

秉燭院藏人為御使持來金泥御經一卷

壽量品一卷心經一卷已上院傳仰云明

御筆又心經一卷中官御筆

日可有御幸巖嶋於彼社可被供養御經

也手可書進外題老即下筆為進御使了

余雖非精進事難然止啗願書之戊刻人

傳云明日御幸延引了山大衆蜂起不知何事

之間忽然而延引只今自前大將之許示

禪門之許云云武士亦充滿浴中云云今

日長光入道來

申刻右近廳頭清景來云以昨日仰觸年

預將之處以府解可付職事之由依有其

命今止付頭弁之處被召仰云院御物詣

以前難申沙汰止可致用意于今不申沙

汰大府懈怠也云云者清景申云其日可

有御即位之由自官令下知之時成請奏

取付也而無相觸仍追不及申沙汰
之由陳申了云云即以年預隆房朝臣消
息送基輔所來也件消息相副頭弁返事
余仰云止注功程尋成功之輩示合年預
將早可觸職事自官不相觸之由陳申一
止雖可點于今不申沙汰昨日被召仰之
時始驚申乞懈怠之由仰含一又申云可
致沙汰之事等繁多不可叶將監二人之
功仍可被詞副兵衛尉功一人之由取申
也云云仰云兵衛尉事不可及本府之沙

汰宛早只勘功可觸年預將者所奉下

或云行幸明日云云但定訖中宮明曉

可被入內云云

今且有安來彼事重以辭遁色代之以

為可為先以一旦之榮不一招終身之恐

仍再三所用辭也件男今日下向福原云

十七日乙巳陰晴不定辰夕小自今日三箇

日奉幣帛於大原野社依有夢忌事也仍

降庭上修後又遙拜衣冠入夜藏人左衛

門權佐光長來語云御幸延引事昨日申
刻依有可示之事向大理等以伴人說始
所集也園城寺大元發起相語延曆古及
南都眾從冬法皇及上皇宮可奉盜出西
主之由去八日成評議其事自達前幕下
之迎與汝用心之間被日甄止於七日一
伺御幸之間旨於以結構事已一定有證
人多因茲昨夜以檢非違使季負馳遠播
州之隨被申狀來也一日可有御進發云
云大理又云此事法皇被御遣前幕下之

十許仍為實說云云者

此事偏天狗之取為也佛法王法滅盡了
欲不能左右

行幸狩明後日云云

計日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精進如恒今
日清景江進騎射難事饗祿等

十八日

庚午

晴人信云揚州之使季負昨日

歸浴御幸狩明曉云云又法皇自鳥羽渡

御五條大宮迎家云云為行家武士等多奉因

統云云或云依恐眾從事奉移洛中於一

所可守護或云奉具上皇可有御物詣之
次可御坐遠取云云縱橫之說難存一定
又傳聞主上此兩三日御不豫自昨日頗
十六借御座御乳一切不聞食又言語不輒
近習女房等難成奇世間強動之外無他
事如御祈事一切無沙汰云云万人無心
念安堵之輩云云天魔偏得其力佛神失
威力歎悲哉云云何為

十九日^辛未終日降雨今晚上皇御進發了法

皇去夜欲渡御五條大宮為行家之間六
条壬生之邊_{不知誰}設鋪設裝御裝束法
皇不知食其子細到四基_{條之}邊給之間前將
軍技使者申日次不宜後日可渡御仍
忽以還御鳥羽次第奇異事歎今一日
之間猶可渡御五條大宮云云今夕雖可
有行幸于八條院御取_{八條東}依主上御
不豫六借御延到云云

廿一日^{癸酉}了晴大将番長兼重相具男

見之仰可候余方下禱之由未刻信

助阿闍梨来談寂吉夢亦云来廿七日可

参高野云云此日二位中将兼房息小童

今日於三井寺僧都覺尊白川屋出家自

昂為弟子云云覺智僧正弟子

父中将此家出立藏人五位前近三四人

院中兩人自女隆季卿息女人孝共云云

廿二日^{甲戌}天晴右近廳頭清景来申云御即位

十雜事以將監二人切可致沙汰之由頭并

斬被下知也兵衛尉功每先例云云者

廿三日^{乙亥}了晴申刻許中御門大納言来余

渴之項之被歸了今且辰刻地震

今曉女房有吉夢仍依總野可立使之由

致沙汰也

廿四日^{丙子}陰晴時々雨際日大将番長兼重

令桑揚至此日参女院御方

廿五日^{丁丑}天晴左馬權頭宗雅来談世間事

等去十六七日等之間依大元奉御幸延

引世間念々之事等也不能委記

廿六日^{戊寅}天晴右近府生持来月奏取大将
判智詮阿闍梨自今夜始精進来月朔日
可進發能野也是余使也余七日洗髮著
淨衣裳等常小直衣潔齋三日月水妊者
等降庭禮拜廿一及又心經百卷轉讀阿
彌陀藥師千手觀音十一面不動等真言
各千遍此外阿彌陀大咒七及藥師大咒
百及千手陀罪后七及寫滿之又招覓乘
得業示付春日祈事寫自来月三日可參
詣春日又同日可奉供養自筆心經事等

也各能言密之由仰了雖每丹心之過急
為遁外闕之恐怖也意趣等委示聞了只
生涯安穩而不可招災殊又愚身之為體
始終不審之由也

廿七日^{己卯}天晴取寄右近府騎射雜具并御
即位之間雜具等見之光盛參上沙汰之
今日定御卿来一昨日下午向自總野云

廿九日^{辛巳}天晴午刻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長
来傳撥政命云来月二日平野祭可被立
殿上使當今初度也而彼日凶會日也代初惡

日之例被問外記之處天仁仁安初度被
立殿上使之日即凶會日也依被遂彼例
之處未着御之束帶凶會日初着御不
然之上御不豫之後未有御浴殿旁御
之儀不可叶為之如何可計奏者申云雖
被立殿上使每御禊之例先蹤多存是雖
非初代今度事已難被行御禊欲凶會日
始着御之束帶及御藥之後惡日御浴殿
若不可候仍准他時之例被立殿上使每
御禊何事之有哉者申刻許大夫史隆職

來内々示紫宸殿御裝束之間度今日奉
渡熊野御正體鏡於使阿闍梨之許余先
奉拜了

晦

日天晴及晚小西早且智詮阿闍梨來
明曉進發祈之間事委仰付了今夜余有

吉夢之日余奉昏金泥心經了十三卷為

三郎山三郎及君
文王子瀧下等也

又女房奉書墨字同經三卷相具送智詮
之許了此外墨字系紙摺写法華經三卷
并王子心經等取奉和副也伴法華經三

部外題余書之
今夜余心中詠一首

老成かも如あらの中よみく悔の

いゝ乃めいゝあひまゝりそ

須書付進納也然而風聞有恐仍中心詠
之神明權現定有知見歎余自壯年之當
初鎮欲世一及曉季屢庶政之及淳系若
奉遇祐護之主者益守六季一哉故西此
詠



治義

四年夏上

歲次庚子

四月

小

一日

未天晴入夜陰雨今日重台寄右近騎

射具仰光盛支配家司職交已上大途逐

元永例可申刻持来擬階奏余加朝臣大

將書名字返给了自酉刻至卯刻有炎上

起自八条宮六条余奉使控関白御許依

毛也又遣長光入道不取出物并光盛

免餘等之許今夜書始理級金泥也

今夜御襖前馳定并小除目云上御中

御禮前馳定

又上

細言職事
頭弁云云

二日甲天陰終日奉書理趣任今日且大吏史

隆職注送去夜除日被任奇院長官以下

并山城介馬助等又藏人親家任右近將

監

三日丙天晴大風寅刻有吉夢

今日被告申即位之由欲伊勢太神宮攝

政被參神祇官前中納言雅賴卿一人扈

從一行夏并兼忠上卿左幕下職受頭前

亮重衡藏人左衛門權亮長等參儀云



御即位由奉幣

御手水一問受之具否之後有拜台使上已

後頭可被立一云一已上夏雅賴所注送也

今日梅宮系付奉幣如恒陪膳行今日於

六春日御社奉供養自筆心經金五卷昨日

了又奉幣帛

四日丙午上天晴未刻以後雨下奉書理趣

經了災嚴園梨來書梵字明曉可送高野

信助阿闍梨之許來七日於真院可奉供

粮也

今夜為夏節向南家

梅宮系

平座
不進祿法以白紙奏

傳聞平座上卿三条大納言參議實宗河
 外記不進祿法仍以白紙被奏也外記
 依炎上各早出六位外記不知案內申此
 由不足言云
 五日丁亥天晴今日且歸家今日參女院御所
 入夜飯未
 六日丙子陰晴不定雷鳴院還河今日雖可有
 延引云云台使未云未九日可有行幸大
 內右大將可參云申兼之由了
 七日己未天晴於弘法大師影前供養自兼心

不替由奉幣

經一卷此事忽然而俄所思立也今日於
 高野與院奉供養金泥理趣經又於高野
 可奉供養心經之由所存中心也請佛嚴
 聖人為導師受率尔之間只以長銷一足
 為布施又今日同聖人受心經秘鍵右近
 廳頭清景未申御所位宿府雜多用途料
 切之間又被宣下將監一人切而依可不
 足可申請二人云云余云一人切何不足
 哉專不可申請二人款但且依先例可進
 止者今日奉幣賀茂府院不替之由也

八日庚寅天晴定能御注送云昨日奉幣上御
中門大納言使足能御可有幣物哉否
雖有其沙汰依攝政被申有幣帛云了者
余案之長和治曆應德無幣帛天慶有之
云不被追追代吉例如何云入夜藏
人左右并行隆以書心同送云明日遷幸
之間主上可召川東帶而雖不正何事之
有哉如何云云能云知雅之君如法之系
不可叶雖不正必可召川東帶者云云可
尋申之由女房被申之由能消息云能云

奉院下替奉幣無日

見若余返更以基輔奉書遣之
內裏無灌佛家所云有灌佛余及大將皇
嘉門院八条院等進布施各以隨身為使
大將布施書名二字如恒女院方奉行別
當經家朝臣判官代能業云云
九日辛卯天晴陰雨刻許藏人左衛門權佐
光長為攝政使來云今夕可有遷幸大內
依例可被用移徙俄而於河前座有盃酌
及攤賣等其向知主獨河盡河座之榮專
不可叶先例雖知至夕川未有如此之例

大內遷幸被用移徙俄

初至不理出所權禮可
止哉中間入所可然

不可畫門座被行此禮之案偏以新儀也
又如重衡朝臣候門傍無例之旨更非
總便若又可被止擲塞之禮歎彼是之間
進退惟谷迷是非了欲兼所案之旨者孰
云先被停門前之儀杯酌及案一切不可
候只任例可有出門也而臨時不可叶者
所以入門全不可及作其後被行如右之
禮尤可宜歎此外不可及異議尋會之時
中間雖入門之膳猶供自余更又皆行之
盃被准據哉者先長密之云此更人之梯

新帝遷幸大內

不可有云等不設庇門座可密母屋門簾
歎將又如除目等之儀愈庇簾不設長押
上座於孫庇可有攤儀歎又今如令申給
如形可有出門歎此等之間更不切云
余案之初之兩儀共以不被耳心只中間
入門全以不可有其難更也
此日新帝自五榮東洞院邦總第宅第宅遷幸大
內未廿二日於紫宸殿依天仁元年八月
例所被行也行事上卿
并權右中弁先雅也右大將兼媽以前卷

小螺鈿鈕平胡蘇等如常隨身着深分袴
又舍人居祠浴裝束雖雅陸中依今上
初度行幸之時隨身白如普通也
何之夜行幸之時隨身白如普通也
帶弓箭列立次身存例但母后同輿其儀
又如常主上祭川安川壘撤川草鞋之後
近將參上下格子除中時忠知疊等卿取
心帳假兀右云到大內徑得賢建禮兼
明等門其外設黃牛大水壘等如例大将下門之後退出
徑階下宣仁門等自慕德門退出了依及
深更幼稚之者可于便宜仍所忘退出也
內裏之儀可尋記

今日新院白嚴塢入洛給入夜云

今日依態野門燈明日遙拜又有所作等

十日壬辰終日甚雨入夜天晴年預將隆房朝

臣以將曹清景示門即任本府雜具之間

更仰返事了

今日以消息回日來不審於親院女房之

許今日新宮燈明也取作亦如昨日今日

齋院次官來耀云明後日門襖可進三車

牛者申兼由

十一日癸丑天晴光盈季長等參又将曹清景

奏入沙汰所即任當府雜事等以將監成
功二人可致沙汰之由下知了宣旨被載
一人然多一人大狀故府奏可申沙汰了
由仰了又騎射雜事等家司職事等頌
狀之不足竟侍等了未十六日可被行
川即任叙位之右大將可參之由未催甲
取旨之由了今日那智燈明也所作礼
拜昨日明日齋院禊料新大納言
借大將乞束仍遣了拜賀之時申請束之
例相如下簾榻等今度不然也

今日隆職來語云去八日九府奏內裏評
殿庭裝束之儀實房賴實木左府相伴實房
直衣賴又頭弁經房西大外記隆職等奏
會大略被定所了先去比隆職以今案注
指苗丹覺九府大都無相望了又申
云去一日平座了宗家所為上卿被行齋
院所禊前駟定并小除日所禊明日而注
亡道虛公家所裏日一日之中有二夕之
雖然而依為式日不被忌避此奉業日被
同日時之處障申九日而万事不可叶之

不執日時用式日

初春院

故以式日可行之由被仰下了仍取勅申
云云又申云去九日遷幸之間公卿祿祿
不法就中攝政祿可用綾緹之延諸國不
濟之間用平絹以外違例也云了
十二日午陰晴不足時々小雨此日初春院
河櫻也余依先日子献束束三牛童不給
袋束本所被設之故也進束之時束副束
飼木賜衣菓等相副之進云云今度河
櫻無六角之前驅例也自明年可有件小
前驅云了晚頭定能御來路去九日遷幸

孟不傳并座
遷幸三日之儀

之間夏於直陽殿有三献上御九犬將其
盃右三献不傳并座天仁例云云經房
先雅行隆等勸盃少納言早出不候座只
并官三人許也云云又臺盤迫南立之依
座下無其路著奥座之人徑長押下壇或
乍著皆到奥座末是揖晚履昇着或於送
西頭也柱外揖晚皆或跪或不進行云云今
夜人々多於座末揖定能獨於送外揖但
不用跪跪云云又二日上御定房御令立
上臺盤仍座末有路著奥座之人昇自座

初如形出御所入所

東向西面經臺盤未著座云云撤之間門
裝束如恒例 主上初日如形出御所入
所并二日與出門云云人云作法不同但
多分著奧之人左廻而賴實郷右廻云
者此更不審可尋不論奧端惣有執右廻
之人然而下官於奧座人者存可右廻之
由新有仍定能郷尋同之時若此旨疑此
命云云未廻著座之人用右廻之例但
定有所見記如此之作法守株不可加難
又所位之間同不審更等粗報若了

維神事奉女院

自今日至祭日神奇有御禊事如此傳
聞今日禊典侍石渡大路參會河原邊
例云云奉行職事親經只何所何可渡祭
之由不備門禊事親經陳云令備禊事之
由典侍蓋存哉云云大略彼是未練事也
十三日未天晴參女院方雖為神更依不
密不奉忌女院但於禊假女房亦之有障
者忌之余假門前之間立臺祢云云
十五日丁陰晴不定頓茂祭也近衛使右進
少將基宗殿被許昇中宮使亮通盛朝臣馬

加賀氏太子

即位叙位

九日壬寅陰晴不定大將斬有所勞氣卜筮了

十一日癸卯天陰雨降申刻以後晴此日所

叙位也執筆尤大弁長方云々侍從良

經叙正下臨時也攝政叙從一位之及明

朝夏詔云々

此即位記裝束事可記又可清書也

治養四年四月廿二日甲辰天晴此日天皇即位

位於紫宸殿春秋大極殿火災以後未出

來之故也粗檢先視於他所即位之例古

即位

於他所即位例

來三五度所詔陽成院依大極殿此院

泉院依所處於紫宸殿後之紫宸殿與太政官廳

仍有此禮廳等也今度紫宸殿與太政官廳

於何處可被行此儀哉之由豫以議定被

問公卿九人及兩大臣外託大史等遂所

被用此殿也先日細見予刻著束帶

備自大內臨幸之時多用侍從

有識人著螺鈿了共後多以如此今已

地人又如此隨身余袴壺胡錄參大內經

陽明化德等門向紫宸殿見所裝束飾高

所座之外大畧如康保式康保被用但少

時繪刻

康保被用所裝

即行幸到聖凡
前行

之有桐違事等次共在指畫仍不常記先
之天皇御後房少時母后被參沐取
未三間并三夕間為其取時志知盛須之
以藏人尤衛門權沈光長被問時刻未刻
申至之由即天皇渡川紫宸殿高御座其
儀出御自仁壽殿稱之額間自同母屋際
後敷道先例道上敷白布其上供兩面
造道而今度不敷布單只是上敷兩面
違例御前命婦左右各二人先行二位藏
也親長次內侍二人持劍式左劍右至今度
親之就者尋常行人幸儀如北至于所位之禮
後之者尋常行人幸儀如北至于所位之禮
者西面了上他人敢不踏回劍至侍相

先行古素之例也未見假前後之文今度
式若慣常法欲時有所存於衆人謂以失
誤次攝政奉抱知主步西面之上頭并經
房持御易器五位藏人行隆取玉河尋同
親經持御香赤色各以桐從御前命婦留
立高御座後階左右男柱下入候之攝政
昇自同階奉居幼主於高御座上重頭前亮
臣寮御座後惟西內侍昇同階裏東面重頭前亮
於御座左方退下次母后出自休所東面
被參高御座兩攝政暫以退下次攝政參候
御座良角壇上風如例于時雖奉仕殿

庭裝束諸儀未辨備奉行之輩左方行房朝臣右方行右方行兼光朝臣職事先長也頻加催促此向左右中務取物諸司花樓陣迎仗等各以參列將代右大將代共右中將代左北少大將代相互以相望為更之今已同還似違例次典儀少納言藤原使宗卒賢若二人入自月花門就床子此後經時刻仍以藏人遣內年休幕以春興殿東再三被相信催又九方親王代右兵衛督家通卿遲參同以催促本所被照右宰相中將實

參仍抄入禮帳於被卿家申一點內并以謹責倉卒之向及遲引於申一點內并左大臣着礼眼取牙笏押笏不被取經教政宣仁亦門并宜陽殿壇上軒廊西間等留立柱中於砌外練始足摩入自握北面西向自兀子前看之前立揖後居如常具是式異氣洋々進退叶度礼眼之器量誰人如之哉可感歎次兵庫頭靴保例束帶着就床子件床子內并握南兩大靴帶叙就史就握後床子南上次大內記外記大史就握後床子南上次大內記業實率少內記二人已上例束帶後入自

日花門經握南入自西面跪膝行取廻呂

置机上式一内託取共部呂少内託上病取

故賈也而業實取式一病内託取共部

其同作法夫次内并呂内豎二音頃之內

豎參上立握坤角唯着靴九面不揖内并宣

式一司也共一司也呂也内豎稱唯退下小時

式部丞藤原資博共部丞藤原定家谷別未帶

着入自日花門經握南列立北西上内并宣

音稱唯揖經共部前至千握南面于柱下

右廻可如何廻指笏頤北子子傍行於同

柱西頭入西也跪頤向此一西度膝行候内

并以左手給下名丞以左右手俗之取副

易遲行立左廻經共部後加本列次内并

呂共部給下名儀同前但於尚儀外指笏

儀二省作法於握坤柱尚儀指笏入自握

西面給下名今經南面西間若依便宜欽

可共部退帰間式部先以退下相率出日

花門一次内并呂内豎二音内豎唯也呂

之次二省補代率允代入自日花門列立

握坤角西上北面内并宣式一司也補代入

自握西面跪懷中笏可給位記筮退下
給筮飯參給筮二筮給筮立本所次筮
共部給位記筮儀同前并給同置笏於
正月七日候二省率至經中勢花樓陣
等後置庭中業退下次內并筮近衛者一
人法筮儀無別作右近廳頭久直參上候握
南內并被催外并鼓其詞不聞及無久直
示仰唯不出日花門了次執翳女孀著座
先是群集紫宸殿東西庇者尋常仰
膳宿也仍中有壁東庇尋常儀無中壁命
塗壁為對彼假其儀入自北廂東西面妻戶著

母屋東西第一間床子左右重獻之如常并須
取翳參上寄立座後壁了著座也而件翳
等緣以立之內豎宣手參上尤違例也極大
殿儀北面東戶外立件翳臨參上之朝內
藏官人傳授之此殿儀件作法頗可無便
宜軟服雖無官人傳授之候儲翳於東西
庇女孀亦取可參上也先長云緣本座
立翳其例同存者做雖有次長帳各出
其例豈追失儀哉甚以無謂為其所右入
自宿所明儀門外三夕向假為其所右入
自東西戶執翳著母屋東西第一間座西
傳女孀數人取兒帳等相從著座一退飯
乘女孀各一人留居座後裏帳時為扶持也
次威儀命婦左右各二人出自北廂東西

面慢左根右根後改休休所所者者母母屋屋東東西西第第二二間間座座
相相並並柳柳威威儀儀命命婦婦著著座座之之後後衰衰帳帳可可著著座座
也也今今衰衰帳帳先先以以著著座座可可理理違違亂亂次次尤尤右右親親
王王代代右右三三右右兵兵衛衛晉晉家家通通殿殿上上侍侍從從左左治治部部
實實朝朝長長右右不不工工以以少少納納言言左左平平信信國國各各禮禮
源源師師兼兼朝朝長長不不工工以以少少納納言言右右藤藤推推其其各各禮禮
眼眼帶帶釵釵兩兩朝朝長長不不工工以以少少納納言言右右藤藤推推其其各各禮禮
仙仙者者昇昇自自南南廂廂東東西西階階經經黃黃子子立立位位既既其其
儀儀親親王王代代進進出出南南黃黃子子當當東東西西第第二二間間留留
立立相相揖揖入入自自同同間間經經侍侍從從位位禮禮前前立立親親王王
禮禮揖揖同同可可入入二二間間東東頭頭直直此此進進可可然然家家通通
禮禮揖揖同同可可入入二二間間西西頭頭也也而而經經東東頭頭之之間間

斜斜經經侍侍從從位位禮禮南南侍侍從從同同經經西西黃黃子子與與揖揖
西西頗頗似似無無便便宜宜禮禮南南侍侍從從同同經經西西黃黃子子與與揖揖
入入自自同同向向立立位位禮禮已已上上昇昇長長揖揖之之時時左左為為
極極殿殿儀儀無無此此作作法法少少綱綱言言立立南南黃黃子子東東西西
依依無無長長押押上上下下也也少少綱綱言言立立南南黃黃子子東東西西
茅茅一一間間禮禮各各有有揖揖款款次次開開長長樂樂永永安安門門等等
伴伴佐佐伯伯兩兩氏氏各各一一人人著著五五位位禮禮服服雖雖不不給給
前前先先例例率率門門部部各各三三人人入入自自長長樂樂左左伴伴永永
如如此此例例率率門門部部各各三三人人入入自自長長樂樂左左伴伴永永
安安右右依依兩兩門門坐坐兼兼明明門門內內壇壇上上用用胡胡床床東東
門門部部坐坐壇壇下下如如式式先先開開門門及及兩兩氏氏著著座座更更
可可有有執執醫醫著著座座以以前前款款雖雖然然作作例例多多
以以如如此此所所謂謂應應德德未未例例之之也也就就中中保保安安仁仁

四後通例晉玉佩

安等內弁不着幄以前堂上弁備了殿上
更不如守堂下之次第其次兩氏階壇北
面而立依避內弁被相催西氏復本位次兵庫
頭立座順進出向北敬折中之刀祢召鼓
人々擊聞及不內弁宣令擊頭徹唯漫
座仰鼓師令擊之也開門後可擊刀祢之鼓
召刀祢之鼓未嘗有之違例於朝先次門
大門用門以前召舍人欵如何朝先次門
部開義明門皆諸門應次外弁公卿六人言大納
房宗字中納言朝方實家參議長方定能
木也朝方長方著方著紫色禮服定能能
倒付玉佩近入自義明門東廊各就標促

列標下儀

異位重行西上北面上首實房卿練步其
縣如左府大極殿儀如式文者維可置版
位近代例多立標於紫宸殿儀者諸節皆
用標加之康保式載立標位之由音以勿
論抑異位重行列中古以來不守託文今
度又如此其立攝位託李賢立大納言二
人標其未去南一許丈立中納言二人標
其未去南五尺立三位宰相一人標就之
案違例有二先任見任可立標也而
就見參立之前庭雖挾何無見任標之所
哉是一次如託吏者大臣後立大納言標
其後立中納言標其未頗退立其後立四

位亭桐標而大綱言未頗退立中綱言標
之榮頗肯託文之心是二但治曆信保
安中右六託取注并仁安之例如今日又
寬弘行成記云使宣揖進直經大綱言後
先此文頗中綱言標似有大綱言未年地
年託只載異位重行由就是未託立今
文不錄列立之子細日標欲維聖代之例何必追失儀哉何況
此外代已載重行由許也不肯託文款
何事彼用之哉程不可然某日定能鄉疑
云大中綱言若就通例不重行先四位參

議可立何所哉依治曆保安之例者三位
參議之未頗退可立款如何言云於
治曆經信託先列立之趣記錄有疑繁不
能載不足為證至于保安者無三位宰相
偏不似今度儀款猶守託文可被列中納
言後者今日守命列立次式與西者列叙
人私不著尤右相分參入列立次與庫頭中
外弁令擊褰帳鈕如其儀次左右執翳女孺
九人若取翳經信母屋庇西弁一問下黃
子追行右東行入自中間右入自川座西

極殿仍自中央同維競入之故列立廟以
 凡或說入自門座東西間之
 西為上西以東為上但今日
 立揮狼籍也左右行交并行之
 起座昇自高門座東西階進南壇上東
 各一人持針系相副門帳惟左右內
 卷天以針閉上之如八字以小刀切糸餘
 各復座東右迴次執翳經本道復座
 後壁之子後晨儀始見執杖稱警
 居床之胡床之
 輩也式部稱面伏群官致折
 亦也諸伏共居次于殿
 弁不立書次燒香
 鑪燒香書次燒香

唱再拜西三歩進唱之
 桐傳音不相傳次外弁公卿再拜次宣命
 使權中納言朝方卿揖頓地進又揖西折
 經大納言後當同上程乍西面揖北折此自
 取練如此事甚不得心自離本列可練步
 也之白畫大禮不可略作法何况未見如
 此之例在經大納言列上斜進就宣命版
 可謂失儀經大納言列上斜進就宣命版
 位揖指芻同宣命於右昭而推合指上目
 上更引下讀了又推合右昭右顧謂之宣
 群臣再拜次宣制又一段群臣再拜次宣制又一段
 制二版今作法相遠彼文此更先制不同
 寬弘四段治曆應德二段延久嘉業三段

如宣命文者武官不拜振謀稱萬歲此同
宣命使卷文按勿取副文揖左廼練行於
始所揖東折已後自列後復本位如折揖
諸杖居二省部武部少捕光捕兵俗位記
叙人拜舞西氏典儀云再拜一兩步進中
今度節身唱之初進時版贊者兼傳外
下仍今度不依進出云
奇叙人共再拜次左侍從親也參議右
兵衛卿家通揖經四位侍從前下黃子充
左揖西折進行自東才三回西頭頗屈行
足并四間更伸腰揖又屈小折昇長揮過

東為先兩三步小進先大倍行三度了深
右足如欲小倍行三度頗與大倍行當脚前
跪膝行三度深揖起揚又悅伏左右列勿
頗退運行之奏云禮畢其音可高長而甚
先上步卡四更起揚揖膝退三度許立敬
字皆上声也
如欲居小倍行三度伸下腰猶屈大倍行
同初可左伸腰屈行自初回下黃
三度右廼可左伸腰屈行自初回下黃
子經本路復本揖如曲折次令擊垂川帳
之鈕其儀次執翳女孺取翳進之如初永
自初進時至于今次褰帳參上垂川帳
持翳居是資信訊者

采女如初相副復座次執翳引還執杖構
以小口切團上系
譯此向外并公卿自上福退出須擊退鼓
是以為次天皇還所後房此向執翳威儀
命婦養帳命婦等退下次內并立揖右廻
出自握西向練步進砌二經軒廊西二
間宣陽殿壇上仙仁敷政等門退下休幕
次殿上侍從各徑本路退下次并退
出參新院所八条坊門士謁女房自昨
日有所矣治云七所典藥頭定成限也
云

粗糞今日次第退出
今日參入公卿除礼
攝政 予 左大將 藤大納言 別當
堀川中納言 前源中納言 右宰相
中將 實守 左兵衛督
人々佛佃殿坤着子見今日儀式各着但
予及左大將前源中納言等初整於殿東
廂見內并作法雖頗無便宜葉大極殿儀
人：群立巽角壇上見之舊記雜皆之中
准彼者此殿儀可佇立東階上着子雖然

外弁握其程甚近直下了案冰無所憚仍
 隱居東廂戶內所伺見也其後余文居右
 方執翳中見物之又雖不可隨當時之儀
 左大將後出來於同所見禮畢之儀也
 今日違例變
 一執翳女孀空手著座事
 一二省丞入自握南面給下名變
 殿之禮何下異哉是內弁命
 一擊召刁祢鼓後令開門事
 此變大違例也古今未聞後日大外記

外弁儀

賴業云內弁命之
 一宣命使練半分不練半分變
 一自後房至高御座延道不敷布單變
 一外弁公卿不待退鼓退出事
 御裝束儀見指畷仍不委注之
 人之交名及裝束尋官外記藏人方及左
 右兵衛府出以注進快續加之
 外弁儀定能卿注送之
 外弁握
 當鳥曹子南々北行立之
 南西北列
 慢東無慢

握南二許丈引慢西折至握其角東南有慢
門慢內南北行立上官床子弁座在前
其後設外

記史

刻限二系大綱言新大綱言及定能等入
東慢門經上官座上入握東著几子定能
經床子下著之不經幾程右衛門經經同
路著之隨身持胡此同近衛者一人走來
申外弁上卿云可令打裝了鼓者上卿先
以召使被催皇太后宮大夫左太弁等罕
可被著之由此間遮擊鼓了遠式也又上

卿以召使上官亦可著之由被相催爰石

少弁兼忠不着外記史等入南慢門著之

數刻之後皇太后宮大夫取副官九弁

等入南慢門著之依遲參欵次上卿喚召

使二音召使稱唯進立上卿前召兵部省

欵其詞不周兵部丞橋經既奏上進被仰

由可擊裝了鼓之由先是擊鼓了然而猶

起座古使裝次第步連經左兵衛陣上九

衛門陣同當義明門東間乍向西揖小居

折皆悉入同門東廊列立標下南庭幸依

色出承明門於初所揖東折退出三條大納言不
日詣之由後又親王代礼畢作法了未擊退
鼓以前外弁退出之衆雖不可然一人准
留立候仍退出候了者
廿二日巳天晴借定能卿礼眼及玉佩等見
之也冠同藏人少捕親經來催祈年穀奉幣
上卿中取勞之由了
廿四日丙朝間小雨巳刻以後天晴未刻典
藥頭定成來召前向醫道奉此次申新院
御灸治之間事申刻定能卿來今日相具

山階寺礼眼參博陞返奉云召使來云
七日可有國郡卜定可參之由催右大将
申取勞
廿五日丁未天晴召宿曜師珍賀同余慎之間
爰又自明後日可始小斗供之由御之中
刻右近廳頭清景來云騎射手奉中奉預
將了可申沙汰之由取被申也又本府饗
料大糧米奉任例可申沙汰之由奉預將
被示仍以辞狀可申上云賴輔入道所
勞獲辭云

六日戌天晴此日石清水臨時祭也兼日
 無日次因之不被行試樂即應德例也
 使三位中将賴實卿 舞人四位四人
 五位四人六位二人 此中一人新
 後園攝政者垣下座有五献依納言負少
 五献勸盃參議家通卿勤之重盃定能通
 親等卿役之 之
 舞人左少将公守乘揚馬 之
 七日己酉天晴此日國郡卜定 之 畫之間小
 後園卜定上卿左大臣執筆左宰相

中将通親卿 之 定能卿張權同以參入
 然而依職奉命通親書定文 之 近江國
 丹波國等 之
 八日庚戌天晴未刻參女院方申刻神心
 不例帰宅忽企湯治今日光盛參上申騎
 射之間事以書狀隨身号可被催勤騎射
 之由觸攝政有可不知之報
 九日辛亥天晴午刻廳頭清景未申射手散
 狀當時返奉十五人追可催之由何了
 今日申刻上邊 之 迴飄忽起發屋

折不人家多以吹損之。又同時雷鳴七
桑高舍也落之。今日新文庫出來依吉日置始文書又白
川邊雹降又西山方同然之。
治承四年
五月
一日子天晴廳頭清景來申騎射之向事真
手結日隆房實明基葩多申可看行之由
荒手結日與可着將之猶觸年願可相催
且可示大將命之由被仰不

大風可有御祈狀

二日丑終日雨降未刻前大綱言邦綱卿來
傳新院仰云一昨日暴風已為朝家大事
御祈已下事何樣可被行哉可是討奏者
內々語曰只今宗室卿等候御前此事想
未及其沙法先立參可中此旨之由所被
仰下余申云先可被向例於外記并天文
道之輩又可被行仰占也隨後等之趣如
所祈豈可有沙汰實常謂怪過風雖為常
豈未有如今度之事仍乞可為物怪者
此次邦綱語云三井寺被召之輩一人已
出來公願僧正張四人未出來件張本等

世間之、之上本寺有落書其狀如云、
 之況仍就彼召張本云、
 三日甲終日天陰而下雨未申刻晴自本府
 申之總年結射年府官人已下皆悉辭退
 又為賜物具無可參之輩為之如何云、
 即以所教書何造年頌隆房朝臣及奉行
 職更親經等之祈了又院所隨身事何造
 兼光之祈了又攝政隨身事余以消息聞
 至了各可被沙法之由有報狀等今日行
 二騰鞍平胡錄次略洞進之中刻賴業真人

右近府荒年結

來語所所位之間更及一日暴風等之間
 更平川法性寺座主被來
 四日卯天晴此日右近府荒年結也大将賜
 雜具於射年辰嘉保知足院元永法性寺
 應保余初等例而行也大將与女院同居
 彼御所不能備私礼非大礼故又於前擇
 分上中下此間奉行先盛及役人等大將
 也事等參入午刻射年等參集院所隨身等
 只今雖無領狀之者今且重尋參否了之
 由清景所中也整雖相被催者未歸來仍

且懸裝衛於寢殿坤子午房前廣庇高欄
件屋尋常上其儀先大將坐寢殿西才一
連部座也
間南面婁戶簾中著直衣其裝束與余
居同所見之同才二間以東出几帳惟
不出次將占人奉行家司光盛冠著衣參上何
可懸裝束之由先盛候廣次大將方職事
賴高能乘藤乘魚等各取鞍行騰亦懸高
長俊國行奉行鞍行
欄以水為上但鞍不向北云取胡錄倚
之長押初之及役之依有煩余何之隨身
射手之見參十一具懸之此間院間隨身

參否未聞猶暫雖相待頗向夕陽仍大將
仰光盛召射手等次才給之于時未其儀
先余隨身番長下毛野厚直布衣冠帶
效之組兼戎不帶釵是一說有鹿已下皆
子同小男兼清子名等給之各先取行騰鞍
未左手取行騰也更歸參職事取胡錄乍居
廣庇自高欄上傳給之如賀歲隨身取
之退下余竊何先盛云先職事賜胡錄之
如何然而先盛稱先例次大將番長秦兼
之由仍余強不仰之例次大將番長秦兼
重厚帶釵同參上賜之將保如次召大府官

人下毛野武治秦重房木給之武奉申之
下不行仍賜之以胡錄置行騰上取鞍前後
退不充有便已下北東將梯如此但納雅
而人隨持次百大將近衛下毛野武宗治武
得取之厚文子厚物中臣近行故重武子依
子同厚文子厚物中臣近行故重武子依
行騰文歸也下毛野武依子師武等賜之次
參取鞍也下毛野武依子師武等賜之次
府近衛中臣忠友賜之不他近衛各賜訖向
馬場云其孩物具等沙法給廳頭清景
後取退景申乎進人之由不數刻之後時
受取退景申乎進人之由不數刻之後時
中院番長播磨貞弘參末遲參奇怪雖須
刻院番長播磨貞弘參末遲參奇怪雖須
返遣依為院御隨身更召前賜具皆出人出

仍布衣之者信先後元永例布衣也依衣冠
交彼之今度信先後元永例布衣也依衣冠
之軍皆役之今度信先後元永例布衣也依衣冠
依闕如賜之今度信先後元永例布衣也依衣冠
申云騎射雜具於前雅賜之今度信先後元永例布衣也依衣冠
自馬場例全左衛府沙法官人皆請取之
於馬場各取分賜也仍察之預侍取之
人雖不然依為院御隨身不執論云司他

騎射物具

鞍廿具

夾二木也平胡錄廿腰緒黑漆前後
具轡鞞木也平胡錄廿腰緒黑漆前後
錄足漆有伏金物錦織鎗矢六
立矢賦木曾矢軟鹿敷物鎗矢六
鈿各鷲羽下小羽九緒六尺
熊皮行騰廿懸一具列連小緣組

調樣不

亥刻府生持来手结 少将基範一人著

行之 加封事名上字大将披之如木封

之 但其端引墨返给之故實也

同刻陰陽大乞安倍恭茂来行百姓祭

之行 此次去廿九日飄風事持古文依為

希代事續加之 共有敷之占乞有恐事

歛

飄風古文

四月廿九日辛亥申時飄風忽起亟過屋舍

多以顛倒即成黃氣如樓至天其上黑

雲右旋似蓋

又雷鳴電降

己巳占云風者天地之号令陰陽之所使

發示休咎勸章神教者也漢書天文志云

迅雷風歘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

在地而上發天者也故失於此則變見於

彼猶景之象欣仰之應聲 所古曰仰 天地

瑞祥志云淮南子曰人主之精通于天故

誅暴則多飄風 翼代曰君任小人專權

則風觸地土上天也又曰迴風發屋折木

飛沙走石軍有敗 又曰迴風數起臣迷
君政春秋緯曰天亦有風發屋折木兵
火起 京房曰迴轉風入宮人重慎之
太公曰迴風暴起宮中欲發火天地災記
云迴風入人室飛人衣物有驚恐凶事
仰瞻秘決云疾風發屋折木飛揚沙石不
出三年五穀不豐兵革旋橫氏出道路京
房易傳曰雹下其狀如積冰此臣欲凌上
之象也

天文決要齋類云雹下雷俱降人君糾絕
天取救之解惡結招儒士迎和氣而无害
災異占曰夏雹下大旱貴人多死
宋書五行志云晉元帝大寧三年四月大
雨雹是年帝惡

治承四年五月四日陰陽大允安陪恭
啟

五日 丙午上天晴及晚陰自本府持来蒔供
於大将之許一折教先例云々又昨日所
給射手於雜具之強今日自府進又取請
取也昨日清景皆可請取也太以懈怠幸

怪也

真手結

六日丁巳天晴此日近府真手結也未刻許大

將為見物向馬場乘藤宰相定能卿車依

為密儀先例召人車也元永召官所卿

忠長朝臣車同車門公卿車先例雖不詳案

事理不可有其難仍所用也大將着冠直

衣与侍從良經同車侍從着布衣薄青經

紫奴女院女房及余女房須以見物女院

三兩余方二兩但無各別之出車五兩一

後混合乘用依女院何也出車五兩

左中將番通朝臣二車左馬權頭宗雅盛

三車左少將兼宗四車右兵衛權佐盛

定五人衛府外舍人滝口上一兩別共侍

各二人衛府外舍人滝口上一兩別共侍

女院侍中衛府不足谷出衫袖但不着抄

仍余侍兩三倍加之谷出衫袖

衣表着只裳殿上人已下君達諸大夫等

唐衣許也殿上人已下君達諸大夫等

連東扈從又大將共侍三人左衛門尉良

式國石馬先奉路頭行列先出車女院

賴各撰重作也若大將方女房見物之次

及余方女房也若大將方女房見物之次

大將車次殿上人等車次諸大夫車但諸

頗引離天到馬場副上手侍立並車此時

大將車立北其南出車及共人次才立並

馬場儀

車列居大将車邊是元永例也重仲朝臣已下参問
車迎凡見物之輦車馬成市皆立下午坊
方云云年願中将隆房朝臣少将實明亦
着行之嘉保元永共殿秉燭以前事訖歸
乘未有如此早速事訖例云云今日有所
皆之上有所思不見物嘉保真手元永真手
日殿下共同車門見物云云但元永真手
結不然也馬場儀傳用
先大将殿職事及下家司次五位等各交
奧参馬場先例五位家司同参入令度

次大将殿渡河立河車於埒西之的
面立之左近馬場儀當之立之今隨便
頗立工之河車頭不可懸之由廳頭清
景令中然而被諸大夫等列居河車左右
河車南去一新丈立出東五兩其南立河
共人車已上乍懸
次中将隆房朝臣少将實明等参入昇自
乙殿屋南皆晚着座隆房當才二同着奧
座端次将曹清景廳指笏将参射手交名綱
并硯呂等置少将實明前
次将曹中臣近武平着座褐衣襖袴

次本府居将饗官人役送朱漆高坏

次大将殿職事着座

次射手揚馬次才不同先例次才上之次

府生下毛野武春同兼仲

番長播磨貞弘院下毛野敦直右大臣兼茶

重大臣同恒久同公次

近衛兼秋院同兼茂右大臣同兼助同

也男是下毛野武宗大臣下野厚文日

中臣近行同下毛野敦久日同武依日

中臣忠友下毛野厚述

将監中原資清已上廿人揚之右大臣殿大将殿

小川隨身各賜門廐馬上之

嘉保十八人揚之其後左右近衛

騎射有及才人之例今度如此人

以為奇作云々

次射手等多中障

各解胡録劔行騰等上拾跪乙殿屋東

庭中之随年願将命退入免一切不被

次立院的院懸之由清景中之

一 的右大臣殿所隨身
進衛恭系我立半
懸二 的大將殿所隨身
進衛下乞野武宗
重懸三 的本府番長俊之
立串下香長恭系

今日因白隨身不參縱雖考不可
俊之自下可勤仕之故也云々清

景中此由業事理不可然如此之
俊自上可勤之嗣如之時可及府

者欽但可尋先例
殿屋北方
次持簡府生出居胡床
向西著之

此間隆房朝臣如著端座

次各射之
了大將殿還川仍強兩三人射

武春
兼仲
兼秋
院
恒久
射之武春兼仲兼秋院恒久

敦直
向房馬
的重房
武宗
中的三

敦文
馬落兼茂
忠友
敦近

此間大將殿還川
沉于時日既

次舞求子
府者六人立之須射手未立也
云々
之時
加府者也
次物音
此間本家居穩座饗
饗里林哥
次五位四人
貞貞
貞視
忠重
廣基
俊之

次一獻上野守賴高勸之當座
次二獻持親取由仍不及三獻
次三將祿各白之大下家司亦手長行
六丈絹十五疋麻布百段已上負教
兼渡年預近武清景請取之云元永也
六七番射之間翽翽出乘然而吾程和平
其後四五番射了還川不待事訖元永記
云半訖程還川云
乙殿屋鋪設年預近武沙治云又有射
手平張本府沙治也

後聞尤大將被見物諸大吏一兩列居車
邊殊不被悉云尤大將見右近騎射時
人定有語言欵於密者又不可憚於顯
現之策可有用心欵

又院右番長播磨貞弘亦同下前秦清景
兼清聊口論稱同諍其間大將番長兼重
清頗有加言云大以奇怪然而不及殊
事今日川共人

前皇后宮亮季經朝臣中務權太輔經
宗朝臣右馬權頭基輔朝臣左馬權

頭宗雅 前讚波守重季 治部大輔季
信 右少弁兼忠 宮内權大輔祐綱
右兵衛佐親能 少納言仲家
治部卿頭信朝 臣右兵衛權佐盛足等
雖領州狀臨期故障出来不参
前和泉守季長朝 臣大宮前大進行頼
朝臣
前皇太后宮大進季廣筑前守貞俊
散位保行
左馬助正綱
對馬守親光

散位仲資

參馬場軍

職事

上野守頼高

散位兼親

前豊前守能兼 奉行 左馬權助國行

但馬權守長俊

下家司

視頭

次五位

貞元 重基 貞視 盛俊
忠廣

乞求子輦 皆府者也

刑部友貞 伴國延 安部定行

藤井氏安 物部友次 藤井國兼

吹物音樂人

柏子府生三宅守正

府生豐原行元

築策府生安部季

出車前 馳侍

一車 右兵衛尉重行 瀧口能時

二車 右兵衛尉重行

三車 右馬允 武若重滿 女院被

四車 右馬允 保憲 瀧口友次

五車 内舍人視資 女院上日 信視

射手 所共侍 進出車人

已上交右見端

七日 天晴 早且召兼重向昨日 嗣 許事

申刻 右中弁兼光朝臣 来依昨日 召也 昂

付件 朝臣 召進兼重 於院与院 所隨身有

只論之 固為謝其 恐也 數刻之後 帰来傳

仰云 如聞食若 件男 无殊 過怠不及 被召

問又私不可及劫當只誠將來可足者然
而賜既了件男誠雖至重托交喧嘩之中
太以奇恠仍殊取加劫責也院所隨身等
兼平兼次清景明日可被召問云云
今日定能所來語臨時祭之回事

參女院所方少時歸來

八日己未天晴今日召院所隨身等兼平兼次清景

被向一昨日翻淨清景召龍兼平兼次
織將來被免遣云云

九日庚申天晴參女院所方入夜歸來兼房

卿同參女院自去夜左共衛督知盛所管
百死一生頗物狂云云

十日辛酉天晴今晚入道相國入治武士滿治

中世間又物忘云云

今晚有夢想事

十一日壬戌天晴午刻似嚴聖人來

未刻參女院所方入夜歸來

賴業送迴飄動文章依先日仰也

十二日癸亥天晴申刻以後頗陰然而雨不下
近日有旱魃之愁云云知盛卿子減云云

昨日禪門下向了
今日台系清子男賜扇二枚又封名
自今日七廿日請二口僧修仁王講又可
奉轉讀同經百部也

十三日子甲雨降參女院所方及晚降來此雨

天下為悅云云傳聞法皇可渡河京中

十四日乙雨下陰晴不定依台參女院所

方即降來成刻鳥羽法皇出河京以內藏

頭季能朝臣家為河所云云八葉河車

扈從車二兩武士三百騎許圍繞前後九

法皇御去京

右云云昨今風病上咳氣稠加煩以不快

十五日寅天晴新院有河馬河覺其中一疋

以河隨身畜長為使被遣按政之許云云

臨昏之向京中敏騷山大衆下洛之由風

聞但云其實云云今夜之系高倉宮院才

配流云云件宮八葉女院所猶子也此

外縱橫之說雖多難取信自今日且余咳病

殊增溫氣出來

十六日丁陰晴不定及晚小雨陰職宿祢位

送之系宮配流事其狀如此

同事

高倉宮配流

源以光 本所名以仁忽賜姓改名了

宜處遠流子令追出畿外

高倉宮配流事被何下之狀如此但不

被作官府者 配流人不作官府何例

哉然者不可被何上卿也

始維先王可配土左國之由宣下云々

而後被改何歟只今奉行史中旨如此

云々

傳聞高倉宮去夜檢非遣使未向其家以

前竊逃去向三井寺被寺眾徒守護可奉

將奈天台山西寺大眾可令謀叛云々又

件宮子若宮 候八葉院之女房媿也自取

其宮 逐電了由有其團仍武士等打圍彼

女院所取搜求其中先是於女院所一身

者奉出賴盛卿家 所件卿妻參了云々所

件若宮奉未出女院還問云々素被隱置

太以愚 愚 意案之我國之安否只在

于此時欽 伊勢太神宮 正八幡宮

春日大明神 定有神慮之門針孔於一

身者中心與過所憑只佛神三寶而已

同日

十七日

辰戌

天晴傳聞昨日已刻許

後聞八条院渡河地所認說也乍奉居女
院賴盛卿父子參入不孩一昨令搜求

八条宮

同惠法親

以使若示宗盛時忠未

卿云高倉宮所川坐三井寺平等院也可

被出京之由所沙汰也云々若因茲時忠

卿為彼御迎進人

其實可尋

又宗盛卿武士

五十騎許着副彼使遣之即八条宮下法

師原三人相具之秉燭首途子刻到彼寺

烟不入寺中群集小園外先以示證之下

法師達參河迎之狀即歸來云今日

以前大眾亦人新相率渡河原河所畢早

可被歸云々仍別當使并武士等參八条

宮先申此由宮被答云可被出浴之由眾

徒相議所申也而忽思變已凶徒未切哉

房了其更無隱於今者非力之所及自上

任法可有沙汰云々聞此此示更之次

於於宗盛時忠等卿其後重沙汰之趣不

聞大略武士之卑陋不足言事也凡昨日

朝彼宮逐電之由聞達福原了其使今日

可歸京其後每事可有沙汰之
以使者遣邦綱卿之許昨今依前管于今
不參院為謝其恐也其次示送云高倉宮
登山可被引菴無勤寺之由風聞仍被申
彼山檢校七宮之心不可與力之由件寺
住僧等進證文了仍七宮之邊不可殊恐
云云或者云散在于諸國之源氏未亂
等多以為高倉宮之方人又近江國武勇
之輩同以與之云云凡此同巷說縱橫真
偽難知

十八日 巳雨下雖取惱不輕為謝不忠之恐

參新院上皇出 著門小直 毫顏憔悴氣

力衰給去冬以來所惱無際雖非重積旬

月之間筋力疲給尤不便今日遣門徒

僧綱於三井寺未申其左右云云隆季

時志等卿參上頃之余退出其後神心弥

惱

十九日 庚午雨下傳聞昨日所被遣園城寺之

僧綱之中房覺僧正一人去夜歸洛 地僧

不出京彼宮猶不可奉出之由大衆中切

宮事

了山徒七十人許其中律上房尊上房此
兩人為張本云此由今日蔡院云山
門不可与力之由頻被制仰仍如只今不
然云但惠光房慶一類猶可與由
云或說園城寺牒送南都云此榮未
聞一定又八榮宮可被付使廳使云
今日物忌也
十日未日未兩下人傳云一取留寺之僧稠示子細
於衆徒云各可奉出宮之由兼語仍昨
十日八榮宮為御迎被進人有識二人并房
官等被相制云

云就彼宮在兩欲奉出之処宮作色云汝
欲搦我更不可懸手云安署甲冒惡僧
七八人出來追敬彼有識已下殆及凌輓
云仍宜以掃浴多躰不可叶僧稠等之
別止云
又云在京武士等懼悚無極云昨今
物忌也
十一日中朝向天晴午後兩下今日可攻園
城寺之由被仰武士等明後日可發向云
前大将宗盛卿已下十一人不謂大将

賴盛 教盛 經盛 知盛 等卿 維盛
資盛 清經 等朝臣 重衡 朝臣 賴政
入道 子云 人語云 大衆一同 不可奉公
之由 議足 早了 官曰 衆徒 縱雖 放我 於此
地可 於命 更不可 入人 年云 意氣 吾衰
損太 以甲 云云 見者 莫不 感歎 云云 此向
親昵 彼宮 之輩 及雖 一度 參入 之人 知音
等併 被尋 搜人 多可 損亡 云云 但於 余者
消塵 無此 忌者 也依 天可 有知 見於 圓城
寺佛 法滅 盡時 至矣 可悲 云云 個又 所詮

可依 人之 運報 歎不 若免 非道 之橫 災不
顯 驅辱 病死 未代 之人 以之 何為 望死
自今 夜請 智詮 阿闍 梨奉 始不 動供

賴政入道 卷三并寺

六二日 雨 癸 雨下 將夕 天晴 去夜 半賴 政入 道
引率 子息 等 正 個 宗 賴 參 菴 三 井 寺 已
天下 大事 歎余 警此 事相 扶病 參院 今夕
行幸 于當 時之 院門 所院 渡河 具東 門所
云云 撥改 被參 而後 參內 了其 後上 皇出
門被 仰天 下事 等又 謁女 房若 別歎 息無
極歎 少將 余退 出之 向邦 個卿 於門 下令

見消息一通平披之心山大衆三百余人
与力了之由山僧之消息也警思無極而
余退出入夜自南都人來云奈良大衆蜂
起已欲上洛云云云云不能左右又前將
軍以下京中武士等偏以恐怖運家中雜
物令逃女人等大略可逃降之支度欲大
不吉之想也疑彼一門其運減盡之期歎
但王化不空深可憑歎柳今日行幸日
次不直也以不審今日減日也遇今夜明
曉直如何之云云

廿三日戊午天晴申刻源納言來談世上事官
兵列率洛中諸人可下福原之由近日誕
奇即可有行幸所幸不強一人可被相具
之由云々南都大衆來在六日可入京之
由風聞凡世間事亦立向事歎不過之者
只仰天道憑神明信三寶凝謹慎許歎
廿四日乙亥陰晴不定後夜室家為余見最吉
夢又覺乘得業先日仰付所為知生涯之
吉凶也今日送書竊告云先日所祈事可
成就之由夢想之告候也云々依恐路次

之落失不載子細
 人傳云南都衆徒可寄責前將軍家云々
 仍被家中大駭云々
 定能御來談世上事
 五日丙陰晴不定昨日座主登山山僧可
 攻三井寺之由為相語云一過半有兼諾
 之由風聞參女院所方禪門昨日可上
 洛之由云々去三日或女房為余見吉
 夢云々
 六日丁天晴入夜雨下卯一點人告云

賴政敗軍

奈良大衆已上洛云々又云衆徒僻事也
 坐三井寺宮賴政入道相共去夜半許逃
 去向南都依得其告武士等逐攻云々
 至于辰時其說縱橫未有一定已刻余著
 直衣參上皇八条坊一大宮日來所願
 也此先是公卿五六人參候余直參所上
 皇出所先內々以女房被辱仰云園城真
 福兩寺衆徒殆謀叛危國家仍未寺莊園
 併可停廢欵如何余申云欵今者偏謀反
 之地也左右只在勅定但事已大事也一

身難討奏可彼向參入之卿又可彼召遣
左大臣欽者卿云乞可然又可遣右府
云一午刻檢北邊使季負為前大將使參
院時忠卿相違中云賴政黨類併誅殺了
切彼入道兼綱并郎從十余人首一於宮
者慥雖不見其首同伐得了其次弟寅刻
許得逃者之告即檢北邊使景高飛驒守
男同忠綱清一總守忠等已下士卒三百余
騎逐責之于時軍為於宇治平等院為喰
之間也依引宇治川橋忠清已下十七騎

先打入河水無深遂得渡暫合戰之間
官軍不得進得其隙引而降法官軍猶遂
之於綺河原打取賴政入道兼綱等了其
間彼是者太多蒙疵了輩不可勝計敵
軍僅五十餘騎皆以不顧死敢無乞生之
色甚以甲也云々其中無適兼綱之矢前
之者宛如八幡太師云々少時平等院執
行良俊奉使被申云殿上廊內自殺之者
三人相殘其中其有乞首之者一人疑者
官欽云々王化猶不墜地逆賊遂被擒殺

了非唐王化之不空又是入道相國之運
報也可忍未刻左大臣參入暫重衡
維靈等朝臣重衡乍著守當參上依參候
川前豫語申戰場之子細件兩人先會合
大將之家景高等寄向之後猶可分遣大
將軍一西之由議定欲奏事由之同此兩
人與左右馳向之間於一坏之邊見敵軍
之首等相共歸乘云此後數刻女房又
來云兩寺事猶如何余申云於今若如風
圓得勝了兩寺未寺庄園不可及停廢所

以何者依僧徒之凶惡沒官社寺之所領
於理不可然只可被懲肅惡徒也今日入
道相國可被上洛云其後每事可有議
定款是內所中也立良久明日可有定
已刻可參入之由被仰下又行隆仰尤大
臣已下人之皆悉退出余同退出參女院
所方申子細尋定月出夜大將聊取惱

兩寺山徒眾科受

廿七日宣朝向兩下辰刻以後天晴此日於
院殿上被定兩寺凶徒眾科之趣余著直
衣參上皇宮今日於官廳被行而座仁王
會云云而余不知此事者直

衣先是左大臣已下皆以著
未帶仍余悉參川所了
以女房奏云今日仁王會之由不知給之
向院殿上定先例多直衣也仍存其旨參
入而人皆著束帶一身著直衣候座非
無事憚須退出改裝束之知時刻可推移
可然之輩多以參候微臣獨雖不預其議
有何妨哉但可隨所定者被仰暫了候之
由此向經時刻前大將宗盛大納言隆季
邦綱別當時忠等候卿前有內議弘隆季
卿著上達部座之後藏人左少并行隆色

容仰左大臣其詞不大臣竊被尋余欽隆
季卿云依直衣申可憚之由不可被著座
欽云候卿前之間聞及欽柳申可隨例
進不能了也大臣云納言猶以無憚何況大
臣哉乍參入爭不被候座哉事已大事也
允可預議早可申可有著座之由者卿行
隆來簾下催可著座之由余云取所氣
色之知不承重仰之間所遲也者爰以女
房被仰早可著座之由仍余卿著座奧才一
大臣素候端座先是余問仰詞等左大臣
他公卿等皆悉著座

云々示云源以光巧謀致逃菴園城寺被
寺山近同意之而之回避其所赴南都興
福寺惡徒又以力未遂前途之於路次
雖誅殺賴政入道以下軍兵等彼以漏其
內歟世之所疑若移任南都歟但此系不
分明者彼西寺衆徒謀殺事何標可被計
行哉者即大臣見造座下仰可被定申之
由九宰相中將通親朝臣發始自下福定
申如恒取榮之詞或為先園城或為先興
福案事理須依寺之次第也仍余為先真

福左大臣同之

各定申趣

不書之如此之定或職通親發
事注折紙今日不然

通親發

語中上

園城寺事如風聞者衆徒退散云々付
師主縁者等尋旨張本可有沙汰者興
福寺事與謀反之賊同意其罪不輕何
况其人移任哉早遣官軍可被攻彼寺
其上未寺莊園併可被停廢者

實宗卿申云

園城寺同之歟不
聞及

興福寺事須被遣官兵也但一宗磨滅
之策可有思慮仍先可被召張本惜中
之時可被遣官軍欽
賴定實守實家朝方下雅賴
忠親宗家實房已上八人同之
隆季卿申云
園城寺事尤召張本可有沙汰執中日
來被召置之輩候云被尋次第與其
隱欽早付彼輩尋与力張本之輩可有
沙汰欽

與福寺事日來再三經沙汰了而凌礫
長者使氏院有官別當已及恥辱謀反
非一罪科惟重加之於今者一切不拘
制止任法可有沙汰之由別當權別當
共所申也其上不可及實議欽然若若
可被追討者雖片時可被思遣也彼寺
兵強之地也徒經日教定其勢万倍者
歟所謂徒賢而遲不如愚而速以之思
之必可被思追討也此上事可在教
定

余中云

圓城寺事同師大

興福寺事與力於逆賊欲奉危國家凌
礫長者之使不通往返之路謀返之至
眾涉絞斬可被遣追討使之榮尤可然
但以宣旨若院宣一旦可被尋子細款
所以何者若被遣官兵者社寺悉可為
灰燼一宗之磨滅更不可疑縱雖不進
宣旨請文追歸其使經次才之沙汰被
遣官軍為後鑒可宜款為之佛法七滅

之榮有御恩慮之由也何况源以先移
住彼寺之榮未分明云々只依同意之
過急不顧滿寺之破亡遣追討使可被
攻敗者更非此限若依賊徒之在否可
有追討之有與者同食被仰云左右可
被進退款是理之所到也縱塞路次雖
禁往及彼人慥款逃菴者爭不達其趣
哉謀殺者凶惡徒黨之所令然也滿寺
僧綱以下併不可與事款今朝之向自
有所聞款今日遣使者明日午上可隸

洛其後被遣官無敢不可及懈怠仍先
被遣使隨其趣可及追討之沙汰者欵
此上宜在

聖新者

左大臣同余申狀但此上雖有被申旨等
意趣不過之仍重不能記錄
爰隆季卿重申云各議定了上委披露
沙汰之趣重可被評定之由內御氣也
所候也凡此事柔々委細有其沙汰而都
不可叶之由玄綠藏俊等申切了仍何故

可被遣使哉此柔一切不可候事也縱遣
御使通何路可遣誰人哉勿論云々先忠
親聞此語向行隆云昨日事以後猶塞其
路又追尋所使欵如何行隆申云不然此
事等皆昨日以前事也云々隆季重云此
柔無所擬事也不可依昨日之前後謀叛
之由申切了於今者不可有實議更不能
被遣使者云々先可被遣宣旨院宣欵之
由余所申出也
隆季不耳心殆欲不審天聽緯甚此

常偏守形勢不知王法破滅強稱此子細
極以奇怪仍余作色云昨日事以後衆徒
之心爭不喪哉彼宮移住之由縱雖無其
疑一旦可被何爾子細也何況其茶已不
分明不尋彼之在吾暗被追捕之象非思
慮之所及只為被磨滅法相一宗歟是又
何益哉若左相同稱此趣隆季有不說之
色而行隆參所奏議定之趣奏用之後
示入通相
因歸來云各暫可被假彼官被誅伐之由
只今自南都所中長者也猶有不審事等

被相尋之向也云々爰左相府自余嘆云
塞往還之路不通音信之由兼之處今言
上此趣如何就之案之跡不知逃隱之實
否被發軍兵之象可謂度天大亂者歟隆
季不言行隆歸參了數刻之後來仰左大
臣云園城寺事付被召置了惡徒且尋搜
張本可有沙汰興福寺事任兩丞相定中
狀先遣使者且仰謀叛之子細尋以光之
在吾隨狀可被遣官軍者仰左大臣
已下退出了余參所所見參之後退出參

女院所方大将猶不快云々次歸家
今日定隆季通親等申狀可謂不知耻可
彈指、只牽權門之素意不知朝家之
巨害雖然已不被用其申狀可嘲

今日參入公卿

左大臣劉余

大納言

中納言

參議

隆季

實房

宗家

忠親

雅賴前官然而被免

實守

實家本座宣旨了

實宗

通親

今日仁王會未竟有伐得彼宮之聞法驗
不空彼天慶將門久講未終之間得斬首
之告經王之功乃古今所同可貴云々

十八日巳天陰雨下為見大将所勞女房參

女院御方余同參入入夜共歸未刻大
夫史隆職未召前談雜事將來紫宸殿即
位指圖又談世上事等

廿日辛巳天晴大将新修泰山府君祭未刻邦

綏陽告送云來月三日可有行幸于福原
上西门院同可渡御之由有其聞仰天之

來月可有于福原

外無他云々申剋大外記賴業同示送此
由又晚頭行隆示送云三日行幸忽被編
加二日了云々凡非言語之所及留京洛了
輩併以可恐事也公卿僅而三人殿上人
四五人許可候所共云々天狗之所為實
亦直事生合乱世見如此之事可悲宿業
也昨今物忌也今夜被行勲功賞僧事等
刑部丞藤為家忠清勲功賞讓左衛門尉藤光
安景讓右衛門尉藤景康志清讓
今左兵衛尉藤忠元

治養四年藤則綱景高讓右兵衛尉友綱同

六月從三位平清宗前右大將追討源以光

一日從五位下藤景高使如元賴政元追討

同忠綱使如元追討

又被行僧事

權大僧都良以轉法輪權少僧都實海

五壇法賞權律師勝遍同兼

東寺修造事喜中壇請全玄覺成追請

以權少僧都全天台本房妙法房寄進

中宮所置阿闍梨三口

今日大将所出頗負云々
二日未^冬天晴外刻行幸於入道相國福原別
業法皇上皇同以渡御城外之行幸往古
雖有其例延曆以後都無此儀誠可謂希
代之勝事欽敢無知由緒之人疑可被攻
南都大衆猶蜂起敢之間可有不慮之恐
歟又餘黨猶不休為禦被怖畏欽云彼云
是不可及洛中之恐事欽或說可有遷都
云：假雖可然忽臨幸如何事財可謂物
怪必有其徵欽又云留洛陽之輦中有可

蒙刑之者云々允異議給^云卷^云詭縱橫緇
素貴賤以仰天為事只天魔謀滅朝家可
悲々々遷幸儀以見物之傳詭注之
自八条过至尊津武士數千騎二行並營
夾幸路
先入道相國駕屋形輿
次女車一兩次女房輿二二品及攝政
之室家云々
次行幸風供奉人々公卿四人
左大将實定別當時忠宰相中将實
親通近侍司九中将恭通朝臣右中将

隆房朝臣職事頭前亮重衛朝臣頭弁
經房朝臣等也

隆房朝臣著狩裝束袴衣布衣白

某旺中是城外之儀云々太以不被耳心

如此事可依將宜事也後聞隨身狩衣小

袴烏帽云々

次撰政乘車二人前殿上

次內侍所

藏人左少年行隆左少將有房朝臣等

候也各騎馬云々

次御竈神

上卿右衛門督實家弁右少年兼忠各

乘車但弁依仰自草津歸京云々

次御幸

公卿大納言隆季前大納言邦綱

殿上人左少將通資朝臣同時實朝臣

右中弁兼光朝臣已上可

中勢權大輔經家朝臣右京權大吏

信行朝臣安藝守在經已上京出

或託在經可參福原云々

次出車二兩
次前大將宗盛御駕手輿
今夜就大物
內裏平中納言賴盛家
上皇禪門之別庄
法皇平宰相教盛
撰政安樂寺別當安能房云
參入輩多以無宿所如立道路云云
三日甲天晴源中納言雅賴來談也上奉或
人云遷都不可然云云付便脚送書於院

女房及邦細卿之許
四日乙天晴法性寺座主道快中御門大納
言宗家等來各相逢謝遣之
此夕參女院御方今日以使者觸白地可
參入之由於邦細人々多參入云云
五日丙天晴傳聞
和平欽氏五慶也
六日丁天晴遣邦細卿許使者歸來云雖白
地無御宿所若御參不可叶如只今一切
無其所猶相尋且又伺形勢自是今一兩

日之間以飛脚可令申之
又云去四日夜主上自賴盛家遷御禪門
別庄本上皇所也家主賴盛叙正二位
了奉超右大将殿不可說、云、余全
不為苦物狂之世不足論是非勿論、
七日戌天晴興福寺衆徒和平人所逃藏之
者等上下相并亦余人随仰早可召進之
由令申云、又切院雜色本鳥并凌礫有
官別當者取長者馬之輦同以搦出了早
可進云、然而近日禪府遷都之外不及

他沙法云、
今日參女院御方祇園所輿迎如恒雖天
下穢本庄沙法先例不憚云、
八日巳天晴邦細卿以書札示送云、
伺形氣之處遷都之同事可被仰合仍可
參住也而一切無其處仍參候寺江別庄
所伴卿自彼所早且參福原入夜可停寺
山庄也
江之由有院宣又入道相府放存此旨早
可下向云、者未十三日可首途之由報
答了宗雅來談福原子細白地此而三日

上洛云一自今日七廿日二口僧行仁
王誦為拂災難也

九日庚寅天晴中刻考女院御方入夜歸來此

日花山中納言兼雅卿女子攝政養子初參

女院來才三日娶大將云須得彼由也

而入通相國先令參入女院其後密可

八會合之由候被申女院仍先以兩參入

也伴女子生年十一歲入道相國外孫也

參上儀偏以密事也乘實又納言奉諸

大吏二人騎馬在車後出車一西侍從忠

經車也昂兼雅卿侍二人相具之難仕二

人小女一人於立自花山院云今夜女

院有御對面以西子午廊為其居處自今

日付女院進物所著膳也此人可親大將

之由此兩三年雖有其儀殊不進思自然

逃過之知去月晦只可進入女院御前

由忽然而被申請其上不能是冰若不解

通者豈安生涯哉仍怒所被請取也

十日辛卯天晴法性寺座主被來數刻談語示
付祈事寫了長者入道季經經家木朝臣

來談世上事 季經語之去月十三日太
雨下是則賀茂神主重保於寶前禱祈雨
和歌彼靈驗也 云々 雖未代信力之所至
不空者歎可貴 云々 雖子細多不遑託祿
傳聞所逃向南都之軍少 搦進了其
有相少納言宗綱云 件男年未好相人
由奉如此之乱逆根源 彼宮必可受國之
在此相歎不可云 云々
十一日 辰壬 天晴及晚小雨 參女院方傳聞
遷都事大略 雖為一定 被侍下官之參入
云 此事敢與可定申之趣 只可隨形勢

也 万人如此 一身不論 若其害舉 足可待
歎

十三日 午甲 天晴 此日 余相旁所惱 參福原離

宮中 剋出京 侍衣直衣 共人 竅略 定是彼

取之風儀也

季長朝臣 季信 資忠 信光

國行 已上 各打 乘布衣也

侍四人 隨身 上臈 二人

女房車 一兩

到草津乘船 二 瓦邦 網 取 桐具 之女

房四人同乘此船離船木古女院所庄
 供夜浮淀川迎日莫早河水干乾涸變作
 瀨船民滯停雖急不速
 十四日未天晴寅刻就前大納言邦細寺江
 山庄暫以休息未一點乘船女房亦息
 到于大物駕輿高屋形輿同取借用前大納言也輿卑十二人寺僧
 借送共人四人乘馬資忠留侍二人今二
 江寺隨身二人同乘馬此回頭舟以所教書
 同遷都之間三夕兼奉依為路頭不能書
 報在子與成刻刻福原於濤川邊改乘車納大

遷都沙汰

言牛車也
 牛童遺之
 亥一點就大納言宿所乘
 遣入之下車休息之後改著直衣冠前
 二人著先參新院所賴盛所家也去四
 衣冠
 為內裏于時及子刻依所寢不入見參謁
 女房退出欲參內之處及深就寢
 十五日丙天晴早且大吏史隆職未談遷都
 之間事持來奈良相次賴業真人未召謁
 之又前大納言未已刻著直衣車如隨身
 二人同相從先參內謁女房主上月以藏
 人兼時抬頭并經房朝臣昨日所被尋向

右京余里不足

之三今余示子細畢
一左京余里不足事
右南行及五条東行洞院西大路不足之
余可何極哉其地狹少者若可被縮官城
於平安城殆可謂過半歟隨而被縮官
城何難之有哉若可被縮者其町數尤
可有議定於南北五町東西四町如何

右京平地不幾

一右京平地不幾事
右宮城西有小山隔伴山可被用其地隔
山之系如何如之平地不幾山谷相交被
用右京不可及其難歟
申云如被仰下者山谷相交高下不木
云、專難用京都之地歟但非大山非
深谷漸、成切者蓋同平地哉又常時
於不可及事之妨者忽雖與其沙汰何
事之有哉如此更隨便宜可被相計歟
一大嘗會事

大嘗會於何所可設行

右任式文今年可被行之處朝日以前宮
城若難出來者於何處可被行乎遷都大
嘗會彼是共大營也同時被遂行者諸國
煩多民力定彼狀何樣可被進退哉
以前案殊加斟酌可令討言上給者依
新院御氣色言上如件以此旨可令申上
給經房恐惶頓首謹言

山中云詔大祀詔遷都共是國家重事也
相並被行者國費多欲暫還御舊都被
遂大嘗會之後一向有遷都之沙汰也

宜歎且是表神事之不輕欲遷都之無
煩之故也但遷都事必可被忘行者又
以勿論雖須延行大祀禮式以來曾與
此例仍新宮之造營併難終其功者猶
可惜禮儀之所成不日之切可被果
遂如其業不可叶者縱雖無例延引之
外如何
經房云外記勅申云七月以前即位之主
明年被行大嘗會之例大同弘仁是也云

七月以前即位明年
大嘗會

申云若是撰式以前事也不足為例者
又云於離宮被行大嘗會如何是新都造
宮難叶仍當時所在所等少造加舍屋
被行如何云云
申云於離宮被行大祀之案縱雖有古
昔之例專難遵行
此外經房有桐詔旨等
次參新院依召參御前頃之退下謁女房
等此同時忠卿參上於御前召經房朝臣

仰下
改和曰都門小屋野可為其地早速來
察可打定其地和曰之京町教狹少難議
万端衆人不是万民有若色於小屋野者
頗有便宜云云但愚心案之不如無遷都
女房等語云遷都万人莫不歎息或有流
淚之族云云上皇不被仰是昨云云又聞
桐少納言宗洞被拷問之間申種々事等
云云又行隆來示云都地改定小屋野了
此旨可申之由禪門申也云云未刻歸宿

所此同兼光來楚以談語自刻乘車出福
原於初所改乘輿二里許行之間腰痛甚
以難堪仍乘馬於廣田社前改乘手輿今
度用陸路也亥四刻就寺江路之間被吹
瀆風心神眩亂仍浴湯今夜行不發
十六日丁酉天晴風痛更發浴湯兩三度行快
於今日送消息禪門及邦綱等之許又
御院女房之許
十七日戊戌天晴昨日返事未到來各告送云
以播磨予南野可為京云邦綱示云嚴

鴻內侍女託宣可改小屋野之由云又
大史史隆職同告此旨傳聞昨日有小除
日故攝政殿息太史任侍從又被任上官
受領小具不記之又有叙位能官等事上
卿左大將玳筆通親云又外記中原俊
康被止巡年云今日又數度浴湯
十八日己亥天晴今日只一度浴明後日為上
洛也今日依所勞可上洛之狀申院了
十九日庚子天晴邦綱造送云昨日左大臣
以下參住近邊之公卿等參會院御所被

尋向園城寺僧徒可被行罪科之趣各任
 定申旨被宣下云僧綱古七人解却見
 任沒官所領云隆職示送云雖有此沙
 汰末被下宣旨云昨日進院御返奉到
 來云早可上洛云今日進院御返奉到
 十日辛天晴寅一點乘船申四刻付淀橋凡
 乘車日沒以後歸家上下亦人同下向之
 日今日又浴湯治如昨日所管又發勅隆
 職途送云三井寺僧徒罪科之趣被下宣

旨了其狀如此
 園城寺惡僧等違背朝家忽企謀及以
 門徒僧綱已下皆悉停止公請解却見
 任并綱位又末寺莊園及彼寺僧私領
 仰諸國宰吏早收公佃於有限寺用
 者為國司沙汰直付貞家所司經事向
 用途莫令退轉
 治承四年六月九日
 又無品圓忠法親王宣令停止所帶天王
 寺檢校職云

右天祈錄

又去才一日被行僧事全玄法印任權僧
 正五壇法賞此外雖多不記又座主明雲補天
 王寺別當山僧補此寺別當往古雖有例
 近代多被分園城寺而今過絕彼寺地賞
 叡山之間有此恩欽允此沙汰之間在少
 并行隆有成怖畏事云々
 才三日甲辰陰晴不定此日遂有嫁娶事右
 大将良通通花山院中休言兼雅卿娘人件
 子九日參候如院非執禮非退婢之
 儀竅略窓之沙汰也儀樂白為子可被

違大將云々而忽遷都事出來似其儀相
 違欽東
 早且仰家司季長朝臣奉仕裝束於日未
 所有此禮以女院殿上渡余家以渡其儀
 所為名其實窓之町坐東面方也
 寢殿南面母屋庇三ヶ間懸簾上母屋母
 屋中央間立陪子帳所渡之時被之帳也
 其内南北妻敷儀綯貫三枚其上敷例是
 著錦縁禮須用上日其上置沉香枕二庇
 依略儀敷例是也
 中間東西行敷同疊二枚其上敷唐錦茵
 禮敷龍鬚其上可供同間西頭南北行北
 茵依略儀敷不敷毫鬚

亥刻也吉時先女房一歲十入坐帳中次大將
著直衣冠依略著直衣冠若布袴也經南
庇東障子不出立自日未書司依有也先居
帳前茵此同女房大貳房持釵相從彼方
女房上福受取之置帳中枕上外友又子
贊殿打火燃付塗毫中燈爐禮用脂燭火
仍以紙仍以紙即大將入自帳西面永元入自
入自西面今解裝束單衣下袴躡此向
日依應保例解裝束單衣下袴躡此向
居禮於南面可供是執聲儀也今度於小面
供例居祀女房申葉內即大將如元著裝
饌也

束就之如食實即罷出侍所其儀女房
於西面北妻戶叩手職奉上取之次供
懶次大將出西面出居所歸入向榭殿在
司兼曹如元著裝束歸入帳中既裝束今度
之付寢職奉三人著侍大盤
女房等只著裳唐衣不著表著打衣張袴
等依略儀也
今夜民部所資長卿相具其息右中并兼
光來戶戶直衣余密謁戶部
柳今夜依略儀不調衾只可用宿衣云

而女房方宿衣為浮線綾難用吉夏大將
方又兼冰可用意之事日來宿衣唐綾也
忽雖獻調不可時今夜之要事已欲爾然
向大將母云余時衾在所倉是已雖為吉
例之物為略儀之上又難用意物仍不及
沙汰之處事已爾如於今者計畧偷取
出彼衾用之自然時吉例又不可爾今夜
事歛云々者事也亦然仍取出件衾兼置
帳中即大將母置之雖須覆衾之夕夜同
宿無便爾此程略儀有衾覆之儀還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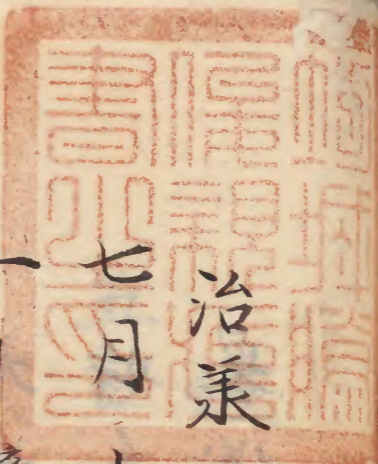
忘禮是只為不爾事所廻權儀也仍吾衾
覆之禮事記余及女房邸宅

廿六日打天晴參女院門方入夜藏人左衛
門權仇光長自福原送札狀云

神今食事

右今月依穢延列來月九日於舊都可
被以候采女邸參奏事由之後可被解
齋候而山海相隔途路有程不待采女
邸參只計其程先可有解齋歛於采女
者雖不被相侍任行程可參奏歛將又

不可參欵宜令計申給者
新院川氣色如此以此旨可令言上給
光長頌首謹言
六月十五日九衛門權佐光長奉
進上員和泉前司殿
量程晴有解齋者采女歸參專與其要之
由令申了
後即采女猶歸參云
九日庚戌六月後如例



治承四年

歲次庚子

七月大

一日辛亥 天晴傳聞山大象峰起欲拂座主

云云

二日子 天晴最勝寺御八講結願云云

傳聞去月廿八日有小除日云云 山城守

行隆如元少弁大和守兼忠如元少弁此外不

記仰被任大和守南都事殊可有御陳故

云云

三日癸丑 天晴法勝寺御八講始天台座主

明雲為證誠云云凡諸寺八講併延曆寺僧也自問自答古來每例云云

四日甲寅天晴此日右大將嫁娶之後始出

行申刻來余身其儀著直衣不帶劔乘手

簾車懸下簾車副隨身上脯布衣冠女郎

下引下脯五人布衣其色帶劔前駟六人

五位四人右兵衛佐盛定殿上為扈從呼

大將於前羞膳陪膳少將婦了余行始之

時毛車隨身裼衣又參院內今度每度用

畧儀之上每參公所只自彼身來此宅其

程不衰其儀可略依為初度引移馬許也

五日乙卯晴自新院為右中弁兼光奉可被

猷法勝寺御免將年代相隔可從停止

哉之由被尋向申不能停止之由了但鳥

羽院御時圓宗寺御免被付寺家雖然今

度不似彼例也

六日丙辰晴

七日丁巳天晴節供如常陪膳季乞巧奠之

如例大將方岳其儀大臣以前每先例之

故也又嫁娶之後三十年不取入素餅於

家中云云今日拂書籍出如常入夜參

女院御堂為違秋節也

八日^{戊午}天晴此日大將室始出行戌刻來

余第其儀半節車車副二人大將番長兼

重著布衣在車後雜色十餘人出車二兩

右馬權頭定雅右兵衛權佐盛定等尤少

也共殿上人也各衛府二人副之

將兼宗朝臣忠親連車扈從前驅

五位八人輦車於寢殿南面大將著布衣

自中門來會寄之項之歸了銀鶴入薰物

房取之入今夜大將女房渡東面也自

今夜余渡物氣智詮阿此日最勝光院

御八講初日也證誠同法勝寺

九日巳未

十日庚申

十一日辛酉天晴上野守賴高自福原上洛

來云為右中弁兼光奉行欲持參唐繪御

屏風一帖為被書色紙形也而院中每人

之門兼光不止浴以使者可被申之由被

仰下仍以賴高處令申也即持來本文二

枚禁忌之字太多可計除之由被仰下云
屏風今明之間可持參且處參啓也者當
時處勞間不能下筆之由令申了

十二日壬戌

天晴今日申刻行賴頌死此五

六日有熱腫不及殊大事之間今日雖養
之後不覺成了忽以出家頗脩尋常為祝
六日余最前之從古五年積奉公今年六十
七可衰今日申御門大納言來依疾不謁
十三日癸亥天晴或人云遠行之輩被召返
勅勸之人優免云云但前關白及前相國

不入此中云云

十四日甲子

天晴及曉拜瓮送法性寺兩堂

如例年兩堂如例年今日為新院御房三

寺被猷免供

法勝寺安樂壽院
最勝光院等也

法勝寺事

兼日被問人

云云余申不可技停止之由

子細見先日記今日余依疾加少矣治傳

聞奈良大衆二鼻成了別當僧正與一乘

院法印為為敵兩方之大衆相逢為拂云

又聞去十二日若宮御殿鳴動御戸開了

自其內鑄二筋被射出有其聲云白晝
夏衆人見之云

十五日乙丑天晴人語云七十日夜半欲奉

資出春日即正體大衆起合奪留了云

或云別當僧正社司等同意為奉移福

原處為云云仍大衆為拂別當或者凶徒

之處為云云真偽難知者欲誠我氏欲可

衰秋也

十六日丙寅天晴大外記賴業告送云福原

暫可為皇居開道造路可給宅地於人々

但不及廣云云

十七日丁卯天晴冷早御祈來廿五日奉

幣云云凡國土已弊不可敢云云

十八日戊辰天晴今日前豐前守成光朝臣

卒去儒士之中云才學文章云口傳故實

於當世頗得其名者也可惜可哀此日法

性寺座主來

十九日己巳天晴此日姬君著袴也早且抑

家司季長朝臣奉仕御裝束其儀寢殿南

庇當障子帳前東西行敷纓緇端疊二枚

其上鋪龍鬢加唐錦茵為姬君座同疊西
頭南北行泥繪四尺屏風一帖其內立二
階一脚上層南置打乱莒其北置唾壺二階南
置硯
匣鏡臺同莒等御座前頗左置脇息御座
東西副輿端二行敷高廉疊卷庇簾出几
帳惟出女房不上達部座殿上人座障子上
侍等如例寢殿南簀子御座東間立燈臺
舉燭及燈燭吉時戌刻余著冠直衣等出
居上達部座右大將同著之是來此第此

外不招次奉行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盛參
上申云皇嘉門院御使參余仰可召之由即
判官代豐前守能業持御裝束置余前板
敷重穊芳後草重表龜甲衷草文女昂苑二
濃引倍支濃袴納衣莒蓋裏前退下之間
色步裏被加扇也紙數骨也
家司前和泉守季長朝臣祿給之白袴能
業取之退去不拜依著衣冠次左馬權頭
宗雅殿上人雖催衣帶參上取裝束自南面
妻戶送女房先是女房八人上臈二人中
二人須有中臈六人也而忽故障出來仍
平尔召下臈二人也中臈之中可然之人

二人勤取入勤取入御前物之役上籀二
人及件役人二人著籀芳草重女帝花表
著二藍唐衣錢四人著籀女帝花草重籀芳表
著薄青唐衣并籀引倍支濃張籀等也
伺候南面簾中姬君同坐帳前補草重裳
草母上同相副籀芳草重紅次余入簾中
大將母上相共令著裝束余結要同向生
同之例雖每處見姬君座定之後余召人光
以今案處為也盛參簾下御前物可供之由申未持參
之由御重可催役之由小時持參之即陪
膳刑部可賴浦頭依每殿上四狂用地下
也抑件人著束帶如何不可然殿上取亦
侍臣有地下火隨催可著衣冠飲上

敷籀二重織物新制次季長朝臣已下八人
持參御前物臺六本依姬君不供酒盞也
皆居了余食之三箸如恒供了陪膳昂起
座自外不罷出之內々撤之遣乳母之許
例也事了入內寢姬君脫裝束大將歸參
女院御方余及大將隨身皆上籀已下立明
事訖賜祿於左馬乞奉賴職事取之依奉
仕御前物之先々久信勤仕了而候福原
辭之仍雖非重代仰之
御前物役人 季長朝臣 長經

賴高 兼親 貞俊 光兼 仲資

長俊

過三々日可撤御裝束也 今日依有處
思不招客天下驗動未為居之上遷都之
間世間跡不穩就中取諸勞萬莫不可好
威儀仍處用密儀也

廿日庚午 天晴典藥頭定成來針齒下其次
語新院御惱事不快御云云又大推年袖
之間憲基進勅之定成陣勅等持來申旨
巨細不遑記錄彼是非每謂欣去比恩免

人之賴業注進之

前按察資賢人前少將雅賢資時

前但馬守信賢前右衛門佐經仲

前權右中弁親宗

已上派職事沙汰内々被仰云云

今日基浦參向福原付其便人々許通音

信

一日辛未 天晴入夜參宿御堂御處依方

違也

廿二日壬申 天晴已刻許歸宅此日撤御著

袴御裝束依過三夕日也

廿三日 癸酉 天晴午刻許定能歸來於未刻

知康入道来訖定與憲基相論之間事大

項背之間論也

又左馬權頭宗雅來談福原之間事入夜

參女院御方聊依不例御然而殊事不及

大將室頗不豫云

廿四日 甲戌 天晴申刻基輔自福原歸來全

申旨付女房申入了仰云處勞返々不

便聞食屨風色紙形雖不可急以病障可

書進者女房等語云御惱殊重御不食惟

悴遂日增給之上日来温氣御此間又以

御增大畧遂不可有憑云来廿八日嚴

鳴御幸延引云 痢白及禪門之許同尚

不室各有返報等大將室今日温氣散了

女院別更不御云

廿五日 乙亥 天晴風吹傳聞今上二宮處惱

危急云 兼又痢白不例云 今日長光

入道来此日姬右著袴之後始參女院御

方非行始之儀只密々之事也酉刻大將

室更發危病歎

廿六日丙子陰晴不定未刻申御門大納言

被來對面謝遣之

廿七日丁巳陰晴不定此日大將室祈請十

口僧限山僧請之東大寺無福園城寺等

也以法橋實止公請和處又以不請之故顯為惣講師修百座仁王講佛經新又以

春寬法橋加持之又今晚使泰茂修泰山

府君祭申刻更發一昨日每其驗尤遺恨

酉刻推僧正全玄來全謁之新院御不豫

事殊處相歎也大畧始終不可有憑云云

廿八日戊寅申刻以前天晴同四點雷鳴雨

降傳聞日來雖有御祈等每驗仍佛巖聖

人去比奉禪閣命祈之云云若其驗歎但

每程晴長光入道來明日可向紀州可

參詣高野云云侍從發心地雖參詣蓮華

王院每自去廿四日病惱今日三ヶ度也

明後日事卜筮之處可加持云云

廿九日己卯天晴申刻雷鳴雨下其後天陰

大將室猶發云云今日山僧還阿闍梨祈

之又始觀音經讀經季經々家等朝臣來

前施藥院使憲基來今日新院被辭尊号
隨身等依御惱也俊經卿可書其状云云
世日庚辰天昨隆信朝臣來以件朝臣為使
訪俊成入道瘡病今日侍從發了驗者歎
勝阿瀾梨也僕自今日脚病更發
邦綢聊示送云云新院御惱雖六借御忽
不及危急然者強病參入專不可然者或
人云攝政之病殊重如瘡病更發温氣不
散又有痢病之氣云云

八月大

一日辛巳天晴大将室祈造立供養一日不

動明王

佛師明圓法眼家寬法師

驗者花

山納言

被送云云

不知名體居住參川因

云云物體太異樣云云果以每驗未到發

了定能回來

二日壬午天晴午刻浴湯此間苑山院中紙

言來

始來也

余浴之後暫而出逢于時被參

女院御方了晚頭季信自福原歸來語云

新院御不例六借御云云又攝政處勞瘡

病云云但其體非普通更發時其面赤又

間日同以惱亂云云戌刻女房除服上母尼
也卒去陪膳季信從兼親於門外除之陰陽
師漏刻博士憲成今日侍從瘡病平金猷
勝祈之

三日癸未天晴今日大將室猶發了驗者自
彼女房方請之云云申納言阿闍梨云云

四日甲申天晴風吹未刻大外記賴業來持
來帝王略論一部五間依借召也又先日
為加點處下給之貞觀政要同進之召簾
前問世間夏等申云去廿九日於福原今

月朔日入洛近都夏不可弄故闕之由被
仰下了福原云離宮暫可有經迴云云不
及八省大內又大路小路隨便披之撰可
然卿相侍后等可宛其地大禮夏延引之
由被仰下了其後猶今年可被行之由雖
云云說未聞一定云云又云滋減隱君子
管道命期勤文不可改平安宮之由有處
見貞觀之比依大極殿炎上時人可有遷
都之由謳歌且是古昔之例大途經八十
年有遷都延曆已後及八十年疑其期至

欽云云 隱君子邨之云云 桓武聖主鑿此
地久可為希都之故新處營給也東有巖
神謂賀茂西有楹靈尾謂松南園北塞又見地
宜足可為帝都永代不可變易之趣共被
勅録了且是非管術之處及以人意不可
測定之令然之地也云云而今有遷都之
儀我朝君運者此豈不可遂我朝君可愚
者此豈可成就欽因之安否只在此豈遂
可見欽云云又語云院中恰深懷愁心其
故遙弃我遷幸給云非本意云云是又遷

都不快之祥也先是中宮有卿夢想并隆
季之靈夢等件夢等見去月記不信此等靈告猶
被營新遷誠是天魔處為不可疑可悲云云
云云又云去月廿九日新院被辭兵仗封
戶等雖可被辭尊號可被發遣公卿勅使
院御而止太上皇字云豈背先例因此議
出來於尊号者皆不被辭遁欽云云後聞
尊号猶被辭云云使藤大納言奉書草
俊俊可清書定長云云

五日乙酉陰晴不定申刻小雨降風吹大將

室猶發了驗者猷勝傳聞堪政瘡病殊重
太略邪氣相加又本病寸白并不愈更極
有煩云賴高為堪政使持來多武峯怪
異台形脚體被給長者及民部卿己亥歲
人可慎病變云余及大將其策相當之
故也

六日丙戌雨下入夜為方遠參宿御堂御處
觀音經讀經今日且結願了昨日滿七日然
而依日次不宜今日且取結願

七日丁亥時々雨下此日釋奠也早且歸家

大將室今日宜發驗者智詮阿瀧梨日來
每度有憎今日殊宜効驗欵今日居物付
也今夕湯治之後持病更發殆及獲麟忽
請僧知加持之間頗落居佛法効驗也

八日戊子天晴實顯法橋來酉刻頭弁經房
朝臣送札云來十二日以前可參入福原
新院御氣色者

禮紙云大嘗會事可被豫議云々申依疾
重不耐參入之狀傳聞去朔日為時忠卿
奉行召經房朝臣大嘗會猶今年可被行

於當時御座福原可被行可申慶之由被
仰下云云而經房朝臣依申可被門人々
之由可及余議云云
左大臣及堀川綱言等被召是在京之輩
之內也實定隆季在福原自餘之輩旌不
可預余議欵云云
又傳聞隆季卿密訣云遷都更猶不可叶
之由允此遷都更願後々之體有沙汰之
云此訣達禪門之聞太以攀緣被請不安

間依此一言更起勵心被骨張云云太以
無由更也近日之更皆天魔之謀畧也不
能左右了攝政唐病猶不愈痢病又以不
快云云後聞今日春寬祈落了云云
九日己丑天晴今日大將室猶發了但減自
一昨日云云

十日庚寅天晴自今夜大將室祈始修不動
法女房冷泉高沙
十一日辛卯天陰雨下左衛門推佐光長來
日来候福原去六日入洛云云呼簾前向

不審等先大祀夏一定於福原可被行云
十々余問云彼地可為帝都之由被仰欽將
又於離宮可被行大嘗會欽其條專不可
然欽還御古京不可叶ハ以福原被定都
地之後可被行此礼欽如何申云此條每
申出人只如美者如形造管里內可被遂
行欽凡其間夏可被問人々云云又方角
夏為被尋召左京御陰陽等云云又語云
新院御不例聊宜御欽但不及減此五六
日昌雲僧正奉祈云云撰政瘡病至于

今日未致平愈云云大將室又發了驗者大夫

君圖隆白女房方被請云云但自一昨日次第有減欽

十二日壬辰天晴物忌也多武峯怪異也入

夜獻福原之使本工座重美歸來云禪門返夏

云御不例返々頻美不少祈不快者一

切不可御參之儀云云新院御減之由美

候殿下已令落给了立方不可有御不實

云云撰政返事云希有存命了又不例充

頻思給云云邦綱卿密々示云新院御夏

御減之由離云云全不然大略一日之中

起居給夏不過一時御溫氣全不散殆遂
日弱々令見給者也不可及外聞云云又
去比可有還御古京之儀粗出來隆季時
忠等相議被仰遣禪門之許處否可然但
於老法師者不可參御共云云人々忽改
與連其後都以停止了大嘗會夏日來延
引之由相存之處禪門被申何故不被行
哉太以不得其心云云此訣自凡聞忽此
議出來凡萬事非言語之處及只以目云
云又持來女房前例返夏快云御處邊夏

只同御夏也無增減云
傳聞八條宮與房覺僧正依愛童夏忽欲
有鬪諍事云云折節乞每便宜不落居事
歛或云伴童行乘僧都童云云
今日大將室有溫氣云云不得其心
此日新院御祈孔雀經法結願二七日禎
善僧正於
東寺被仰勸賞了云云
十三日癸巳天晴雨降此日大將室至申刻
先々午每其氣仍驗者一昨日給祿牛一
同僧也
單重加表又相具小僧一人云云同給僧
單重

退出之後又發了一昨日同更云後聞
昨日溫氣未散大略每更發下斷更欲而
每左右給纏頭太奇異云

十四日甲午天陰時々晴又雨下

光長稱參福原來院御惱更可問如何之
由仰之又撰政療病平愈神妙之由可傳
申有同仰之午刻法性寺座主來被示合
可被籠居之間更雖制止頗每羨引欲只
生涯每益之由也邦綱卿送礼云大嘗會
猶延引之由被仰了明年可被行期日近

々造作不可叶之故也人々處定申如此

云又新院御不豫卿似有減但卿溫氣

未散云又撰政療病春寬令祈落之而

不蒙賞之由大以腹立云

十五日乙未天晴時々雨下大將室向一昨

日溫氣未醒云仍於今者非療病之儀

邪氣欲腹痛欲未決云

十六日丙申天晴女房參女院御方季經朝

臣來談昨日時々兩下

十七日丁酉天晴定能卿室去夜產了其後

聊不快云云仍遣使者問之每殊更但定
能卿入產了云云典藥頭定成來向病子
細自今日女院御方被始大般若讀經
十八日戊戌天晴院主典代來催大將方云
來亦三日於法勝寺為御祈可有藥師經
千僧御讀經可調進經卷又可參入云云
以隆信朝臣問後成入道處惱又同院藏
人來催余分經廿卷今日及晚雨下今日
以陰陽經助濟憲向福原方角更申可有
憚之由

十九日己亥天晴大將室今日溫氣散了云
云禪門今日被參巖嶋了自彼可被詣宇
依云云

廿日庚子雨下大將室俄煩胃殆及危急然
而即復例了云云疑非氣處為歎邦細卿
送札云新院御溫自去七月十一日于今
未令散給又昌雲僧正依持病發動此五
六日不奉祈云云又云禪門明院去十八日
日文也
及十九日可被參巖島云云
進發歎
召主稅頭定長問處勞之間更入夜民部

卿資長來為訪大將室病自日野只今出
終云云余依疾隔障謁之

為方遠參卿堂脚處依脚氣用藥竊方乘
入之雖每礼病氣饒餉為之如何

廿一日辛巳天晴早且歸家自今且大將病
惱及已刻疱瘡出遍旁云云仍召主稅頭

定長女醫傳士經基等令見之卜云申疱

瘡之由俗云八十

廿二日壬寅雨下今日物忌也大將濕氣猶

不散之瘡多出云云

廿三日癸卯天晴物忌也写靈山院横額遣

申請上人許件類推大納言筆也而板破

損其字消滅修造彼堂之間為步改新造

額板相副本處送也亥依善亥杖病下筆

本額雖字消大途見其體仍一塵不違然

書写之以至愚之暗質写先賢之遺趾不可惜

八可恐仍仰僧令全八字文殊不動明王

等抑件額写本素處相持也伊房卿使人

而校正本之處相遠太多仍新字仍新字

留草了大將今日頗有增云云仍修鬼氣

祭又行仁王講等

廿四日甲辰天晴入夜雨下此日於法勝寺

被行千僧御讀經觀音經新院御祈也

廿五日乙巳雨下經家朝臣來語福原夏等

昨日處上浴云云新院御不豫同様御云

廿六日丙午雨下大將庖瘡出調了温氣散

了云云為悦不少其室赤痢病猶不快云

廿七日丁未天晴或云今年成菩提院御念

佛退博禪門講不有之由云云偏被領天

狗了不能左右了

廿八日戊申天晴

廿九日己酉天晴未刻頭弁經房朝臣來日

者為行千僧夏上洛明後日二日又可參

福原齋宮適向京都爭奉參哉且為美御

不例子細所參也云云者以基浦朝臣傳示之答云

今可謁之由但處惱之間不耐出簾外唯

隔物云云卧可令申也兼又光盛申者儒

夏可申沙汰之由仰付之頭弁又云備後

卿領責取國司了定了近日被止奏事
出事雖不得便宜相搆處申沙汰也國司
頻處泐然而令申給旨有理仍處被責者
也今度參上之時奏事由書副院宣可進
且處告申也云云者件處最少處雖不及
執申隆季處為奇怪仍訢申御沙汰次才
殊恐畏申又私芳意乞難申就中境節如
此莫不及沙汰之也殊悅思之由返答
了小時於西面出居謁云隔奴屋簾余著
小直衣寄附也
先余示處勞子細任房大有驚氣又問遷

都莫答云福原如只今者離宮也明後年
可造八省云云今年五節以前可致造皇
居是禪門私造作也彼人移後之後可被
備取之儀云云即件離宮之傍占送八省
之地并可立要項之垣司移建云云件指
圖源納言造進之堀川納言又加潤色云云
云凡此儀不能左右非言語之所及次大
掌會莫先度有沙汰延引今又俄有此儀
又延引之子細如何之由問之答云先今
月朔比以別當時忠卿被仰下云於席前
仰之

猶今年可被行大嘗會也仍可被造宮內
裏其間夏早々可令申沙汰者爰經房在
恐申子細云大祀今年被遂是正祀也而
先日有沙汰延引而迫期日之後忽有此
儀恐神夏懈怠之因緣欵何況內裏祭方
角禁忌如何延曆十三年自福原被遷平
安城之時被犯王相方十月有遷都而此
京常北方仍謂祀
之以此例不可有方忌之由有儀定欵借
見沙汰次才頗背違彼例故何者彼者自
延曆十二年有其沙汰內裏造畢人家遇

半移住同十三年十月遷幸之後公夏併
於新都被行之偏是遷都之儀也於今度
者六月二日卒爾遷幸被時不被仰遷都之
由一是其後雖有可被遷都之儀其地度々
未定當時御處未被定仰可為帝都之由
已似離宮二是舊都人屋一人未移住諸公
事候於彼都行之三是以此等之儀比延曆
例聊以不符合至不被避方忌之一夏被
追用件例道理不少欵加之彼延曆例者
移後也不可同犯土歛長忌京當北之祭

未被折丈天旁貽疑殆者也且被尋問陰
階道輩且披仰合有識卿相充宜歛其議
一爰之後可被仰一定欵言上子細雖有
其恐為後沙汰處執奏也者時忠云不可
有忌之由賴業真人處申也云爰新院
御定云周公管洛邑每方忌之由令祢申
云云忽以漢家攝錄之例難比本朝帝王
之後歛經房申云一一有其謂早以此等
之類可相觸攝政者即參攝政第申此旨
被申可被問人々之由歸參奏此類尤大

臣閣下尤大將都督堀川紙言等許可旨
之不可及言云云仍各催申之處閣下每
御參自餘四人參入去十二日於院殿上
余議先是去八日於殿陣召陰陽師泰親
季弘朝臣等并兩大夫外記大夫史等內々
也在憲連參尋問此爰先方角事問泰親申云先
日議定之時不參會雖不美子細於犯士
作爰者尤可被忌勿論爰也但為禪門之
沙汰被造可然之舍屋彼人移徙之後被
借召被用皇居可宜公家之沙汰一切不

可然者以此趣向季弘定時之中可有悼季
弘申云移徙犯土可同之由存之而延曆
已有移徙今度犯土何更之有哉旨取存
也云云爰恭親大怒作色云汝受誰人訓
說仕假哉太奇怪也云云季弘卷舌每申
旨只申可從父申牒之由初為諛時議以
誰偽奏君今被亂變之旨爰詞從父命誠
是謀計之由不忠之臣也人以謂可取旨
怠牒衆庶莫不惡季弘云云次向齊場取
爰恭親先例不忌方角也者次向大祀更

於西大外記大夫史等先賴業申云大更
不再舉先度有延引之沙汰更有此儀兆
每事之悼猶可被延引者師尚申云孝謙
天皇於離宮有大嘗會任彼例今年於離
宮有大嘗會任彼例今年於離宮被行何
更有哉隆職申云期日已迫次身神更可
遲々歛今年被遂行ハ為守式文申而日
者每沙汰今月以後有沙汰者還違式文
猶於今者明年可宜者同九日在憲朝臣
參上申云恭親申牒彌可有異議抑福原

者自舊都當申方角仍非正方每妨于造
齊場所云云兼又先日議定之場於方角
事者一切不可沙汰之由別當卿有其仰
仍卷舌退出了以季弘申牒被拋用之間
成恐之處今又有此儀素勿論不定言事
也云云以此等之趣去十二日被仰人々
忠親卿奏語云方角事陰陽之兩儒申旨
每實餘人不能加詞大祀更於離宮被行
何事有哉但皇居為禪門之沙汰雖可被
造其取未出來遮大嘗會更有沙汰之條

如何被造齊場又以不可然此條何樣可

然哉云云隆季云已為朝家大事難申尤

右可在勅定人以謂有樣尤大將同忠親

卿尤大臣申云次第神事懈怠有不法事

歛於今者延引可宜若心今年可被過之

由有靈告者非此限云云奏此趣之處可

延引之由被仰了次第如此云云余雖不

候余議之場事為重更仍以奉行職更御

牒具注之為備後鑒也經房又云昨日參

詣十々取其次見辺洛陽一切未荒廢歸

自福原入夜来示撰政邦綱卿等返報新
院御惱殊复不御云云女房返札云云自
来月可闻食御藥欲又可右御灸治云云
又季長云逢大夫史隆職之次語云近日
天下暗然余可再覽之由有再議欲云云
此事不可然之云云

九月大

一日庚戌雨下
二日辛亥天晴申刻覺智僧正来談法文
三日壬子陰晴不定申刻以後丙下主税頭

定長持来醫方抄一帖即定長抄之與禪門之書也為

一見取尋召也此次回所勞事申云脚氣

之上氣病之取致歛委思慮可令申云云

傳岡然野權別當港增謀叛燒拂其弟繼

覺城及取領了人家数千宇鹿瀨以南侯

掠領了頼朝同意云云此去月中旬此事

云云又傳岡謀叛義朝子年来在配取仔

豆國而近日事凶惡去比陵礫初司之先

使時忠卿知之凡伊豆駿河西国押領了又

為義息一两年來往然野逸而去五月乱

逆之刻赴坂東方了與力彼義朝子大略
企謀叛歛宛如將門云云凡去年十一月
以後天下不靜是則偏以亂刑欲鎮海內
之間夷戎之類不怖其威勢動超暴虐之
心將來又不可鎮得歛依大亂得國家
之主心以仁惠服遠者也今則刑戮猥而
仁義永瘡天下之災殊舉豈可得不必唯
以十念之功力生九品之上剝度幾只在
斯南每安養教主阿弥陀如来莫誤來迎
引撰誓愚身仕朝廷而幾年丹府雖思社

稷纏宿疲而多日黃泉只在且暮現昂憑
春日之明神當恐仰西方之教主佛神合
力現當成願而已

四日癸巳 天晴

五日甲寅 天晴定能卿來談

六日巳卯 天晴為方違參宿女院御堂

七日丙辰 天晴早且女院渡御之堂為訪余
所惱給也余依行步不通不能出仕仍取
渡御也女院還御之後余歸宅主親頭定
長來余疾疑逆氣之病持來病愚論其說

余病作仍注進其藥方等
八日丁巳天晴請佛巖聖人受戒自今夕始
念佛之故也是恒例取作也雖取勞殊重
此願不可退仍柱取始也凡今般之疾腹
於先々丹心極弱非每其恐入夜始取作
服膝不叶心行步如不通左右多健冷又
快難動仍不能用念殊只焚香知數遍依
聖人教也又四威儀之中行住坐皆以不
可叶仍偏以卧也是又依疾重聖人許之
故也凡今度念誦須延引萬人制之然而

多年之病疾餘命在且暮若不遂此行終
命者奈後悔何仍強取始終也
自邦細卿之許賜地了可請取之由示送
者也

九日戊午天晴節供如常陪膳季長朝臣自
福原光長注申云新都兩度小火事去八月

日天下之幸也安藝御幸十二日延引十月
許云未園定說禪門十二日又被參安
藝云

關東有叛逆之聞去五日大外記大夫史
等依召參院有評議可追討之由頭弁宣
下左大將被成官府維盛忠度知度等來
廿二日可下向云云但羣賊纒五百騎許
官兵二千餘騎已及合戰凶賊等遁入山
中了之由昨日也六日飛脚到來云云然者
大將軍等奈向若右後于事欵云云者已
光長今日念佛僅戴萬餘遍取惱之間每
事不法為願不少然而強疾修念佛在定
知見者欵

十日己未入夜風吹今日取修六萬遍許欵
十一日庚申自夜雨下去八日取遺福原之
返札等持來經房朝臣注送云新院御惱
每日更發事雖不御々温氣未散云云又
鬧東事如光長又云五節等役五人之中
被催左大將右衛門督云先日來臨之
難獻之旨還示付大夫史隆職注送宣旨
了仍示此旨欵
如此

治承四年九月五日 宣旨 左大將
左中弁

伊豆國流人源賴朝忽相語凶徒凶
黨欲虜掠當國隣國云云叛逆之至
既絕常篇宜令右近衛權少將平維
盛朝臣薩摩守同忠度朝臣參河守
同知度等追討彼賴朝及與刀輩兼
又東海東山西道堪武勇者可令備
追討其中拔有切輩可加不次賞者
傳聞近曾為追討仲細息索住瀬遣武士
等大庭三郎景近親乎云云留伴仲細息是禪門私取遣也遊
治與方了然之間忽賴朝之逆亂出來仍

合戰之間遂籠賴朝等於菅根山了因茲
十被追落之由風同欵而其後上總國住人
十外八郎廣常并足利太郎故利細等餘力
其外隣國有勢之者等多以與刀遠欲殺
景親等了之由其夜飛脚到來事及大夏
云但實否難知如此事浮說多端欵
十禪門來十二日可參藝明又新院來廿一
二日間同可詣給云云又熊野湛增猶事
惡送別當範智與力了云云
十二日辛酉雨下定能卿來余依念誦之間

十不謁之

來十八日參福原今者指公事之外不可
還故京云云後閔禪門安藝詣延引云云

十三日壬戌朝間小雨午後晴旣前守貞俊

來云罷入東國追討使之中來廿二日可

發向云云信濃國已與力了云云入夜基

浦還自福原示人之報旨云云

十四日癸亥天晴

十五日甲子天晴今日早且女院渡御最勝

金剛院依故御前御忌日也年來於御取

被行云云自今以後於御堂可被行云云

事了入夜還御又例年自今夕被始三七

日懺法而今年每故延引未得其心恒例

被定置更輒不可被進退事欵

今日戌刻余念佛結願畢七個日之間滿

三十萬遍了取惱無休仍返數不幾又心

神散亂遠恨多端欵然而扶厚疾強修之

三寶必云云可有知見者欵又每夜講誦法

華經一卷自八日到今日滿一部是同恒

例之勤也秉燭以前偏念佛仍不能讀部

数也 今曉女房夢

十六日^乙天晴自今夜又居物付渡邪氣

依取勞殊無術也知康法師來今日女院

密々御灸治云云

十七日^{丙寅}天晴

十八日^{丁卯}天晴召春覺令讀經日来渡大

將室邪氣明日可追物云云

十九日^{戊辰}雨下召施藥院使賴基示合療

治事廿一日可加灸治之由令申但件男

取勞每休云云氣力衰損不能參上欽憲

基定成之間可賜之由申院了而各未奉

憲基藝引御幸御共云云定成定上浴欽

傳同儀紫又有叛逆者禪門私遣暹討使

了云云又熊野事追日熾盛然而未及其

沙汰云云

廿日^{己巳}雨下右大将遣馬於少将維盛朝

后之許右福原使内舍人式房依下向追討使也今

日大風

廿一日^{庚午}天晴召知康法師蓮加灸治世餘

所依取勞危急也定成憲基雖申院未奉

自明日入土用待彼土者不可叶仍付在
京取召知康也緇祿長緇三匹維
乞少依為常事也今日上

皇御參藝列云云

廿三日壬申天晴右少將維盛朝臣乙下迄

討關東凶賊使等入洛一昨日於福原昨
日窺小屋今日入

故來廿七八日之間可有前途但以一昨

日為出行為吉日之故云云

傳聞高倉宮及賴政入道等去朔比經駿

河猶向奧方之由有彼人々告乳云云使

牒披露世間奇異之又奇怪每物於取喻

彼宮子稱三宮有幼少之人云云若以件

宮祢父宮欲將又天狗之取為歛雖虛誕

一旦如此之披露未曾有事也是則禪門

失人羣之間於事為彼欲表凶瑞天下之

士女同巷或奇怪之風固者也伯列莊園

停廢宣旨到來云云四个所

廿四日癸酉雨下

廿五日甲戌

廿六日乙亥天晴大夫史隆職宿祿來只今

自福原取入洛也云云明日為參定考取

上洛云云入夜定能卿来示五節之惡事
廿七日丙子天晴未刻左大将参女院御方
以其捕示云美御不例六借御之由先取
参此御方也只今可参其御取若中间事
候欽云云報云雖有渡御更不可及見参
所勞殊無術適御上洛不見参去遣眼者
重示云於此御所申案內猶似每便参御
有情云云努申了不可光臨之由重再三
制之是則所惱云實無術面謁不可叶又
非被立過空不對面者更似每義仍強制

之右大将於女院御方謁之數刻被候云
云

入夜依召下棄手與参女院御方有被仰
更等即以歸来今日申刻源中納言彼来
日来在福原為余所惱訪去夜上洛云云
隔簾謁之

廿八日丁巳天晴傳岡山大衆蜂起云云酉
刻大夫史隆盛来召前仰雜事新都之間
更委細有相語更等不能具記昨日定考
今日祈年穀奉幣共以延引諸國不濟料

米及幣料等之故也云云

廿九日戊寅 天晴今晚追討使等發向了云

云

卅日己卯 天晴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治承四年冬

歲次庚子

十月小

一日庚辰 雨下定能卿来只今下向福原云

云

二日辛巳 雨下或人云上皇昨日御下向云

云

或又僻夏云

云

又傳聞去月晦比能野

湛增之館其弟湛覺攻戰相互死者多未

落候又近江国任人之中有被召之者相

禦之間度々合戦云云 凡近日在々所々

莫不率有以武治天下之世豈以可然處

誠亂代之至也

三日壬午 天晴時々微雨入夜大夫史隆職
來只今參向新都云自今夜女院御方彼
始行御懺法恒例

四日癸未 天晴傳聞熊野合戰謬說云云

五日甲申 天晴傳聞東事已及大事

六日乙酉 陰晴不定入夜左衛門權佐光長

一來明曉參新都云云 呂簾前仰取惱子細

十可披露之由後聞今且新院自嚴鴻還御

云云

云云

七日丙戌 天晴賴捕入道基捕朝臣等參福

原為令見給地也以政朝臣參上申梅宮

社司奏狀可付職事由嚴三ヶ條事依炎

與申神社等示之由依當其方角可註申

神事違例之由去七月被宣下昂注進此

事等于今每沙仰可付光長之由了

八日丁亥 天晴入夜傳聞高會宮必定現存

去七月下著伊豆国云云 當時御坐申裝

國仲綱已下相具伺候云云 但不能取信

凡權勢之人依遷都喪失人望之間如此

之浮說流言不可勝計乎誠不便事乎

九日^{戊子}天晴入夜為冬節參宿女院御

方後聞去六日禪室參巖鳴花宇佐宮等

云云

十日^{己丑}天晴聽御懺法之後及午後退

出

十一日^{庚寅}天晴聽御懺法

十二日^{辛卯}天晴今日遂邪氣明日滿四七

日仍縮一日今日取追也

十三日^{壬辰}天晴賴補入道基補等自福原

歸來給地猶未定仍不能步定云云

十四日^{癸巳}

十五日^{甲午}

十六日^{乙未}

十七日^{丙申}天晴傳函造討使於遠江國為

彼國任人被射云云後因謬說云云

十八日^{丁酉}天晴酉刻右中弁兼光來召前

談世上夏等下向維摩會明後日可歸參

福原云云一乘院法師被勤他寺探題所

作優美萬人莫不拭感淚云云又衆徒有

申長者事其趣勸之僧綱已下可被免

之由也又兼光語云云八月新院御祈為
行御神樂參賀茂社之次神主重保相語
云去比通夜寶前眠欵非眠欵之間御寶
殿震動于時故法性寺殿正束帶御坐寶
殿傍又欵息而日由寺遷都之有天如此
又寶殿令搖動給也上天事外思食
欵タリト見了覺了云云此事實可思事
欵又語云五節臨時祭等之間有種々雜
義等所被問人々云云又云新院御不例
雖有少減未令復尋常給云云此次余所

惱子細示了良久退出

十九日戌天陰雨下或人曰高倉宮被誅

伐之由猶有疑其故者官冠者ト云冠男
年來參彼宮住吉邊居注官渡路三井
寺之後日他參入依非武勇之者即欲退
出之間逃去不慮之外奉相具向南都之
間於路被伐了件男年齡廿餘歲容貌非
醜頗以優美彈和琴吹橫笛云云祢被誅
戮之由官ハ若此人欵云云件男參彼宮
之由世ハ遍不知之彼殺害之由又以日

來不風吹此間知此子細之輩謳歌云
但宮若現存者爭數月之間其實不凡
哉猶不被信受事也

廿日

己亥

天陰雨下傳聞延曆寺衆徒懺盛

蜂起以奏牒付職夏了是可止遷都由也

若每裁許者可押領山城近江西國之由

成又度之由云

今日申刻大藏大補奏

茂來召前問天變及新都作事之間夏申

云此間天變少々不見就中云九日流星

殊重云云但不見給猴福原之司天等所

見也云云又新都作事竹柱之外一切不

可候為他人之沙汰條猶不步任夏也如

法為私沙汰造畢之後供召者不可有憚

凡作事指圖以下用途等一事已上為御

沙汰只假以他人為名之條偏似謀神餉

饒之沙汰也云云此事猶召在憲恭親等

可尋面上今夕定能卿入京云云

廿一日庚子天晴未刻中御門大納言被來

隔障子謁之依所勞猶不快也語云去八

日攝政上表候其席其後暨經迴新都去

廿六日 歸洛大嘗會 可奉行也 云云 又
語云 候福原之間 有被尋問事 在憲 奏親
等朝臣 爭申 御方遠之間 事云云 其趣 奏
親申云 雖大將軍方之內 一所 不留 御四
十五日者 共忌 可淳 仍可 有御方遠 且是
例也 在憲申云 以宿 不當 禁忌之方 所謂
方遠也 於同大將軍方內者 雖晉所 其忌
不可 淳其理 不當 其例 不例 示曾 有事也
云云 者 丙方 勳文 可變 羣議 之由 令申了
云云 今案 此事 在憲申 牒有 理 奏親申 牒

偏諛時議 欲可謂 不忠申 刻南方 有火事
頻雖騷動 即步滅了 此間二位 中將來 依
物騷不對 面今日早 且定能 卿息兵 衛佐
親能來 只可為 方遠相 具父可 向大原云
云

廿二日 辛 乙

天晴定能來 明後日可下 向云

云 今日有吉夢

廿三日 壬 寅

天晴早且 頭糸經房 送書問 新

嘗會及賀茂 臨時祭之間 事其牒 如此

新嘗會 賀茂臨時祭之間 事

一新嘗會事

右五節豐明節會等此都可被行而新嘗祭依每其所於本京神祇官可被行之辰日節會小忌卿相已下淑雅參會歛何樣可被進退哉兼又供曉膳了後采女參拜可奏事由以參著日可為其期歛

一臨時祭事

右任先例以式月酉日雖可被發遣行程不可叶歛未日發遣以酉日可被當

參著日歛兼又還立御神樂有先例雖經日數以歸參日可被行歛若又准石清水之例於社頭可被行歛以前修令早可令計言上給者攝政殿御消息如此以此類可令申上給經房忠惶頓首謹言

十月廿二日 左中弁經房奉

進上 伯耆守殿

進言上

大外記賴業師尚等申蹠進上之御覽

之後可令返上給假為行大嘗會日他
昇上候也事次候者可令計披露給假
經房謹言

外記例可續加之
以基捕返事答白是可申假由了

定能卿來明曉又可下向云云

廿四日癸卯天晴今日女房參女院御方此

日御懺法結願也中御門大納言右大將
之外上達部不參云云
今日法勝寺大衆會始云云
頭并經房行

之

廿五日甲辰天晴先日經房取尋々向之丙

條注折紙遣之其牒如此

新嘗會事

卯日曉膳以後辰日節會以前推其行
程定難參會欵任師尚勘申於上卿并
者侍曉膳伺假祭奠庭至參議少納言
者供夕膳豫參宴會之席之後之是礼
儀共不可失也可被批用欵合卜之筆
相分著小忌之條雖似有便於礼背理

何況如賴業申牒者聖代已始例之文
當時爭追失儀之跡論道理不當謂哉
先規難用旁以不可然欵抑以采女歸
參之內為其期之條非愚意之所及辰
日歸參可相叶者上鄉以下又有何煩
乎不可及他儀條件條依難叶忽此沙汰
出來欵然者節會及己午日欵大嘗會
之外未曾有之例也一切不可有延引
之儀彼采女縱雖不參會於宴會者辰
日必可被行也

賀茂臨時祭事

未日立使酉日參社行程之所及更以
每異儀欵御神樂更忽改還立之名被
准他社之例雖有變流例之難非每專
敬神之儀欵何況以歸參日被行神宴
者文于相遠之條歟神更遠例欵准石
清水之例於社頭被行御神樂旁可叶
時議欵

今夕為方遠參宿女院御方

廿六日^{乙巳}一天晴午後歸宅社改并他行由

昨日之者歸來仍遣了隆信來

廿七日^{丙午}天陰入夜兩下早且頭弁返事

到來以此旨可奏聞云云昨日祈年穀奉

幣之間返事遲云云今日物忌也

廿八日^{丁未}自夜兩下午後陰晴不定大衆

會結願也延曆寺衆徒所遷都奏牒披見

之處尙優美所申得道理之故欵左中將

清通今夜初參進名簿

廿九日^{戊申}天晴傳聞坂東逆賊黨類餘勢

及類萬追討使弱極云云誠我滅尽

之期也可悲、未刻許俄天隣大雨大風

雷鳴是天變歟可恐之

十一月

一日^{己酉}天晴傳聞追討使維盛朝臣已下

被追歸了已欲赴近江地之間山僧可相

禦之由風聞仍更向伊勢了云云凡逆

黨之餘勢不知幾萬騎東山東海之諸國

併以與力官軍之勢本五千餘騎被追落

之間僅不過三四百騎云云凡不能左右

往昔以來追討使空被追返之例未曾聞

事也於今者重不及防欲依一人之惡逆
上皇今懸云云餘殊欲可悲復也佛天定
有冥助歛取憑只是許歛山僧又成種々
之支度云云又國熊野德增彌乘勝云云
鎮西謀叛之者又以不能征伐積惡之所
所令然盛果時至歛不與其惡之病士只
一 所仰三寶神明之護持也
今日依火事之虛聞彭蚤動遂以在實余
為治內焚桑灸之其煙遙及者雖警敢不
勤搖存此子細之故也

二日 庚戌 天晴主稅頭定長來今日經房朝

臣許送書札報云今日參緒政可見官奏
文明曉籠夜可參新都云云後聞今日未
刻入道相因歸來云云

二日 辛亥 天晴邦綱卿示送云新院御不豫
猶以不快云云 經房朝臣日來在京今

曉下向了余以消息所勞之子細示付了
為令披露也右近存廳頭清景來云來十
三日可有問之由自外記所相觸也案未
有無不安云云 答云不可有歛但可問外

記云云一

四日壬子天晴傳聞追討使不向伊勢只忠清糾赴伊勢了他人可入京云云

五日癸巳天晴傳聞前將軍宗盛可有遷都

之由示禪門云云不兼引之間及只論人

以警耳云云又傳聞追討使等今日及晚

景入京知度者人僅廿餘騎維盛追入又

不過十騎云云先去月十六日着駿河国

高橋宿先是彼国日代及有勢武勇之輩

二千餘騎寄甲斐武田城之間皆悉被伐

取了日代以下八十餘人切頭懸路頭云

云同十七日朝自武田方以使者相副送消息

維盛館其牒云年来雖有見參之志于今

未遂其思幸為宣旨使有御下向雖須參

上程遠隔一日路峻險難參又渡脚可有

煩仍令於浮嶋原甲斐與駿河之間相互行

向欲遂見參云云忠清見之大怒使者二

人切頭了同十八日富士川邊構假屋明

曉十九可寄改之支度也然之間計官軍

勢之處被是相并四千餘騎作手定陣議

了各休息之間官兵之方數百騎忽以降
落向敵軍城了各力于物物留取殘之勢僅
不及一二千騎武田方四千餘云云依不
可及敵對竊以引退是則忠清之謀略也
於維盛者敢無可引退之心云云而忠清
立次弟之理再三教訓士卒之軍多以同
之仍不能默止自赴京洛以來軍兵之氣
力保以哀損適所殘之軍過半遂電凡事
之次牙非直之事云云今日着誓多以先
以使者馬名滿季示子細於禪門禪門大怒云

美追討使之日奉今於君子縱雖曝骸於
敵軍豈為恥哉未聞美追討使之勇士徒
赴歸路事若入京洛誰人可合眼哉不覺
之恥貼家尾籠之名留世歎早自路可暗
趾也更不可入京云云然而竊入洛寄宿
檢非遠使忠細之宅云云於知度者先以
入洛在禪門之八條家云云大略以傳說
記之定有遺漏歟但是供奉軍陣之軍說
也子細雖多難及短毫者也

六日

甲寅

天晴自福原或人示送云重可遣

六 追討使教盛經盛等之子息云豈叶事之
惡哉世上之朝只在此事云實嚴阿闍梨來
七日乙卯天晴法性寺座主來自來十一日
可籠居善峯寺邊云今日姬君
習心經及真言少々於伴法眼雖八專間
強不憚之且先規存之故也

八日丙辰天陰雨降物忌也入夜右近府持
來白番奏簡大將加名字返給了傳聞可
有還都之由雖被仰山僧等忽不可然大
略被誘仰之體也始終不可叶事歛又前

大將并教盛卿等自可赴云儿遠江以
來十五ヶ国與力至于草木莫不靡云

九日丁巳天晴
十日戊午天晴為方遠參女院御所今夜遣

福原之使歸來歸都事處有沙汰云

十一日己未天晴宗雅來云還都夏可被令
之由重衡朝臣所示送也云

此日遷幸新造入道相国家於此才可被
行五帝仍所

新造云

十二日庚申天晴入夜左中將清通朝臣來

十 隔簾謁之今日右大將可參恨臺御杯童試之
女御覽等之由頭弁以消息送基輔朝臣
之許催之大將自書請文申可參之由了
傳岡岡東逆黨已來及美濃國云云仍先
為伐美乃源氏遣禪門私郎從等其後可
被遣追討使云云

十三日 辛酉 天晴或人云災定可有飯都事
云云為 不少但山堂不可依此還御欵
如何云云
此日於福原離宮新造皇居被行萬機旬

云云 上卿左大臣出居左中將泰通朝臣
不待再侍出昇殿希代事欵是左大臣命
云云 可奇云云

十四日 壬戌 天陰雨下此日欲參福原之處
可有歸都之由一定了云云仍為因愷說
暫以遲留入夜人傳云還都事雖有沙汰
治以後乎只今定日不聞云云仍明曉可
首途也昨日旬御卯之鎰奏之外社止番奏庭
立奏等云云

十五日 癸亥 天晴大將相共辰刻出京余寫

帽狩衣直衣也大将水于袴共人七八人
許或車或馬侍五六人隨身等相從又女
房車一兩也已刻素舩十餘町棹下之間
自福原飛脚到來持來書札披見之處大
將殿脚下向隨重令申可候也縱雖出途
中給必々可令留給於子細ハ進可申云
云者是禪門雖不知子細左右歸了近
日之事萬夏兆無不審何況從橫之浮説
不可勝計雖然天下之大事不可默止仍
強病豫參且是為恐憚時議也而自彼已

彼止參入此上何故可企推參哉仍以歸
宅午馬皆返遣了以樂赴歸途大将暨騎
馬其後用樂于時未刻經家基補西人新
昇殿之者仍必可候五節之上不參之子
細為令申放不令參也於大将者可參帳
臺試及童女御覽之由蒙催領牒而音
不參之條人以成奇欲今依此告自路羅
歸之由可披露之旨仰入含了

十六日 甲子 天晴此日大原野祭也依脚病
不能拜之間自何原進發又以貯釵一腰

奉納春日御社 去十三日付覺乘得業了
又女房相具姫君參詣吉田社 余有祈祇
園等 定總卿五節之間雜事今日沙汰
送了先日步出并借出等遣了已刻自福
原重脚力到來昨日被示不可參之由企
兆他事依女院御不豫并余所另存每心
之由被止云云 又云來廿五、六日之間可
有歸都五節於彼新都可被行 申刻靜
賢法印來語頼補入道宅云云 去十四日於
福原彼時遷都事猶未定云云 時忠不耳

心之故云云

十七日乙丑 天晴傳聞美濃源氏等皆悉與

力山賊等美濃尾張兩國併成取了云云

又聞能野權別當湛增令進其息僧仍有

堵免云云 又鎮西之賊 兼地 亟指故恩免

云云 聞東園此等之子細者弥察武勇之

柔弱欵

十八日丙寅 天晴今晚有最上之吉夢自今

日七午日精進可奉博讀般若心經三千

卷 太神宮賀茂春 是皆依靈夢取始也

邦緬卿送書云一日還御事返々神妙此
都大風凡無物于取喻人家多以破損因
十之禪門被優中御風病欲云云又示曰大
將殿還都之日於鳥羽之邊可奉行行幸
云云此日物忌也
十九日丁卯天晴物忌也傳聞還都來廿六
日御出門來月二日可有御入浴之由被
仰延曆寺衆徒大悅始種々御祈等云云
十今夜余夢天下動靜事吉凶未決或人云
東亂及近江國云云

廿日戊辰天晴右中弁兼光來談還都之間
沙汰起事子細惟多不遑記錄

廿一日己巳天晴筒卷云近江國又以屬逆
賊了前幕下之郎從下向伊勢國之間於
勢多及野地等之邊昨今兩日之間十餘
人梟首了其中有飛驒守景家滿家後見
有勢武勇
也者姪男被伐了云云田賀入道年來住被
同源氏之
云云一族并山下兵衛尉同源氏
云云等為張本云
未刻自福原人告云還都被緬畢來廿二

日出門外四日着寺江廿五日着木津殿
廿六日御入洛必定了云云愚案若可有
遷都者日來之間早々可有也以官軍於
近江勢雨下相禦也而一切每追討使之
沙汰敵軍已充滿隣國之刻忽以遷都豈
叶物議哉莫言云自今日三ヶ日賀茂春
日雨社奉幣帛仍候後
廿二日庚午天陰雨下傳開白開東祢一院
第三親王被害也宣下誅伐清盛法師東海
東山小陸道等武士可與力之由待彼國

又給三井寺衆徒云々其牒前侍臣守
仲綱奉云々是等疑誰偽事欵今日條被
如昨日

廿三日辛未天晴入夜雨下今日修被如昨

日

申刻人傳云云夜半鳴歲人某元同儀云
條宮迄年
夙夜在放火福原人家逐電向東國了云
幕下追又聞近江國併一統了水海東西般
等悉付東岸又以誰船筏等渡勢多浮橋
了北陸道運上物悉以點取了大津之邊

人家駭逃凡鼓動無極云々三宮御座遠
江橋下宿賴朝等在義濃尾張之墟先以義
濃迎江等國人之勢可推入大津及山科
邊以三井寺可先陣隨形可寄宿法勝寺
及大内等云々於今者勿論猶以五逆討
使之沙汰福原之邊人自若敢至警之色
偏以醉御遍所在之武士此西三日之間
為出立逆討使各賜身暖下向本國福
原之勢僅二千騎云々大略運裝冬月朔
初新院御惱危急云々入夜下人云歸都

停止了云々明曉故進人可聞真偽也傳
聞山與三井寺有剽靜依其夏延曆寺可
燒園城寺云々後聞宮賴朝等在後河原
云々宮々不審物也

十四日壬申天陰傳聞還都必定了昨日所
出門今日著所寺江明日後所本津殿明
後日甲旦所入所云々依迎江緣動還都
了有猶豫之由雖其後出乘猶一定了法
皇禪門所了有上治一人不了強福原云
々今日恭親朝臣乘依先日召也去今月

之間天變下餘度其內禪門前將軍等必
定可有事又天下可有文藝送云々莫言
云々
廿五日癸酉天晴風吹此日女房及姫君參
詣賀茂社境節依云肯能忍之召人車侍
男共西三人在共無出車又不畏幣且依
夢想所參也今曉又為余有最右夢來月
可有吉慶之由也余去十八日精進潔齋
至昨日七々日之間博讀般若心經三千
卷結願之夜有此夢仰而可有信者也今

日佛嚴聖人來日來密々件僧祈可有還
都之由已成就太以有喜悅之也入夜光
長來五節之間實家卿蒙可參童女御覽
之催直衣出被參之間依未被聽直衣被
追歸了職夏木練之所致欵充不便云云
又帳臺試撰政被出日來領牒左大臣右
大將時忠等也而左大臣俄故障右大將
白路歸了仍被召加賀守通親也左大將
雖蒙催素祢病不參云云 今夕行幸御
幸共著御木津殿御逼留云鳴江之邊今

日入夜河有入御云

午刻藏人兼時送使者云行幸已過御相

模过令今上而可着御草津云仍右大將

着束帶如常時繪螺鈿釵同參上于時隨

身不给深分袴只例褐襖袴上箭著前白

畫行幸雖須給深分袴朽事體不能正禮

儀撰政隨身之同云依先日之催欲參

會鳥羽之處行幸早成仍於七條朱藿辻

參會供奉日未没西山著御五條茅邦細

供奉公卿成範時忠等許也庶公卿將左

大將不參仍右大將祢警少將有房俊釵

奎中將一人不候欵充不便行幸之體以

怪云云右大將退出了便參新院撤老懸

元謁女房及邦細卿等云余問御惱之

安否於女房傳大將也歸來示報云逐日有御

增云云余依疾不參上也院入夜御入洛

御賴盛卿六波羅茅院法皇未刻許入

洛御故內大臣六波羅茅院武士數十

騎路之間奉圍僥云

去六月二日忽然而遷都於嵯峨福原之

別業神不降福人皆祢禍依彼不可致此
災異所謂天變也度々雖旱水風災之損
巖神靈社之怪鬧東鎮西之亂等是也而
依神明三寶之冥助今有此遷都一天之
下四海之中王侯卿相縉素貴賤道俗男
女老少都鄙莫不勸娛此事誠是散衆庶
之怨協萬民之望者也抑禪門相國忽變
中心之悲志聖主仙院各歸上都之宮闕
人雖有悅色世還成奇思歟但如云云說
者有條々由緒歟先開東之謀教鐫起自

遷都云何者禁囚法皇刑罰重片洛都占
狹少之地民人懷莫大之愁皆雖假名於
勅宣其實只任雅意此等之子細逆心已
畑孝早達遠境之間各集近國之兵伐己
平家之盛勢欲起源氏之絕跡云云是則
去歲潛上之咎今年遷都之徵也君王若
歸帝都者賊徒何亡民烟哉是次台嶽之
衆凌上度々之奏牒達面々之鬱憤是則
依近邦之使台深山之居各結方丈之草
菴互學圓頓之花文然間遷都莫安心于

歸依偏失治命之計已為離山之基云云
所申非無理尤是可載許是次新院御惱
逐日有增於邊土之行幸若大衛之夏出
來者欲遺終身之恨枉可有歸都之由院
宣旨再三不能默止云云是次禪門深悔
積惡之重為蕩神明之此儀出來云云是
依如此等之由來忽不慮之還都是天下
之所謳歌強非浮言欲仍粗錄子細而已
愚意案此夏天地之變異此夏之矢決何
必依遷都只惡逆之所令然也若猶不委

政於今者定無還都之詮者欲莫言云云今
夜為方遠參宿女院御所

廿七日乙亥天晴申刻歸家以基浦向新院
御惱事於近片女房逐日有御增云云今
日園城寺僧綱十餘人依召參上皇有被
尋仰夏若同意開東之欲邦綱卿示送云
山大象之中於堂衆者俄稱與近列之賊
黨了勿論之次第也云云

廿八日丙子天晴實巖阿闍梨來明日可始
修愛深王護摩之夏具示含了今日使大

膳摧大夫泰親朝臣如法修泰山府君祭
依血物賜龜甲地螺鈿鞍一懸為祭物依
夢想夏也仰長光入道令草都牒以基埔
朝臣為使余精進潔齋泰山府君咒誦一
萬遍又著衣冠降庭拜之亥刻基輔歸來
云泰親殊致信心奉祈請之由令申云必
可有御夢想之事歟云々傳聞來月二日
可遣追討使於江州云々又若狹國經盛卿掌
吏務有勢之在廳與力近勿了云々

廿九日丁丑天晴午刻頭弁經房朝臣送書

云東國逆亂夏可被豫議相快所勞可參
新院御氣色云々依病不能參入由令申
了於今者可被議何夏哉大每所批只早
々可被遣追討使也申刻大外記賴業來
依物忌不謁先日所進借之帝王略論五
卷送给了賴業申云明日可被行仁王會
來月二日可被發遣廿二社幣以殿上人
可為使云々入夜人傳近江國武士數千
騎自今日申刻許步入三井寺云々依此
夏六波羅八條等邊武士騷動京中物忌

每極云云入夜時降雨

卅日戊寅

陰晴不定午後夕小雨傳聞昨日

近列之武士等不及數萬以船六艘着西岸少々步入寺中僧徒等向子細為點定船來之由返答云惣其勢百騎許之中於半分者點取船等歸着東岸了殘五十騎着船於前岸猶留居西岸云云且為點定船等且為令伺夏體所來歛今日京中頗靜云云西刻定能卿來談旬五節等之間夏五讀天下怖畏事誠萬人不遁之恐歛

人傳云甲賀入道西左右欲打入之處早斐武田送人云豈不可寄攻戰可行向待具于可寄也每勢二于被追歸者可有後悔云云仍為相其彼暫遲々云云謂甲賀入道者義兼法師之刑部丞義光之未葉云云

治養四年冬下
十二月小
一日巳卯天晴早且光長告送云多可有行
幸右大将可令供奉者出立之間巳刻示
延引之由又午刻使者走来云猶有行幸
云云然間酉刻許一定延引之由重告示
如及常不知由緒入夜人傳云伊賀国有
云平田入道者俗名家继故家定法伴法
師寄攻近列伐手馮冠者黨類後相兼
人擲得云云

治養四年冬下
十二月小
一日巳卯天晴早且光長告送云多可有行
幸右大将可令供奉者出立之間巳刻示
延引之由又午刻使者走来云猶有行幸
云云然間酉刻許一定延引之由重告示
如及常不知由緒入夜人傳云伊賀国有
云平田入道者俗名家继故家定法伴法
師寄攻近列伐手馮冠者黨類後相兼
人擲得云云

二日庚辰天晴辰刻追討使下向近江道方
知盛卿為大將軍其外一族輩數輩相伴
慥夾名可尋記信兼盛等同以向云云
伊賀道少將資盛為大將軍前筑前守貞
能相具云云伊勢道郎国司清細行向云
云今日送乱御祈被發遣十六社奉幣使
上卿三條大納言實房卿云云後因依使
一不足被立十三社云云使皆殿上人也行
十夏弁兼光勅稻荷使云云依使沙汰及丑
刻被發遣未曾有夏也自今夜始祈二壇

不空
毘沙門
索

三日辛巳天晴今曉最勝最上吉夢

傳聞今曉近列送賊引指逐電到美濃燒
過仍官軍勢多野他等在家數千宇放火
追攻云云終日之間餘焰猶不尽云云美
濃源氏等五千餘騎猶向柏原近江之邊
云云官兵近江道伊賀道相并京下之勢
二千餘騎云云又人云祭良大衆熾盛蜂
起人不知何夏境節尤奇怪夏欽山大衆
三方相分了云云一分產主方大衆
一分官兵一分七官方大衆

不與西方一分童衆越後城太師助永於
之堂與乃近引云云
甲斐信濃丙国者不交他人一身可攻落
之由令申請云云又上野常陸等之邊亦
賴朝輩出來云云依還都之駱凶懸等處
勢衰者欵但如此之傳聞多是虛詐也難
存實說欵或人云去晦日院殿上定左
大弁長方奉宿法皇可被召返松殿之由
再三令申人々更以不同之云云長方猶
公人也不諛時勢吐直言感而有餘誠是
諫諍之臣也可謂直可謂直

四

壬午

天晴申刻大外記賴業來酉刻大

夫史隆職來各召簾前仰雜更賴業退下

職共云去月晦日於院殿上被議開東亂

逆更之間左大臣被定申可改元之由因

之忽其沙汰出來今日申刻今夕可

有改元定之由宣下而官外記相共改元

可有猶豫之由奏聞外記申云踐祚明年

改元之例乎城之初太同是也彼為不吉

何況天慶將門亂之時每改元彼為不吉

翌日又被行內事其理可然哉云云改元者官申
當日改元者兼日仰儒士召勅文有湊定而
當日申刻初宣下未安如此率尔之儀加

之二日可被成述討使官府凡改元之後
改始以前難被行如卅之夏就中於旁不
欽叶物議者仍為行隆奉行被仰合禪門禪
門申云素可有改元之由全不計申只尤
大旨被申此旨之由兼許也左右難定申
但如美者官外記申牒其理可然云仍
忽然而停止了賴業云昔將門謀叛之時
為八幡大菩薩御使壯士一人降自天來
將門之前青件男眼色稱授朕位之由因茲
起謀叛之心云云先年此夏於信西信西
云有亡國之矢者降自天下云云將門不

知欽云云又云將門者有帝者之運者也
而尊意贈僧正調伏之法驗不默止雖得
將門之首依降伏有王者之運者尊意又
經五ノ日矢亡云云又云關東繼雖被征
伐謀叛之儀不可絕必猶有大事欽人之
氣色大惡成了云云隆職云去月上旬
之比依時忠卿申牒以推右中年光雅為
推問使可被遣美濃國之由妙然出來即
為彼卿奉行被召作光雅了光雅退出之
後平辭退了替被召作管博士廣房々々

參禪門申子細禪門祢不知之由仍又停
止云云又云還都依彼卿抑留暫以猶豫
云云人傳云江別武士等併落了三分
之二與力官軍了其殘引籠城云云又因
奧列戎狄秀衡依禪門之命可奉伐賴朝
之由進請文了云云但實否未聞此日
右大將參御堂御八講結願朝座終程參
入行居以後退出長者已下公卿七人云
五日癸未天晴昨日雖可有臨時祭試樂被

停止了素如此之時不可思寄之儀傳
圖江別之勢加美濃源氏等定四千餘騎今日矢
合明日可合戰云云去夜或者夢云自
大唐笠之簪二樣一物ヲ彫付夕儿旗
教流ヲ付夕儿同白也伴笠白笠自南
北廿一八持向云云余案之為藤氏之一
門全非可怖其故自南赴北笠八春日大
明神為護氏之人令入浴給也笠是三笠
山之義也為平家頗不吉欽其故白旗入
浴之條非益其恐欽今日余女房讚波令

參春日了是每年例事也。去月八日欲
參而聊依有夢想事。今日取令參也。又心
經十二卷。今日於御社奉供養。同每年事
也。每月朔日所書之般若心經復一卷歲未奉供養也。武士等自路
次不令往還難人。云云。然而依宿願有限
猶以令首途了。明後日七日可參賀茂臨
時祭之由。催右大將申可參之牒了。
六日甲申天晴申到定能卿來。酒到全玄僧
正來談法性寺座主籠居之間事。又云彼
法眼可彼任大僧都之由所存也。而無理

字全玄僧正欲辭申。次後被任大僧都為
白地方可宜。云云。余答為本意之由。但此
事示合彼法眼可左右也。此僧正只今引
師弟之儀得其讓之條如何。頗以不相應
事欲故法印最忠以明雲賞讓叙之人為
難。彼已為師弟。况非師弟哉。本可有用心
事欵。但近代如此事。每其沙汰之世也。為
之如何。抑今晚前源中納言雅光卿家
有狼籍事。云云。不知此由。今且送札。及午
後報札到來。粗載此由。不能鬱念遣使者。

向子細入夜使歸來云納言被申云先賜
畏申狼籍之次第不能是非今朝天已
欲曙之程青侍走來云讚岐少將殿御參
被申可見參之由云云昂着衣裳欲出客
第之間勇士兩三人稱得タリ才テ昂走
來眼前已欲搦捕凡前後不覺言語道斷
正離不及觸手大略如圍繞在近邊此間
又他勇士等昇堂上剽取女房等衣裳偏
如進捕小時々實少將入來制止狼籍其
時勇士等退散希有免虎口問由緒於時

實朝臣答云次官親能卜申者候此殿由
有因依有可被尋問之矣所被召也早可
令召進給者爰雅賴申云此事極安事也
只可召進之由蒙仰何不召進哉所_止申
之時可及苛責無左右顯恥辱之條不能
件男去夜為宿直入來定候欵者時實云
早可被召出者昂相尋之處此夜半許白
地出門外其後于今不見云云時實因此
由慥在此殿之由前將軍所被問也猶可
求云云昂雖搜求家中敢以不見仍遣勇

士於父廣季許依其身逃脫擲得難色可
尋出之由雖推懸納言父已現存之者也
全不可懸之由申不受取其後愁亭武士
等時實歸了次第如此是事先世之宿業
也猶可被付使廳使之由有風聞此上事左
右只可任宿運件次官九被召了故者幼
稚之昔被養去月相摸因住人自彼國咸
人然間依近々與謀殺之首賴朝年來為
知音依此更為被尋問子細取被召云云
已上雅凡世間監吹狼籍以辭不可傾以
賴報旨

筆不可記心浮之世也此事為時忠卿奉
行云懸件人之沙汰事人而莫不及恥
辱可彈指之世也委趣兆短毫之所及依
為希異之勝事錄十分之一而已傳聞
近江國武士等三千餘騎為官兵僅二千
被逃散了云後聞納言家狼籍事非
使廳之沙汰召前幕下之下知云云
七日乙酉天陰雨下此日賀茂臨時祭也去
月式日依還都夏延引未刻右大將參內
自去二日被遣進討禁裏為警固云云而

不分其內不具已前參內見傍輩殿寄壺
弓等云云如此之時近衛大將檢非違使
別當等多用平胡銀云云但又有帶壺之
例所存以之為是但猶可動欲依隆雪用
雨儀御裝束以中門丹為使陪從座云云
亥刻庭座始依使遲參也右宰相中將通
親朝臣為使齊人四位四人五位四人六
位二人者有三款深夜深雪之間公卿僅
二人寄插頭花自餘殿上人取之云云萬
事每礼仪鐘報之後參社頭翌日巳刻有

還立御神樂云云

八日丙戌天晴此日依方遠參宿於院御所

當寢所良方依可有犯土也去月廿六日

違相方冬至以後以北為節分同月廿七

日為冬至之故也仍為不滿十五日又今

日所違也王相分別之方更諸人不沙汰

欲余以今業向陰陽大乞恭茂恭茂申乞

可然之由昂書進子細者也全云僧正以

基浦有示更在勤寺之間也

九日丁亥天晴早且法性寺座主送花云七

宮依每勤寺山徒事忽被登山了伴張本
不能被召出遂及苛法之沙汰者七宮不
可被案堵然者又此山麓不可叶之次第
也云云又山門僧皆登山可祈念進討使
事之由有職事卿教書然而伴條為大綱
夏者一身雖不登強不及別沙汰也忽出
路之條所願相遠在遣恨之由所示送也
仍以使者觸遣子細於邦綱卿評依假新
院廊所不得謁宣以歸來明日又可遣也
定能示送云法皇與新院廊同宿又人云

十可參入之由被仰下定能在其中靜賢法

印以御教書法皇奉催之而向日次之處

十二日吉之由令申又十一日廢務之由

在憲注申條々如何云云答云廢務日院

參不可憚欲者傳聞延曆寺眾從之中

凶惡之堂眾三四百人許得山下兵衛尉

義經近江國送賊之張本甲語以園城寺

為城六波羅可入夜亦又所進向近江國

之官軍等塞其後自東西可攻落之由成

結構云云因茲經雅朝臣清房禪行息院

等追可被遣云云又興福寺衆徒逐日蜂
起祇宮大衆云云有云四郎房者堪武勇
之徒黨及四百餘人是為禪門之方人云
云而惡僧等數人出來拂件四郎房了關
東之賊徒攻來江別之時自南京又可伐
入洛中之由成了度云云此事不被信受
欽凡近日之事併以非言語不及如此之
乱古今無比類者欽入夜歸宅傳因自去
夜法皇與新院同居有御面謁云云
十日^{戊子}朝間天晴午後天陰風吹早且送

十使於邦國卿許示法眼登山之間奉昂歸
來云全不可肯御登山御物籠之由皆兼
所申置也云云又云新院御不例於今者
如待日不及左右候云云又只今日南都
脚力到來衆徒已欲入洛終夜所走來也
大衆勢以外云云者今且為追討山惡僧
等官兵行向之間於山科東邊衆徒降合
十已以合戰未切云云及申刻大衆等引
退籠城了云云入夜自南都造送云大衆
雖蜂起僧綱已下依加制止和平云云

来十八日荷前廿日除日等可参之由催
右大将申所劳之由了

十一日 己丑 雪白風寒傳聞昨日山僧與官

兵合戰西方勢各廿世人許堂衆方四人
被梟首了官兵十人許員手云云 堂衆等

引籠山中了或說可籠三井寺云云 又聞
南都衆徒依僧綱等之制止一旦雖和平

始終不知云云 来十三日可参中官行之
由 催大将依風病申其由了云云

十二日 庚寅 天晴傳聞昨日官兵等寄三井

寺 山堂衆自一 及夜漏舍戰堂衆勢少引
昨日引籠之

退向江別方了官兵等燒拂三井寺近邊
并寺中房舍少々不及堂舍云云 官兵方

七十餘人蒙麻云云 又聞江別賊徒等勢
甚強忽不可落得云云 武田之黨来住遠

江伐取参河了義濃尾張又素與力了云
々城太郎助永已越信濃之由風聞謬說

云云 雪深而不可及人馬往還云云 又秀
衡可攻落之由進請文之方有金聞而行

程之所推其使不及歸参之期疑為勵士

卒之心頗有虛聞欽云云申刻人傳云南
都衆徒此兩三日不蜂起之處俄自昨日
以外興盛依末寺莊園之十五大寺一等
今兩三日之間可企上洛之由議定已了
云云不能左右事欽西刻定能卿來語云
可參法皇御前之人々公卿親信定能許
也殿上人只資時一人云云成範卿可為
執事院司云云昨日初參今日又參兩院
自彼所來也云云又云一日臨時祭次第
每更不可說凡古來未有如此之例事而

莫不遠例奉行職事親經素存可及夜漏
之由奇異也云々又攝政称物忌不參云
々基輔語云還立御神樂之間依所作
陪從不足近衛召人奉仕拍子云々又問
官兵等伐惡僧之間那綱那所召仕之入
道法師元木云々為營重衡朝臣設事兼日
行向山科間重衡不向之由隱居片岡之
邊存惡僧之由梟首了嗚呼第一事欽
十三日辛卯天晴南都衆徒決定可上洛由
去夜半并今且兩度有告申事云々但實

否雜知入夜刑部卿賴捕朝臣來數刻談
十語傳聞前右中辨親宗朝臣與賴朝音信
之由風聞依其事可被召問云々又諸卿
除左右大臣之外左大將已下併被催可
進武士之由云々是等奇異之政也時忠
所張行云々左大將漏此列尤真加也資
長俊經等奮故之儒卿預此催實是未曾
有之沙汰也朝廷之怪忽以如此之事可
案歛今夜中宮自內裏行啓新院宮云々
新院此兩三日聊雖有御減更無有其憑

者歛入宣山不與辨誠是以事於案
十傳聞前右中辨親宗有通內竟於賴朝云
風聞被召問從者息字六郎執消也之處兼伏
了云々

十四日壬辰天晴酉刻民部卿資長卿來隔
簾謁之談世上事歎息之外無他竟傳
聞南都衆徒十六日出門十八日入洛必
定了云々昨日以所司進折紙其牒云朝
廷有欲滅法相宗佛法之者為問子細可
遂上洛奉為公家專不可寄思食云々此事

不知實否 又聞山門凶徒一旦雖被追散
猶結黨字徒多與力了座主方大眾追日
減少凶徒等因南都衆徒入京之日降自
西坂下自南北可寄攻六波羅云云 禪門
前將軍等氣力衰了而徒等多以逃散所
殘又無爭鋒之心云云 同卷云 近江官兵
等昨日天合又伊武士等欲寄攻美濃國
云云 今晚有吉夢可信者云云
十五日癸巳天晴一昨日知盛實盛等攻歙
城甲賀入道并山下兵衛尉義經等徒黨

十千餘騎昂時被追落畢二百餘人梟首四
十餘人捕得所殘併追散了件首中有甲
賀入道云云 後因南都衆徒雖上洛議了
凶徒僅五百人許惣大眾等依恐當罰雖
表與力之由其實不一揆况未寺莊園等
不及催集又因江州被落之由其旁不可
及忽之上洛歎云云 大略隨夏之形勢巧
謀叛歎太以有若亡言語不及之次第也
但如此夏多有虛聞難知實說歎為左少
辨行隆奉行女院御衣云云 并余方頌等皆

悉召進武士之由被仰下天慶例云是
又人費民煩也凡近日被行之事一而莫
不亡國家之衰可悲可悲不
尊勝念誦如常

十六日甲午天晴大風南都大衆已入洛之
由風罔然而無其實今日重官兵等攻近
江山下城云云可參十九日御佛名由催
大將申所勞之由了傳聞禪門委天下夏
於前幕下夏云云
十七日乙未天晴風吹入夜參女院御方如

例用手輿松殿去夜歸京被前付其乳母
大戴尼嗟峨亭整以彼所可為居所云云
十八日丙申陰晴不定此日物忌也知詮阿

閣梨來語為余有吉夢之由去十二傳聞
法皇可知食天下之政之由禪門再三被
申初雖有辭遁之由御詞遂以御兼諾又
讚岐美濃兩國可為法皇之御分國云云
今且獻愚札於入道關白御許嗟峨已悅
入洛之由也左中將清通朝臣息給女院
仁安三年御給除日之次可敘五位從上

之由付頭辨經房朝臣所令申也又自女
院被觸仰撰政云々晚頭寺僧都覺尊被
來余依疾隔簾謁之秉燭之後被歸了依
南都衆徒夏宇懸之邊物駭之間此由兩
十三日出洛之由所令談也
十九日丁酉天晴物忌如昨傳聞來九五
日中宮可有院號事十六日故撰政殿姬
十君外頭孫蒙准后宣旨昂可有入內中宮
院號之後可被常住上皇宮仍無今同輿
之間忽此沙汰出來昂可為中宮之養子

云又聞南都衆無始終大略源氏黨類少
與力凶惡之輩雖然惣大衆加制止之間
和平云尾籠第一之事次又賴朝之勢十
萬騎云三條宮在坂東之由極謬說云又
仲綱決定被伐了出平等院自害之輩三
人之中也已上有今日戌刻大地震右大
將以消息付御監申馬元申文於頭辨了
七日戌戌天晴早且犬咋入人且也生足仍自
今日七午日為五躰不具穢氣女院御方
今忌給大将明日可院參之故也今日又

物忌也。今且外記持來闕官帳。此次欲賜
去春除日公卿給之處。依穢有憚。以不觸

此穢之人於門前。忽書寫之。賜外記式部

給之依當此日京官除日初日也 執筆左

十一日巳亥天晴。物忌如昨。今日申刻。右大

將參新院。謁女房。問御惱之安否。逐日御

增於今者。不能起揚給云云。而參法皇御

方與新院以定能卿入見。參依御所中間

不參御前。次參中宮。御方時忠卿入見。參

云云。今日除日。竟也。執筆同人云云。重

家入道。日來煩唯痺。自今日巳刻。及獲麟

於今者。無覺悟之心云云。仍以使者問之

答。不覺之由。今夜半許。重家入道入滅

尤足哀慟。重代相傳之上。頗有其志人也

十一日庚子天晴。今夜一院御佛名。九大将

已下公卿十二人。殿上人十八人。參仕云

傳門來。十一日遣官軍於南都。捕搦惡

徒。燒拂房舍。可魔滅一宗云云。先奉明之

間以太和河內等國人守護道其後可
被寄官兵云々當我氏滅亡之時受生之
條只可愧宿業者也

廿三日辛丑天晴外記大夫師景參召前問

天變復有大喪兵革等復尤可恐云々件

男志與小一條大將濟時卿自筆記三卷

天祿二年二卷
同三年下一卷不慮所傳得也云々來元

五日院號并准后等復延引了云々是依

重家卿事准后延引隨而又院號明春可

取行云々余以使者無動寺七宮被辭退

事此法眼固辭寺勢仍必可被受取之由

示遣全玄僧正之許是故上蓮院行玄門

跡可為遺恨暨全玄知行之後隨便此法

眼被受取次第神妙歎仍殊所示遣也報

云此事雖固辭去十九日已被仰下了云

尤悅思不少者也明日新院御佛名之

由藏人來催申所勞之由

今日維盛朝臣為副將軍下向近江國云

廿四日壬寅天晴傳聞甲賀入道山下兵衛

尉等未_レ被伐龍山下城又尾張美濃等武
士欲相如彼云々或不然云々如此之說
皆以相遠難信受事欲明日被攻南都
必定云々此日被發遣荷前使先有定擬
侍從定同被行雖無大極定能卿入夜來
殿依為代始被行之云々
云為宇治使欲向之處武士充滿有其恐
仍不遂前途於河原遙拜云々
九五日癸卯天晴今日藏人頭重衡朝臣為
大將軍為追討南都惡徒下向來廿八日
可攻戰今一兩日可經廻宇治云々傳聞

美濃尾張武士等早可被征伐之由牒送
官軍而其勢不及敵對故請副下勇士仍
追被遣經盛朝臣一昨日云々又聞能
野別當以下頗有反禪門之聞云々彼聞無實
云今夕下名云々
廿六日甲辰雨下未刻參女院御方依行寄
不叶用手輿如例亥刻歸宅南京追討使
今日經廻云々隆職注送下名聞書殊
事不見穢限至于今日也傳聞一昨日
山階寺別當僧正玄勝入滅是大明神

罰欵但追討之前日遷化幸運令然也

廿七日乙巳天晴申刻史持來尊勝寺灌頂

去十日圓宗寺法華會去十日等立紙各書四

半紙草子丁僅五六也其上裹紙押折之此體

六先未見只如例書之加礼紙所進也今

度之體定有所習欵且問史之處申不知

子細之由不足言欵追檢是持來置日之

體也於大臣者書縱紙云々傳聞自河內

地方被寄官兵之間為大衆被射危三十

餘人被射取了其後被追歸了云々宇治

地官軍今日癸向明且可合戰云々祭良

勢六万騎許云々且不知一定今日刑部

卿賴補朝臣來尊忠僧都來依念誦之間

不謁之或僧云三條宮在吉野云々様々

之風閉實說不實欵今日修被沐浴遙拜

太神宮春日等明神

廿八日丙午天晴傳聞去夜重衡朝臣寄南

都其勢依莫大忽不能合戰云々柏川原

之邊在家併燒拂或又欲燒光明山云々

主稅頭定長來早且遙拜如昨

十九日丁未天晴已刻人告云重衡朝臣征
伐南都只今歸洛云々又人云興福寺東
大寺已下堂宇房舍拂地燒失於御社者
免了云々又惡徒三十餘人梟首了其殘逃
籠春日山云々至千山徒之被戮者還為
御寺要夏七大寺已下悉燬灰燼之條為
世為民佛法王法滅盡畢歛此非言語之
所及非筆端之可記余聞此事心神如屠
自昔天性之所稟曾不惜身命只欲不留
遺恨之名而去冬以後取諸身極生涯之

怨當此時忽見我氏之破滅以彼比之敢
不足為喻恨還為悅者歛凡佛寺堂舍雖
滿日域東大興福延曆園城以之為宗而
天台之兩寺度々遭其災至于南都之諸
寺未曾如此之夏當惡逆之時顯破滅之
期歛誠是雖時運之令然事當時之悲哀
甚於喪父好愁生而逢此時宿業之程來
世又無憑歛天下若有落居之世者早可
遂山林之素懷臨終正念之宿願一期之
大惡也溥素之世於今者難期其時歛仰

夫而淳伏地而哭拭數行之紅淚摧五內
之丹心言而有餘記而無益努力以申
刻先雅送書於基埔之訖瀾白拜禮問大
將之參否長者已不歎此事存恒例之儀
歛凡不能左右之長者有出仕者已次又
可從彼歎可悲可悲
余元正不可出仕之由日來存之跡以無



異議者猶大佛再造豈何世何時哉不
異會昌天子之跡者歎

38

